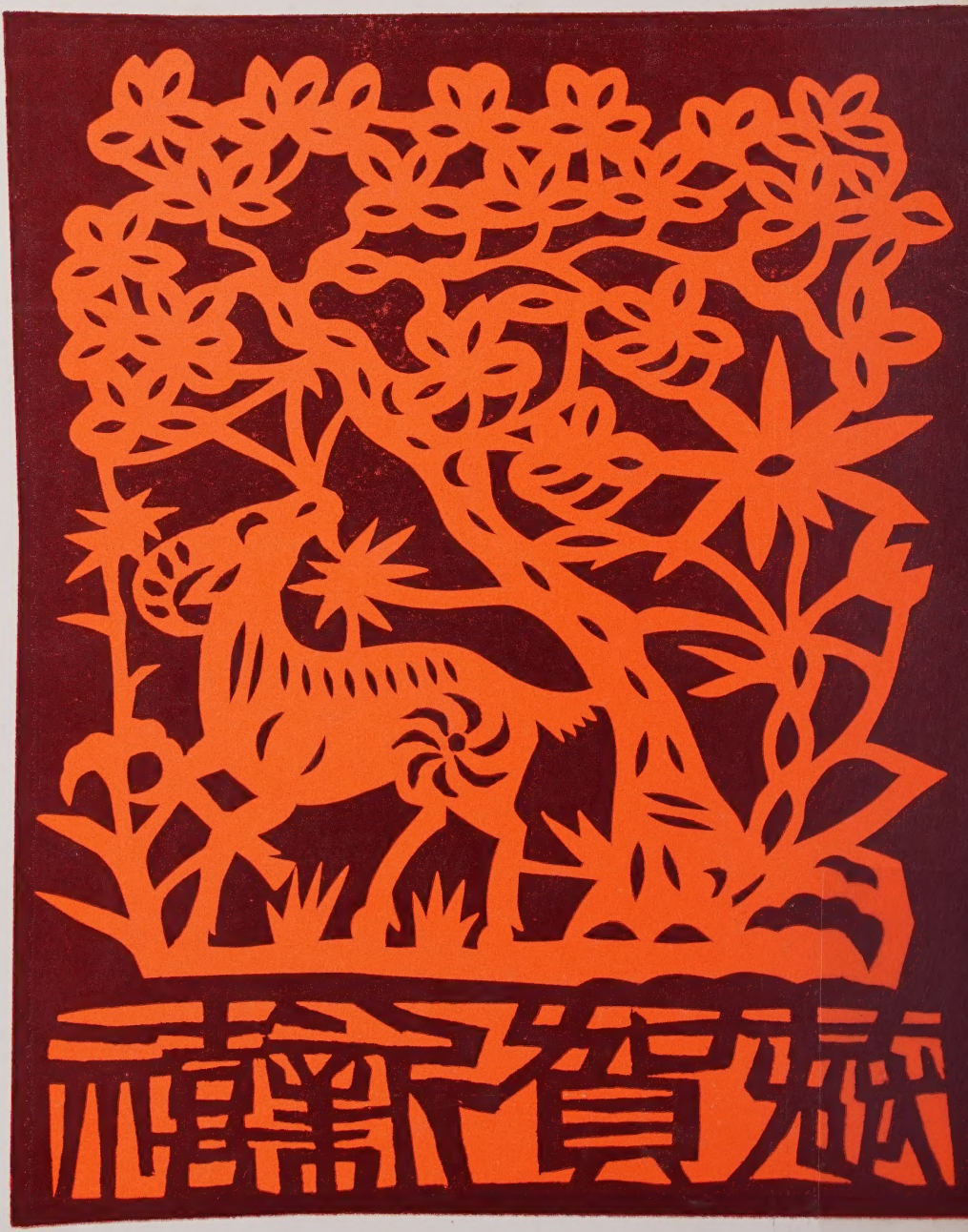
1
1979

海洋文藝



長松峭壁相瞻送　深受迴雲一盪時——黃山一景　（攝影）　吳章建攝

加拿大文獻館
Canada-Hong Kong Resource Centre
1 Spadina Crescent, Rm. 111 • Toronto, Canada • M5S 1A1

海洋文藝 第六卷 第一期 目錄

封面設計：林 信

評論・雜文

郭沫若早期的文學活動 余 惠 六
把詩放在時代裏衡量 何 達 一〇三
北宋詞壇兩個代表人物 思 嚴 九〇
意大利人寫的中國歌劇 周文珊 一三
人書俱老 鄭家鎮 一四三

小說・戲劇

色情酒店 張君默 三〇
此生不變 謝君誼 一二五
阿周和遊艇石榴紅號 李輝英 四四

三打陶三春　吳祖光　四

散文・詩歌

在宋塑面前　黃蒙田　九七
郁達夫日記選　郁達夫　七六
三十年後（五）　聶華苓　六三
石君遺札　錢歌川　三八
現社會三題　黃東平　三五
三人小品　張茅　林楓偉　阮妮妮　一三六
花的懷念　洪荒　八一
快　原甸　八三
歌九章　秦松　八四
隔着太平洋聊天　汪浩瀚　八七
胡椒成熟的時候　高虹　一四四

黑龍江行詩草　王乃凡　八
七絕三首　吳其敏　一四

譯文・文訊

通道上的祝酒　（南非）艾倫・帕頓作　李昕譯　一八
隧道猛虎　（印度）R・BOND作　周兆祥譯　二八

考黎新著獲好評　米一葦　三七
伊朗農村婦女生活三部曲　明華　四四
介紹東方文學辭典　米一葦　六七
阿根廷作家科塔薩爾有新著　平平　二五

畫頁

黃山一景（攝影）　吳章建　封二
貓（彩墨）　孫菊生　封三
香港荷里活道街景（速寫）　譚偉正　插頁

三打陶三春

——名《風雲配》（京劇）

吳祖光

前記

王瑤卿先生藏本京劇《風雲配》，全劇十七場。內容是周主柴榮登基，趙匡胤奏本，爲北平王鄭恩迎娶早年訂親的瓜園小姐陶三春。但趙匡胤恐怕三春武藝過人，將來難以駕馭，命高懷德假扮響馬將她收服；而高接戰即敗。洞房之夜，鄭恩再次被打。翌日上殿參王，周主命高懷亮與三春金殿比武，懷亮被三春槍挑紫金冠……的故事。

京劇傳統劇目有《打瓜園》（見《京劇滙編》第十九册）、《打桃園》（見《戲考》第三十七册），內容大同小異，看來是《風雲配》的前部。但上述兩本都是打完之後隨即入洞房成親，則與《風雲配》又有所不同。據我所知荀慧生先生曾演出過同一題材的《三春結婚》，但未及見。

中國戲曲學校實驗京劇團得到了王先生這個藏本，覺得是一個很好的喜劇，在主題思想及人物形象方面都具備一定的基礎，有潛力可挖。指定由我加以整理改編。（附注）

我的初步計劃只是就原有劇本作一些刪節整理及文字加工的工作。但等到具體着手寫作的時候，發現劇本的問題很多：場次過於繁瑣，唱詞、對話十分粗糙，幾乎完全不能用，全劇人物有一大部分都可以減去，某一些情節及趣味上的安排又太過陳腐，不適合於今天的時代。

因此經我重寫的本子便不得不做了很大的改動。原來的十七場刪減及合併爲現在的六場。可刪的人物全部刪去，此外在結構和人物、情節方面也都作了不少的改動，實際上已經是面目全非了。

主要的改動之一是陶三春這個人物在《風雲配》中、《打瓜園》中、《打桃園》中及滇劇等各種地方劇的《打瓜招親》中都是小姐身分，都有一羣丫環圍繞在她身旁伺候她。但是從劇中她的一系列的行動來看却是處處都洋溢着勞動人民的氣息，和她的小姐身分並不相稱。同時從《打瓜園》一劇來看，鄭子明本來也是個賣油郎的身份；根據這樣的情況，我把她改成一個看瓜的女兒，就感覺這個人物形象比較完整得多了。因此在她的對話和唱詞中相應地用了不少民間口語，接近於一些北方地方劇種梆子、評劇的風格；就傳統京劇的唱詞而言可能是感覺過於白話一些，但我的主觀意圖還是從人物性格出發的。這只是一種嘗試，有待於通過排演來進行實驗。同樣地在鄭子明這個人物身上也有類似的處理。由於陶三春身份的改動，連帶着就作了較大的情節的改動。這樣的改動是否合適，請讀者們多提意見。

吳祖光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八日

附注：《戲考》第四十冊載有〈鄭恩做親〉劇本，與王瑤卿先生藏本大致相同。

人物

趙匡胤　紅生
鄭　恩　花臉
高懷德　武生
高懷亮　武小生
柴　榮　老生
陶三春　刀馬花旦
陶　虎　丑
蒲城縣（後扮儐相）　丑
太　監
衙　役
丫　環　花旦
欽　差

（另：大鎧、衙役、兵士等）

第一場　奏本迎親

〔金鑾殿。

〔趙匡胤、高懷德、高懷亮上。

趙匡胤：烽火連年一戰平，

高懷德：萬里江山解甲兵；

高懷亮：太平盛世民安樂，

合　：但願年豐五谷登。

趙匡胤：南平王趙匡胤。

高懷德：萬里侯高懷德。

高懷亮：定遠侯高懷亮。

趙匡胤：列位王侯大人請了。

衆　：王爺請了。

〔金鐘三響。

趙匡胤：金鐘三響，聖駕臨朝，北平王鄭恩因何不到？

高懷德：我等不知。想必他要來的。

趙匡胤：封王拜將，還是這樣不服王法……大家分班伺候。

衆　：請。

〔衆下。

〔四太監、大太監、周主柴榮上。

柴　榮：（引）御殿飄香，

五色祥雲繞建章。

（詩）堂堂君王相，

巍巍鎮帝邦，

江山蒙雨露，

星斗煥文章。

孤，大周天子柴榮，國號顯德在位。只因平了河東劉崇，得勝班師，托上天之福，四海奠安。今當設立早朝，內侍……

大太監：有。

柴　榮：吩咐滿朝文武，有本早奏，無本捲帘退班。

大太監：滿朝文武聽者：萬歲有旨，有本早奏，無本捲帘退班吶！

〔幕後：趙匡胤：臣趙匡胤有本啟奏！

大太監：啓奏萬歲，南平王趙匡胤有本啓奏。

柴　榮：宣他上殿。

大太監：萬歲有旨，南平王趙匡胤上殿吶！

〔幕後：趙匡胤：領旨！

〔趙匡胤上。

趙匡胤：朝靴踏御道，風吹滾龍袍。
臣趙匡胤見駕，吾皇萬歲。

柴　榮：二弟平身。

趙匡胤：萬萬歲。

柴　榮：賜坐。

趙匡胤：謝坐。

柴　榮：二弟上殿，有何本奏？

趙匡胤：只因北平王鄭恩當年曾聘陶家之女陶三春爲婚，
今日天下太平，臣意欲與他夫妻擇一良辰吉日完
成花燭，請旨定奪。

柴　榮：這親事乃是何年何地所訂，孤爲何一向不知？

趙匡胤：只爲連年征戰，未將此事提起。

柴　榮：此女人品如何？當年如何聘定，與孤奏來。

趙匡胤：容奏。記得那年臣與三弟江湖落魄時節，路過蒲
城縣境。正當六月天氣，十分炎熱，三弟一人出
去尋溪覓水。行過一處瓜園，見滿園西瓜甚是豐
美，因此摘瓜解渴；誰知此時閃出一個女子，與
三弟爭鬥起來。那女子十分英勇，竟將三弟擒
住，繩索綑綁，用皮鞭一頓暴打！

柴　榮：哦！竟有此事？

趙匡胤：那時臣在旅店之內久候三弟不歸，放心不下，尋
至瓜園，才將他救下。結識了看守瓜園之人名叫
陶洪，乃是一個不得志的老英雄，這女子乃是陶
洪之女，名叫三春……

柴　榮：哦！陶三春。

趙匡胤：這陶三春並無半點小兒女的習氣，生性爽朗，落
落大方，又有這般好武藝。是臣向陶洪老丈說明
始末根由，爲三弟訂下這門親事，歲月蹉跎，直
到今日也。

（唱）

紅繩繫足不辭遠，
奇緣巧遇在瓜園；
四海承平紅鸞現，
望乞萬歲予成全。

柴　榮：既然如此，二弟代孤傳旨。宣三弟子明上殿。

趙匡胤：領旨。萬歲有旨，宣北平王鄭恩上殿。

〔幕後：鄭恩：領旨。

〔鄭恩上。

鄭　恩：忽聽萬歲把旨宣，
揚塵舞蹈拜堦前。
臣鄭恩見駕，吾皇萬歲。

柴　榮：三弟平身。

鄭　恩：萬萬歲。

柴　榮：賜坐。

鄭　恩：謝坐。啊，二哥。

趙匡胤：三弟。

柴　榮：二弟。你看三弟冠帶袍服甚是整齊，言談舉止恭而有禮，與先前關西路上是大大的兩樣了。

趙匡胤：三弟如今身居王位，每日在王府以內習學禮儀，才有這樣的規矩。

鄭　恩　哎呀呀！這都是二哥的教導，如何的朝王見駕，怎樣的對人施禮；如何的坐有坐象、怎樣的站有站形；起居是如何的排場，出門是怎樣的走路；如何的飲水，怎樣的吃飯；如何的穿衣洗臉，到晚來是怎樣的睡覺……整整地學了半月有餘。小弟征戰疆場，從來也不知勞倦。如今要學習他娘的這些作官禮節，把小弟的身體都累得這樣酸溜溜的了。大哥呀……

趙匡胤：唉！要叫萬歲！

鄭　恩：唉！哪個不知他是萬歲。小弟這一身酸溜溜的就把大哥給溜出來了。

趙匡胤：從今以後，當着滿朝文武，千萬不可失禮。

鄭　恩：好，好，好，我明白了，失了禮丟了你皇上的臉蛋子！

柴　榮：好哇！你是孤王的金蘭兄弟，原要如此。

鄭　恩：宣咱老鄭上殿，有何國事議論？

柴　榮：方才二弟奏道，當年三弟已然訂下親事。如今天下平定，就該成就百年之好。

鄭　恩：什麼親事！咱老鄭我一概的不知！

趙匡胤：當年瓜園訂下的親事呀！

鄭　恩：啊呀呀！這瓜園的丫頭是十分的厲害，小弟實在地不敢要她！

柴　榮：唉，三弟乃當朝虎將，如何竟怕了這樣一個瓜園女子？

鄭　恩：大哥若不相信，何妨去到瓜園偷個瓜吃，領教領教丫頭的厲害。

趙匡胤：這是什麼講話！

鄭　恩：你們沒有挨過打的，怎知道挨打的苦處。

柴　榮：哈哈哈！三弟，你的心事，我倒明白了。你是怕那女子，勇力過人，深怕受她的教訓。好好好，我原要那女子配你，你再是無法無天，正好命陶三春管教於你！

鄭　恩：啊呀！萬歲大哥！使不得！使不得！

趙匡胤：此乃聖命，怎敢違抗！

鄭　恩：哎！這些做官的臭規矩，眞他娘的綑人哪！

柴　榮：二弟傳旨，着禮部差官四員，準備鑾駕全份，鳳冠、霞帔、蟒袍、玉帶，到蒲城縣迎接北平王妃進京完婚。領旨下殿去吧。

趙匡胤：領旨。請駕回宮。

柴　榮：退班。

〔柴榮及太監等下。

鄭　恩：二哥，先前早已說過，我不要那女娃子，你偏偏地又是說媒呀，拉縴呀！如今又苦苦地要接她前來作什麼？

趙匡胤：男婚女嫁，古之常禮，聖命誰敢違抗！

鄭　恩：什麼聖命，咱老鄭不娶妻子，難道還要問罪不成？

趙匡胤：倘若抗旨不遵，輕者削職爲民，重者性命難保。你如今身居王位，比不得從前了！（欲行）

鄭　恩：二哥，回來，回來，商量商量……

趙匡胤：無有什麼商量的，你準備迎娶王妃就是了。（下）

鄭　恩：二哥，你回來，咱們慢慢商量商量……哎，他也走了，眞是他娘的晦氣！想當年，咱賣油的時節，無拘無束，好不快活！如今作了他娘的什麼瘟王爺，一步不許咱亂走，一事不由咱作主，處處聽旁人的吩咐，什麼王法如天，聖命難違。若是再加上一個陶三春……夫人的管教！咱老鄭的性命休矣！

（唱）

當年流落蒲城縣，
尋泉覓水到瓜園；
炎天正道吃瓜樂，
瓜田閃出女嬋娟；
俺欺她年幼嬌無力，
却被她打了一拳又一拳；
一世的威風我就去了一大半，
一着棋差滿盤完！
二哥爲媒固所願，

怕只怕瓜園挨打衆口紛傳成爲笑談……
到如今要與三春成姻眷，
好教我鄭子明難上加難。
嘿！眞他娘的晦氣！（下）

〔幕前過場　欽差、四校尉捧鳳冠、袍帶等過場。

第二場　瓜園澆水

〔瓜園。

〔陶三春上。

陶三春：啊哈……
（詩）
晴天無片雲，
瓜園寂寞春；
爹娘下世早，
姐弟度光陰。
奴家陶三春。爹爹陶洪，母親孫氏，二老已然下世。爹爹生時練就全身武藝，只因世亂家貧，與人看守瓜園爲業。是我生來不好塗脂抹粉，只和我兄弟陶虎一起跟隨爹爹習學拳棒，掄槍舞劍。那一年與關東鄭子明瓜園比武，經爹爹作主，趙匡胤爲媒，與我二人訂下親事，至今尚未迎娶。自從爹爹下世，我們姐弟二人依舊與人看守瓜園；只因天旱缺雨，連日與兄弟挑水澆田，清晨早起，不免呼喚兄弟幹起活來。兄弟，陶虎，兄弟哪裏？

〔幕後：陶虎：來啦！

〔陶虎上。

陶　虎：姐姐比我大，
我比姐姐小；
姐姐武藝差，
我的武藝好。
姐姐，這麼早就叫我，我還沒睡醒吶。

陶三春：還早？太陽都上窗戶啦！

陶　虎：叫兄弟出來，又幹什麼呀？

陶三春：瓜田澆水。

陶　虎：怎麼天天澆水呀？這還有完沒完啦？

陶三春：這不是因爲天旱嗎？一天不澆，瓜秧就要晒乾啦，常言道人勤水飽，西瓜結得好……

陶　虎：對，還等着我那黑小子姐夫來吃瓜吶……

陶三春：別胡說八道！

陶　虎：可等了好幾年啦，這黑姐夫怎麼還不來呀？

陶三春：少說廢話！快給我打水去！

陶　虎：是啦，打水去。

〔陶虎拿扁担、水桶，井邊搖轆轤取水。

陶　虎：哎喲！

陶三春：怎麼啦？

陶　虎：完啦！澆不成啦！

陶三春：怎麼澆不成啦？

陶　虎：瞧！水桶沒底兒。

陶三春：這是怎麼的啦？

陶　虎：我看看，是箍鬆啦，砸一砸，緊一緊，把底按上就行啦……

陶三春：哎喲！那你就快砸呀！

陶　虎：別忙呀！我也不能拿手砸呀！找個家伙……找個家伙……（找着一個梆子）嘿！這家伙不錯！正合適！正得用……（砸桶）

陶三春：（搶上前）慢着！你拿什麼亂砸？

陶　虎：管它是什麼呢！砸着正得勁……（使勁砸）得了，得了。

陶三春：得了！（搶了過來）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陶　虎：（又搶回來）你說這是什麼？

陶三春：這個呀……這是……（羞，笑）這是梆子！

陶　虎：梆子？幹嗎用的梆子？

陶三春：賣油的梆子。

陶　虎：喲！姐姐，平白無故，你供着個賣油的梆子幹什麼？

陶三春：你這還不知道？

陶　虎：不知道。

陶三春：眞不知道？

陶　虎：眞不知道，姐姐，您告訴我吧。

陶三春：兄弟聽了。

（數板）

英雄不論出身低，
你姐夫本是個賣油的；
賣油的梆子做聘禮，
他爲夫來我爲妻。

陶　虎：（數板）

聽罷了我姐姐一番言語，

這其中却原來如此如此；
下一回我的水桶再脫底，
我還是用梆子來砸你！

陶三春：（把梆子搶回來）你拿過來吧！兄弟……

陶　虎：唉！

陶三春：挑起水來。

〔陶虎井邊打水，陶三春放好梆子，取水桶澆田。

陶三春：（唱）

不怕貧窮不靠天，
姐弟澆水在瓜田；
你快快打水休遲慢，
我一條扁担挑在肩；
縱然是晴空無雨逢春旱，
怎當我能教清水灌滿園；
溝漲濠平水花濺，
瓜蔓尖尖瓜葉圓；
此日澆瓜雖辛苦，
他時瓜熟香又甜。

〔陶三春與陶虎下。

〔四兵士、二衙役、知縣上。

知　縣：（唱）

皇朝瑞氣升，
差官出帝京；
恭迎王妃駕，
喜事……

衆　：（唱）……降蒲城。

知　縣：（唱）

忙得我蒲城縣，
渾身汗淋淋；
不坐官轎不騎馬，
親自帶領三班衙役與兵丁，
此番見了王妃面，
多說好話多奉承。
王妃娘娘心歡喜，
萬歲面前提我的名。
那時節，又昇官又有賞，
越思越想喜在心。
我叫衙役……

衆　：有。

知　縣：（唱）叫兵丁……

衆：啊！

知縣：（唱）老爺前頭走……

衆：哦！

知縣：（唱）你們隨後跟……

衆：是。

知縣：（唱）三步併作兩步行。

到此已是瓜園。來……

衙役：有。

知縣：上前通稟，就說蒲城縣率領三班衙役叩見王妃。

衙役：是。（上前）門上的大哥，請了。

陶虎：啊？姐姐，您看，黑乎乎的來了一大片人，不知是來幹什麼的？

陶三春：喲！可不是，來幹什麼的？……是了。八成兒是來買瓜的。告訴他們，性子別太急了，瓜剛串秧兒，要吃瓜，等六月再來吧。

陶虎：我說，你們性子別太急了，瓜剛串秧兒，要吃瓜，等六月再來吧。沒瞧見？我們正在這兒澆水哪！

衙役：我們不是買瓜的。

陶虎：哦！不是買瓜的。是幹什麼的？

衙役：蒲城縣……

陶虎：蒲城縣？

衙役：本縣的太爺，率領三班衙役，叩見王妃。

陶虎：什麼王妃？哪兒來的王妃？你們找錯門啦。

衙役：王妃就是那陶三春。

知縣：（上前）呸！無用的奴才！王妃的名諱豈是你隨便叫得的！大胆！還不與我退下。（施禮）下官蒲城縣令，請問尊姓大名。

陶虎：我叫陶虎。

知縣：請問北平王妃陶氏三春是尊駕何人？

陶虎：陶三春是我姐姐，她不是什麼王妃。

知縣：哎呀呀！失敬了！失敬了！原來是舅老爺，陶員外……請受下官太禮參拜。（下跪）

陶虎：陶員外？這是怎麼回事情？

知縣：舅爺有所不知，當今萬歲登基，令姐丈官封北平王，奉旨完婚，命禮部差官四員，欽賜全副鑾駕恭迎王妃進京，下官特地前來報喜。

陶虎：是呀？！姐姐，姐姐，這可好啦！我那黑小子姐夫封了王啦！來接姐姐進京完婚來啦……

陶三春：果有此事麼？

陶虎：可不是，你瞧。這不是縣太爺報喜來啦，還在這

兒跪着哪！

陶三春：哦！（上前）

知　縣：（叩頭）下官蒲城縣，叩見王妃娘娘……

陶三春：得了，起來吧，你跟我說說，誰來接我來啦？那鄭子明他來了嗎？

知　縣：是，是，是。……（起立）回稟王妃，鄭王爺尚在京中，乃是禮部差官四員，欽賜全副鑾駕，鳳冠霞帔，蟒袍玉帶前來迎接王妃進京完婚。

陶三春：哦！這麼多年也沒捎個信來，當了王爺就長了架子啦，好吧，不來也行，咱們自己去吧。那咱們就走吧……

陶　虎：就走！好！就走吧……

陶三春：啊呀！不行，走不了。

陶　虎：怎麼走不了？

陶三春：咱們姐兒倆給人家看守瓜園，這一走瓜園可還沒交待吶！

知　縣：啊呀呀！做了王妃還守什麼瓜園，此事自有下官担待。

陶三春：哦，這有你担待？

知　縣：自然是下官担待。

陶　虎：那咱們就走……

知　縣：慢來！慢來！王妃，舅爺，且慢……

陶三春：怎麼啦？

知　縣：禮部差官，全付鑾駕，以及隨從人役，護駕兵丁，奉有萬歲聖旨即刻來到。準備接旨，款待差官，還有許許多多的官家禮數，豈可草草成行啊？

陶三春：還有這麼多的麻煩！怎麼接旨？怎麼款待？兄弟，你給我問問他。

陶　虎：你給說說，要怎麼接旨？怎麼款待？

知　縣：是，是，是，王妃娘娘須要……（數板）整衣冠，擺香案，聖旨到，跪在前，三呼萬歲，叩請聖安，規規矩矩站一邊，準備差官四桌酒筵。那三百名隨從人役都要管飯，飯後要賞錢，共須白銀三百三十三兩三，照此備辦，方顯得娘娘不小氣，與衆不一般。

陶　虎：姐姐，聽見沒有？我學不上來。

陶三春：這咱們得花多少錢呀？

陶　虎：是呀！別說沒見過，我們也沒聽說過，我們沒錢……

知　縣：此事麼，王妃不必担心，都包在下官的身上。

陶　虎：怎麼，都包在你的身上了？

知　縣：一概由下官塾辦了。

陶　虎：姐姐，縣官全給咱們塾上了……

陶三春：不行，不行。咱們還沒見着你黑姐夫，先拉一屁股賬啊！再說，咱姐兒倆給人家看瓜園，借這麼多錢，哪輩子還人家啊！不拉賬！

陶　虎：對！還不起！不拉賬！

知　縣：哎呀呀！舅爺，舅爺，此款下官代塾就是了，不要王妃歸還！

陶　虎：不要我姐姐還。我黑姐夫是個賣油的，他也還不起！

知　縣：哎呀呀！笑話，笑話，做了王爺如何還會賣油。此款下官孝敬王爺、王妃，不要歸還。

陶　虎：姐姐，縣官塾了就塾了，不要咱們還。

陶三春：哦，不要還？

陶　虎：不要。白塾。

陶三春：白塾。

知　縣：白塾。

陶　虎：這眞好嘿！

陶三春：好？……這白佔人家便宜的事不幹！

陶　虎：對！白佔便宜的事不幹！

知　縣：不是喲！不是喲……

陶三春：沒什麼不是的！進京完婚又有什麼了不起呀！這可難不住我，用不着你們，我有主意啦。兄弟……

陶　虎：唉。

陶三春：把咱們的小毛驢給拉來。我騎驢，你趕脚，進京城找你黑姐夫去！

陶　虎：好！這主意多好，又省事，又俐落，又不用佔人家便宜。

陶三春：此去汴梁，路途遙遠；一路上賊人强盜，不可不防……

陶　虎：您放心吧，姐姐……（舞棍）兄弟我手使齊眉棍。

〔陶三春揹上一對銀錘。

陶三春：姐姐我揹上爛銀錘。（低聲）還有你姐夫的聘禮……

陶　虎：對！（取梆子）賣油的梆子掛驢背……

陶三春：關山千里去如飛！

〔陶虎牽驢，陶三春接鞭，陶虎拉繮繩，三春上驢。

陶　虎：走啦……

知　縣：哎呀！不可！不可……（攔阻）

陶三春：什麼不可不可的！你閃開了……

（唱）

陶三春，喜吟吟。
剎時間風動四蹄輕；
一心只想那賣油的漢，
騎驢直奔汴梁城。

陶　虎：（唱）

小毛驢頭前跑，
小舅子隨後跟；
隨姐姐去找我黑姐丈。
我姐兒倆萬事不求人。

〔跑驢。

〔縣官及衙役等隨着跑。

縣　官：（大叫）禮部差官！欽差大人！隨從人役！大小三軍！不好啦！王妃騎着毛驢兒跑了！快追！快追！……

〔跑驢。

〔縣官等追驢。

〔兵士、四隨從捧鳳冠、霞帔、蟒袍、玉帶、儀仗、鑾駕、四欽差跑上。追驢。

〔大跑圓場。

〔衆下。

第三場　趙府定計

〔四龍套、趙匡胤上。

趙匡胤：（唱）

憶昔當年函關道，
鄭三弟瓜園把親招；
今日奉旨成姻好，
貔貅隊又添女英豪；
惟恐她恃勇性高傲，
不服王法藐羣僚；
必須要巧計將她收服了，
協力同心保聖朝。

〔旗牌上。

旗　牌：啟稟王爺，高侯爺到。

趙匡胤：有請。

〔高懷德上。

高懷德：白馬金槍將。
英名天下揚。
二哥。

趙匡胤：賢弟。請坐。

高懷德：有座。承蒙相召小弟，有何見諭？

趙匡胤：相邀賢弟，非爲別事，只因那日金殿之上，萬歲降下旨意，命禮部官員備就全副鑾駕，前往蒲城縣迎接陶氏三春進京，與鄭三弟拜堂成親。我想這陶氏女子，當年在瓜園之內力敗鄭三弟，果然是武藝高强，英雄出衆，將來保國開疆，乃是一個大大的膀臂。只是此女自幼隨他父陶洪看管瓜園爲業，未曾見過世面。無拘無束，無有教養；進京之後若不將滿朝文武大臣放在眼內，如何是好？

高懷德：嗯……依二哥之見呢？

趙匡胤：……計算路程，這迎親鑾駕明晨就要到來，依愚兄之見麼，可選一名智勇雙全的上將，在中途路上將她制服，然後再向她說破此事。一來殺殺她的威風爲鄭三弟臉上爭回一些光彩；二來也好教她知道，這朝中武將非是等閑之輩，免她從今以後目中無人。

高懷德：計倒是一條好計，只是二哥要命何人前去？

趙匡胤：賢弟乃是我朝第一員上將，就命賢弟前去如何？

高懷德：就命小弟前去麼？

趙匡胤：正是。

高懷德：恕小弟不能從命。

趙匡胤：却是爲何？

高懷德：小弟不才，亦是個鬚眉男子，若與婦人女子交戰，豈不被天下英雄恥笑！

趙匡胤：這陶氏三春並非尋常婦人女子。

高懷德：縱非尋常，還是女子。二哥另請高明。

趙匡胤：這……

〔旗牌上。

旗　牌：啟稟王爺，北平王駕到。

趙匡胤：快快有請。

旗　牌：有請鄭王爺。

〔鄭恩上。

鄭　恩：奉旨迎親費安排，

心事重重解不開。

二哥，高賢弟。

趙匡胤：三弟請坐。三弟到此爲了何事？

鄭　恩：小弟到此爲了……咳，高賢弟在此，有些不好開口。

趙匡胤：都是自家兄弟，但講何妨？

高懷德：三哥，難道還有什麼不可告人之事麼？

鄭　恩：咳！俺老鄭到此非爲別事，只因那日金殿之上萬歲大哥命俺與陶家的女子拜堂成親，命禮部官員全副鑾駕前去迎接陶氏去了，如今眼見得就要來到汴梁。她若來時，這……這……這……

趙匡胤：三弟原來也爲此事而來，愚兄早已爲你打算好了。

鄭　恩：哦！二哥，你怎樣爲咱老鄭打算好了？

趙匡胤：愚兄的打算麼，命一員智勇雙全的大將，在中途路上將她制服，然後說破此事，一來殺殺陶氏的威風，爲三弟你臉上爭回一些光彩；二來也好教她知道，這朝中武將非是等閑之輩，免她從今以後目中無人。

鄭　恩：此計甚好。只是咱老鄭蓋世英雄尚且打她不過，還有何人可以去得？

趙匡胤：近在眼前，三弟因何不見？

鄭　恩：哦，哦，哦！原來就是高賢弟。可以去得，可以去得！

趙匡胤：怎奈高賢弟再三推辭不願前去，如之奈何？

鄭　恩：唔，想必怕的是戰不過那陶三春。傷了他大將的臉面……

高懷德：鄭三哥，你待怎講？

鄭　恩：怕的是你戰不過那陶三春啊……

高懷德：呸！

（唱）

誰不知高懷德藝高胆大，
大英雄無敵將名震天涯；
陶三春看瓜女不在眼下，
只憑我單槍匹馬手到擒拿。

趙匡胤：好，好，好。

（唱）

命賢弟巧改扮假裝響馬，
緊披掛率兵丁埋伏山洼；
西門外十里堡打劫鑾駕，

激怒了陶氏女制服於她。

高懷德：又非是上陣殺敵，要兵士何用。小弟無須披掛，一槍一馬生擒那陶氏進京與三哥拜堂成親亦就是了。

鄭　恩：多謝高賢弟行俠仗義，拔刀相助，打下陶氏女子的威風，咱老鄭感恩非淺。

高懷德：此乃小事，何足掛齒。

鄭　恩：賢弟武藝比咱老鄭强勝十倍，此去十里堡，必是旗開得勝，但只一件……

高懷德：何事請講。

鄭　恩：賢弟手下留情，休要傷了你三嫂嫂。

高懷德：小弟盡都知道，何勞三哥多慮。

鄭　恩：（掩面）慚愧……

高懷德：如此，帶馬回府更衣去者！

〔隨從兵士帶槍馬上。

〔高懷德持槍上馬，兵士下。

高懷德：（唱）

十里堡刼鑾駕如同戲耍，
只不過爲的是嚇一嚇她。

〔高懷德下。

趙匡胤：這便好了，三弟請。

鄭　恩：二哥請。

〔二人同笑，下。

第四場　劫駕鬧朝

〔陶虎舞齊眉棍上。

〔陶三春騎驢上。

〔兵士、四隨從捧鳳冠、霞帔、蟒袍、玉帶、儀仗、鑾駕、四欽差後跟上。

陶三春：（唱）

離開了蒲城縣迤邐前進，
走青山涉綠水夜宿曉行；
看不盡一路上花花美景，
小驢兒蹄聲得得鈴響叮叮；
不受它官家禮法拘束緊，
教那些欽差大臣、全副鑾駕、隨從人役、帶甲兵丁排成了一字長蛇陣，遠遠後跟。
看前面垂柳青楊城郭隱隱；
想必是大周天子汴梁城；

這才是好姻緣紅繩牽引，
京城內住的是我黑臉的郎君；
陶三春路遠迢迢來投奔，
爲什麼鄭子明他不來相迎？

〔四欽差追趕上前。

欽　差：王妃留步！王妃請留步！

陶三春：兄弟，問問他們，又怎麼啦？

陶　虎：我說官兒啊！我姐姐問啦：又出什麼毛病啦？

欽　差：啟稟王妃，前面就是京城。此地乃是西門以外十里堡，小官等奉了聖旨備就全副鑾駕迎接王妃，如今離城不遠，就請王妃更衣昇轎擺駕進城。

〔四隨從捧鳳冠、霞帔、蟒袍、玉帶，高舉過頂，下跪。

陶　虎：姐姐，他們說讓姐姐更衣昇轎，擺駕進城哪！

陶三春：早就說啦，咱們不要這套，叫他們少囉嗦！

陶　虎：對！不要這套，少囉嗦！

欽　差：（下跪）唉呀！王妃呀！王妃若是這樣進城，萬歲降罪下來，小官等吃罪不起呀！

陶三春：哦！萬歲降罪下來，你們吃罪不起？

欽　差：正是，龍顏一怒難免性命之憂啊！

陶三春：呦！這萬歲就這麼厲害呀？

欽　差：實在的厲害呀！王妃開恩……

陶三春：唉！看你們作官的也實在不容易啊……

欽　差：王妃開恩……舅爺也說兩句好話吧……

陶　虎：我說姐姐，「大姑娘上轎——就這一回」哪兒聽說新媳婦不坐花轎的呢？姐姐你就換衣裳上轎吧。

陶三春：……好吧！咱們就換衣裳，上轎！

欽　差：謝王妃！（對隨從）衣冠伺候……

〔隨從人等捧衣冠上前。

〔幕後：高懷德：吔！前面過路之人，隨行車駕聽者！留下買路金銀，放你等過去！

欽　差：哎呀，不好！有響馬！軍士們上前！

〔欽差，隨從等逃下，軍士們上前。

〔高懷德跨馬持槍，扮成響馬上。

高懷德：此路是我開，
此樹是我栽；
若要從此過，
留下買路財；
牙崩半個說不字，
一槍一個土內埋！

〔軍士們舉刀槍上前。

陶三春：你們給我往後站！

陶　虎：聽見沒有，往後站！

〔軍士們後退。

陶三春：這人怎麼那麼橫啊？他是幹什麼的？

陶　虎：您怎麼沒聽見呢？來了響馬了。

陶三春：哦，響馬？我們這一路之上都是平平安安的，這到了京城倒來了强盜了。這可太好啦！姐姐我正閑得難受哪！讓他吃我一鎚！（取鎚）

陶　虎：姐姐！慢着！小小的響馬，何必姐姐親自動手，讓給兄弟，足夠收拾他的啦！（上前）呔！響馬聽着！你八成是搶錯了人啦！我們一不是財主，二不是貪官。是賣油的鄭子明娶媳婦，我姐姐陶三春渾身都是武藝，你趁早滾蛋，免你一死！

高懷德：俺搶的正是陶三春，若是有錢快快獻上，若無銀錢，就把陶三春與我留下，放你們過去！

陶　虎：好小子！胡說八道！看棍！

〔高懷德與陶虎開打。

〔陶虎被高打倒，陶三春上前架住。

陶三春：響馬住手！你姑娘在此。

高懷德：你是何人？

陶三春：你姑娘陶三春！

高懷德：啊哈！啊哈！啊哈哈哈哈……

陶三春：你爲何發笑？

高懷德：久聞陶三春武藝過人，當代虎將非其敵手，今日一見原來是個黃毛丫頭，好不叫人好笑哇！哈哈哈……

陶三春：好吧，現在讓你笑個痛快，等會兒叫你哭都哭不出來。我看你這强盜胆量不小，就在京城以外，單槍獨馬敢來搶我北平王妃這麼大的隊伍！行啊！咱們單對單個兒，兄弟……

陶　虎：姐姐，這强盜不好惹……

陶三春：那是你不行，給我通通退下，看你姐姐一個人活捉這個渾賬强盜！

〔陶虎、軍士等下。

高懷德：好，好，好，他們俱已退後，你正好隨我回去，作一個壓寨的夫人。

陶三春：呸！（唱）

聽此言不由人火燒眉上！
今日裏要教你認識姑娘，

京城外陽關道攔路劫搶，
何方的賊響馬如此猖狂？

〔開打。

高懷德：（唱）一句話問得我無言可講，
大將軍我怎能露出行藏；
裝成個惡狠狠兇神模樣，
十里堡殺它個塵土飛揚。

〔開打。

陶三春：（唱）虎頭槍恰便似翻身怪蟒，
高懷德：（唱）爛銀錘舞出了萬點寒光，
陶三春：（唱）錘碰金槍噹啷啷響……

〔打，高懷德敗。

高懷德：哎呀！（下）

陶三春：響馬，哪裏走？（追下）

〔高懷德上。

高懷德：（唱）陶三春果然是女中的豪强！
且住。陶三春武藝高强，戰她不過……有了，待
我傷她一箭！
（唱）我這裏開弓把箭放……（張弓）

〔幕內：陶三春：響馬，哪裏走？

〔陶三春上。

高懷德：（放箭）看箭！

陶三春：（接箭唱）接住了雕翎箭不慌不忙。
好小子！暗箭傷人，算什麼英雄好漢？看錘！

〔高懷德落馬。

〔陶虎衝上，將高懷德按住。

〔四欽差、隨從、兵士等上。

陶三春：（舉錘）着打！

高懷德：三嫂子，三嫂子……別打，兄弟在此。

陶三春：誰是你三嫂子？你是誰兄弟？

高懷德：鄭子明是我三哥，您不是我三嫂子嗎？

陶三春：你是什麼人？

高懷德：萬里侯高懷德是也。

陶　虎：姐姐，別聽他胡說，分明是個强盜，一錘打死爲
民除害！

陶三春：對！（欲打）

高懷德：別打，別打，嫂嫂請看我方才射的那一箭。

陶三春：（看箭）乃是一根無頭箭，這是何意呀？

高懷德：不過爲嚇嫂子一下，並無惡意。

陶三春：你說你是什麼侯，什麼德，誰能作證？

高懷德：四位差官可以作證。

〔四欽差上前。

欽　差：果然是萬里侯高侯爺。

陶三春：剛才爲何不認？

欽　差：聽說來了響馬，小官等嚇跑了。

陶三春：無用的東西，與我退後。

欽　差：是是是……（退後）。

陶三春：起來講話。

〔陶虎放手，高懷德起立。

陶三春：既是堂堂上將萬里侯，爲什麼假扮響馬，前來行搶？

高懷德：這個……

陶三春：不說！我打你……

高懷德：我說，我說。只因北平王乃是當世虎將，當年曾在瓜園被嫂嫂打敗，如今奉旨迎親，小弟奉了南平王趙匡胤之命……

陶　虎：趙匡胤？姐姐，您跟我姐夫訂親，不就是他的大媒嗎？

陶三春：講！

高懷德：正是趙王爺言道，深恐嫂嫂自恃武藝高强，不把滿朝文武放在眼下，因此命小弟假扮響馬模樣，在這十里堡制服了嫂嫂，也免你從今以後，目中無人。

陶三春：好你個趙老二，這麼壞！我問你，假扮響馬之事，你鄭三哥可也知曉？

高懷德：鄭三哥……他也知曉。

陶三春：他怎麼說？

高懷德：這個……（目視左右）

陶三春：怎麼着？不好說呀？兄弟，叫他們都給我走開。

陶　虎：你們都走，都走。

〔四欽差、隨從、兵士等下。

陶三春：你給我說。

高懷德：臨行之時，鄭三哥對小弟言道：「賢弟此去，打下陶氏女子的威風，咱老鄭感恩非淺……」。

陶三春：好惱！

高懷德：鄭三哥又說……

陶三春：你住口！（唱）

聽此言怒火三千丈，
辜負我數載盼夫郎；
自別後朝思暮也想，
鄭子明他是個鼠肚鷄腸。

高懷德：我問你，鄭子明他現在何處？

高懷德：現在金鑾殿陪王伴駕。

陶三春：上馬！領路金鑾殿。

高懷德：遵命！（上馬）

〔圓場。

高懷德：此來已是宮門。

〔高懷德下馬，陶三春下驢。取梆子交陶虎。

陶三春：兄弟，這梆子給我收着。（對高）領路進宮。

高懷德：且慢！

陶三春：怎麼着？

高懷德：無有聖上旨意，怎敢闖入宮門？

陶三春：得了吧！我本是奉旨進京的，怎麼不能闖入宮門？

高懷德：有旨進京，無旨上殿。

陶三春：我要找着那個姓鄭的，非上殿不可。

高懷德：嫂嫂既要上殿，不知你可有胆量？

陶三春：我的胆子呀？沒邊兒。

高懷德：既有胆量，你與我擊動朝王鼓……

陶三春：……擊動朝王鼓……

高懷德：敲響景陽鐘……

陶三春：……敲響景陽鐘……

高懷德：只是萬歲不降罪便罷，倘若降罪便有殺身之禍！

陶三春：什麼殺身之禍？你姑奶奶不聽這一套。（取鎚）

（數板）

陶三春怒冲冲，

看是他兒是我兒！

陶　虎：我這裏擊動朝王鼓（擊鼓）

陶三春：敲碎他娘的景陽鐘！（敲鐘）

〔四大鎧、四太監、大太監、趙匡胤、鄭恩、高懷亮、柴榮上。

柴　榮：鐘鼓震金殿，

王法大如天！

何人胆大，竟敢擊鼓敲鐘！

大太監：哆！何人擊鼓敲鐘！

陶三春：你姑奶奶陶三春！我找鄭子明來啦！

鄭　恩：哎呦！我的媽！她怎麼撞到金殿上來了！不好，快溜！

〔鄭恩偷眼張望，溜下。

高懷德：嫂嫂，萬歲就要召見，小弟衣冠不整，不敢上殿面君，就在殿角相候。

〔高懷德與陶虎下。

柴　榮：命陶三春上殿。

大太監：萬歲有旨，宣陶三春上殿啊！

陶三春：上殿？好，我就上殿。（朝龍案而去）我找鄭子明……

〔大太監上前阻擋。

〔陶三春往右方。

陶三春：我找鄭子明！

〔大太監阻擋。

〔陶三春往左方。

陶三春：鄭子明！鄭子明！賣油的鄭子明，給我站出來！

趙匡胤：哇！胆大陶三春！上得殿來，一不參王，二不拜駕，橫衝直撞，成何體統！

陶三春：啊！趙老二！是你呀！你來得正好。找不着那黑臉的，找着你一樣啊！

趙匡胤：弟妹，有話好講。

陶三春：你過來，我問問你。當初與鄭子明瓜園訂親，你是大媒？

趙匡胤：正是愚兄爲媒。

陶三春：如今奉旨迎親，你爲什麼叫高懷德假扮響馬半路搶刼，是何緣故？

趙匡胤：這個……這個……

陶三春：哼哼哼！你們就知道這個那個呀！把鄭子明給我交出來萬事全休！如若不然，你瞧着，我就跟你沒完！（推）

〔趙匡胤跌倒。

趙匡胤：哎呦！哎呦！……

柴　榮：陶三春！你小小的瓜園女子，大鬧金殿，毆打大臣，該當何罪！御林軍……

四大鎧：啊！

柴　榮：將陶三春拿下！

四大鎧：啊！

陶三春：（取鎚在手）拿我！你們敢！

〔四大鎧上前。

〔開打，四大鎧敗退，陶三春逼近龍案。

高懷亮：大胆陶三春！休傷我主！且慢猖狂！定遠侯高懷亮在此。

陶三春：管你什麼定遠侯不侯，高懷亮不亮，吃我一錘！

〔二人架住。

柴　榮：好，好，好，高愛卿與孤抵擋一陣，嚇殺孤家！下殿，下殿……

〔柴榮、趙匡胤、四大鎧、四太監、大太監下。

〔二人開打，陶三春一錘擊落高懷亮金冠。

〔高懷亮倒地。

高懷亮：（用刀架住雙錘，大叫）萬歲救命！萬歲救命！

〔四太監、大太監、趙匡胤、柴榮上。

柴　榮：弟妹住手，弟妹住手。

〔陶三春放了高懷亮，高懷亮下。

陶三春：沒什麼說的！交出鄭子明沒事！

柴　榮：孤王依從弟妹就是。（四望）北平王鄭恩適才在此上朝，此時爲何不見？

〔衆喊：鄭恩見駕……

大太監：啟奏萬歲，北平王剛才在王妃上殿之時，悄悄地從後門溜了。

柴　榮：好你個鄭恩，臨陣脫逃！……去至北平王府，將鄭恩抓來見我。

大太監：領旨。（下）

〔大太監上。

大太監：啓奏萬歲，北平王未在府內，下落不明。

柴　榮：二弟。

趙匡胤：萬歲。

柴　榮：想此事皆因你起，就命你將鄭恩即刻拿獲，今晚在北平王府爲他二人交盃合卺，成就百年之好。弟妹遠路而來，想必十分辛苦，你你就請回府歇息歇息。下殿去吧。

趙匡胤：請駕。

柴　榮：退班。

〔柴榮、大太監下。

〔二太監攙扶陶三春出殿門……

〔高懷德與陶虎迎上。

高懷德：嫂嫂，出殿來了？

陶　虎：姐姐，出殿來了……

陶三春（對高懷德）你給我滾開，你們這兒沒好人！

〔陶虎、太監扶三春下。

高懷德：二哥！

趙匡胤：哎呀！高賢弟！你怎麼此時才來？適才那陶三春大鬧金鑾殿，你到哪裏去了？

高懷德：唉！此事再休提起。

趙匡胤：十里堡打劫鑾駕，勝負如何？

高懷德：這三嫂子實在厲害，殺得小弟落花流水！

趙匡胤：唉！這便如何是好？

高懷德：叫三哥與她成親就是，還有何煩惱？

趙匡胤：適才萬歲降下旨意，今晚在北平王府爲他二人交盃合巹，成就百年之好。只是你鄭三哥聞得三春上殿，竟自溜之大吉，逃得無影無踪，教愚兄哪裏去尋？哪裏去找？怎不教人煩惱！

高懷德：哦！哦……鄭三哥的下落麼……

趙匡胤：賢弟難道知道他的下落？

高懷德：小弟我不找便罷……

趙匡胤：若找呢？

高懷德：手到擒來，易如反掌。

趙匡胤：唉唉唉，又說大話。

高懷德：二哥有所不知，這鄭三哥有一個毛病，每到他發愁煩悶的時節，定要到御廚房油庫之內去偷油吃。

趙匡胤：哦！三弟當年賣油爲業，這也難怪。

高懷德：三哥此時定在油庫，你我前去尋他。

趙匡胤：如此一同前去，只是到了油庫，萬萬不可對他說明賢弟十里堡刼駕戰敗之事。

高懷德：哦！……只是三哥必定要問，小弟何言答對？

趙匡胤：附耳上來。

〔趙匡胤對高懷德耳語。

高懷德：唔唔唔……我明白了。正是：

三嫂大鬧金鑾殿，
三哥油庫去避難；
惡人自有惡人磨，
寃家要見寃家面。

趙匡胤：

〔二人下。

第五場　油庫避難

〔鄭恩上。

鄭　恩：命中有難誰來救，
教人愁上更添愁。
唉！唉！唉！愁殺人也。
（唱）天也愁，地也愁，
好似烏雲遮日頭；
堂堂虎將無敵手，
單怕瓜園一女流；
休看她扭扭捏捏、玲瓏嬌小清而秀，
打得我鼻青臉腫花落水流；

官封到北平王還要出醜，
都怪那趙二哥無事生非說媒拉縴好沒來由！
事到如今難退後，
後悔當年把瓜偷；
難受、難受、眞難受，
倒不如回本行還去賣油；
無奈何御廚房油庫走走，
看一看豆油，聞一聞香油，嘗一嘗菜油、
吃一點桐油、
我解解憂愁！

〔幕後：趙匡胤、高懷德：走哇！

〔趙匡胤、高懷德上。

趙匡胤：憑將覆雨翻雲手，
高懷德：來捉偷瓜懼內人。
三哥。
鄭　恩：哎呀，高賢弟！你是如何尋到此處的？二哥，你也來了。請問賢弟，十里堡劫駕之事怎麼樣了？
高懷德：恭喜三哥，賀喜三哥！
鄭　恩：我的喜從何來？
趙匡胤：哎呀！三弟，你裝的什麼糊塗？你準備拜堂成親就是。
鄭　恩：哦！如此說來，高賢弟打勝了？
高懷德：豈有不勝之理！
鄭　恩：那陶三春她，她打敗了？
高懷德：遇着俺高懷德，她是安得不敗！
鄭　恩：我却不信。
趙匡胤：賢弟，既是你三哥不信，你可將十里堡前與你三嫂交鋒之事，講與我們聽上一聽。
高懷德：咳！這樣小事不講也罷。
鄭　恩：豈有不講之理，此事若不說明，咱老鄭是不信的。
趙匡胤：賢弟，講講何妨？
高懷德：也罷！如此二哥、三哥聽了。
（唱）十里堡前會一陣，
好一員女將陶三春；
滿頭的青絲髮烏雲蓋頂，
雙杏眼亮晶晶秋水爲神；
身穿着紅綾襖朝陽丹鳳，
手舞着爛銀錘趕月流星；
兩馬相交來挫鐙，
大戰了數十回合勝負不分；

到此時小弟再難留情分，
佯輸詐敗，縱馬回奔，弓開滿月放雕翎。

鄭　恩：怎麼講？賢弟你暗放雕翎！

高懷德：正是。

鄭　恩：可傷了你家三嫂？

高懷德：小弟射的乃是無頭箭，三嫂吃了一驚，一時慌亂，翻身落馬。

鄭　恩：哦！哦！竟有此事？……只是，適才你三嫂嫂擊鼓敲鐘鬧上金殿，爲了何事？

高懷德：是小弟講出與三哥定計劫駕之事，三嫂十分不悅，定要找你算賬。

鄭　恩：咳！此事不該說破呀！

高懷德：小弟鬚眉男子，怎能說謊！

鄭　恩：啊！不是咱心靈腿快，險遭不測。

趙匡胤：如今萬歲有旨，命你今晚雙拜花堂。

鄭　恩：這個……

趙匡胤：鄭三弟，可笑你身爲大將，這樣的胆小怕事。

鄭　恩：我實在被她打怕了。

趙匡胤：聽愚兄爲你分解分解。想當年瓜園之事，乃是你偷了她的西瓜，担了一個賊名，心虛胆怯，故而挨打。如今三弟封王拜將，奉旨完婚，又有高賢弟爲你打下了新人的氣燄。今夜洞房之內，憑你這王爺氣概，上將威風，你還怕的什麼！

鄭　恩：怎麼講？

趙匡胤：你還怕的什麼？

鄭　恩：啊！哈哈哈……

（唱）趙二哥一語啓愚蒙，
我還有王爺氣概上將威風。
啊！高賢弟，我來問你，這陶三春……

高懷德：三嫂嫂有閉月羞花之貌，沉魚落雁之容；可算得天孫織女臨凡界，嫦娥出了廣寒宮。

鄭　恩：誰不知道咱的老婆生得美貌！我問的是她此番進京，對咱老鄭……

高懷德：哦！說起三嫂嫂對你三哥的情意，眞乃是千里尋夫，一往情深呀！

鄭　恩：怎麼講？

高懷德：千里尋夫，一往情深。你的造化不小！

鄭　恩：啊！哈哈哈……

（唱）福大命大造化大，
鄭子明不住笑哈哈；

這些年總難忘瓜園那頓打，
提起了陶三春手脚發麻；
我的妻千里尋夫情不假，
多謝你高賢弟替我管教她；
這才是運去黃金能失色，
時來鐵樹也開花；
今夜晚洞房中定下家法，
從此後夫唱婦隨宜室家；
我發命令她聽話，
到明年我叫她生個胖娃娃。

趙匡胤：三弟，看你不出，倒是頗有打算啊！

鄭　恩：此乃終身大事，非同兒戲，怎能無有打算。二哥、賢弟，一同回府去者，正是：

趙匡胤：
高懷德：苦盡甘來喜洋洋，
安排酒筵拜花堂。

〔同下。

第六場　洞房三打

〔喜堂。

〔太監、宮女擡塵。

〔趙匡胤、高懷德、高懷亮上。

趙匡胤：喚儐相伺候。

太　監：南平王有令，儐相伺候。

〔幕後：儐相：啊哈。

〔儐相（蒲城縣改扮）上。

儐　相：離了蒲城縣，來此是汴梁；
只爲求封賞，千里送娘娘。
今日成大禮，王爺拜花堂；
念我多辛苦，封我作儐相。
儐相儐相，
專管拜堂；
有肉吃肉，
沒肉喝湯。
參見王爺，儐相伺候。

趙匡胤：今日北平王拜堂成親，贊禮上來。

儐　相：遵命。（作揖）伏以：
當初相會瓜園下，
今日兩家成一家；
有緣千里來打架，

一世夫妻只爲瓜。

攙新人拜堂！

〔鄭恩上。

〔丫環扶陶三春上。

〔陶虎上。

儐　相：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交拜。送入洞房。

〔陶三春掀蓋頭看鄭恩。

陶　虎：姐姐，不用看。我姐夫還是那麼黑！

〔丫環送陶三春下。陶虎下。太監宮女下。

儐　相：給王爺叩頭。

鄭　恩：下面領賞。

儐　相：多謝王爺。（下）

趙匡胤　賢弟，

高懷德：

高懷亮：三哥，請入洞房，我等明日前來賀喜。（下）

鄭　恩：哎呀！高賢弟，慢走！慢走！

〔高懷德上。

高懷德：三哥何事？

鄭　恩：俺忽然心中害怕，賢弟你陪我進洞房去吧。

高懷德：豈有此理！

鄭　恩：咱老鄭實在的害怕呀！

高懷德：看三嫂那弱不禁風的樣兒，此話虧你講得出口！

鄭　恩：好兄弟！你救人救到底，我入了洞房你站在門外做個接應，以防不測。

高懷德：我不管你這閑事！

鄭　恩：啊呀賢弟！念在你我弟兄相交一場，你怎好見死不救呀？（拉他）

高懷德：休要拉拉扯扯，陪你前去就是。

鄭　恩：這才夠朋友！

〔二人下。

〔洞房。

〔丫環攙陶三春上。

〔陶三春坐帳。

陶三春：（唱）自幼兒隨老父瓜園生長，
全不解習針綫愛動刀槍；
那一日黑臉漢瓜園來闖，
爲偷瓜我與他結爲鴛鴦；
從來好事多魔障，
萬里烽烟各一方；

今宵重會紅羅帳，
看瓜女喜配賣油郎。

〔幕後：鄭恩：嗯哼！

〔鄭恩上。

鄭　恩：抖起英雄胆，
來會美嬋娟。

〔鄭恩回頭，見身後無人，跑回去把高懷德拖上。

鄭　恩：賢弟，你與我站在此處，不可走去！

高懷德：不走就是。重振乾綱，在此一舉，三哥好自爲之。

鄭　恩：瞧我的啦！洞房頭一夜，給她個下馬威！

〔陶虎迎上。

陶　虎：（作揖）恭喜姐丈，賀喜姐丈。

鄭　恩：叫我姐丈？你是何人？

陶　虎：我是何人？當朝一品……

鄭　恩：怎麼講？

陶　虎：小舅子！

鄭　恩：我今天娶你的姐姐，沒你什麼事，去你個小舅子！

〔鄭恩一脚將陶虎踢下，大搖大擺進入洞房。

丫　環：（上前）給王爺道喜。

鄭　恩：（坐下）罷了。（看陶三春，大喝）啊！

丫　環：王爺，您這是怎麼啦？

鄭　恩：是俺進得洞房，新人一不賀喜，二不參拜，坐在上面，昂昂不動，成何體統？

丫　環：啓稟王爺，王妃頭一天過門，臉上還磨不開哪；再說，王妃也不明白您這府裏的規矩，您就包涵點兒罷。

鄭　恩：唔。過門之後，是要教她學會王府內的規矩。這裏比不得瓜園，是有王法的所在。

丫　環：對。您這兒是有王法的所在。

鄭　恩：唔……酒後十分口渴，與我打茶來！

丫　環：現在來個西瓜頂解渴啦。

鄭　恩：（大叫）與我打茶來！

〔丫環獻茶。鄭恩一掌將茶盃打落。

丫　環：王爺……

鄭　恩：哪個要你們打茶？

丫　環：您讓誰給您打茶呀？

鄭　恩：要那陶三春爲咱打茶來！

〔陶三春不動聲色。

丫　環：瞧，人家王妃不理您，您要怎麼樣？

鄭　恩：（大怒）與老子脫了衣裳！

〔丫環與鄭恩解衣，露出全身鎧甲。

丫　環：呦！您也不是上陣打仗，這是幹什麼？

鄭　恩：這是內穿鎧甲，外罩袍服，來它個防而不備，備而不防……

丫　環：您防備什麼？

鄭　恩：（自語）我防備挨……你們懂得什麼？（跑出門，見高懷德）好，好，好，不可走去。

高懷德：三哥一叫，小弟便到。

鄭　恩：好，好，好。（進洞房）與我取家法過來！

丫　環：取什麼？

鄭　恩：取家法！

丫　環：呦！王爺，您這兒打什麼時候起又有了家法啦？

鄭　恩：休要多口，取家法。

丫　環：什麼是家法？

鄭　恩：棍子。

丫　環：要棍子幹什麼呀？

鄭　恩：打人。

丫　環：打誰呀？

鄭　恩：（指陶三春）打她！

丫　環：打王妃呀？人家沒招您沒惹您，老老實實坐在那兒，打人家幹什麼呀？

鄭　恩：一來報當年瓜園挨打之仇，二來洞房頭一夜，將她拿下馬來，叫她怕我一輩子！

丫　環：看看您說的！您要不偷瓜，能挨打嗎？再說，人家憑什麼要怕您一輩子……

鄭　恩：取家法來！

丫　環：您這叫不講理！不取！

鄭　恩：取家法來！

丫　環：不取！

鄭　恩：（狂吼）取家法來呀！哇哇哇……

陶三春：慢着！（將油梆子高舉過頂）家法在此！

〔鄭恩咳嗽，壯胆子。

陶三春：給我也脫了衣裳！

〔「鳳點頭」，丫環爲陶三春脫衣。

高懷德：（偷看）哎呀！不好！快溜！（下）

陶三春：好你個黑小子！

（唱）洞房中花燭夜你要講打，
好教我陶三春笑掉門牙；

高懷德、高懷亮一打就垮，
鄭子明偷瓜漢你算個啥？
常言道三天不打上房揭瓦，
一天一頓就感恩報答；
這油梆子它才是你家的家法，
今夜晚打一個落地開花！

了　環：哎呦！王妃！您這是要幹什麼？

陶三春：我要揍那個大混蛋！

〔二人開打。

了　環：不得了啦！王爺、王妃打起來啦……（下）

〔鄭恩被打倒，陶三春用梆子打他。

陶三春：你這沒良心的！你服我不服？

鄭　恩：不服！

陶三春：不服再打！（又打）

鄭　恩：打也不服！

陶三春：不服？

鄭　恩：（高聲喊叫）高賢弟！高賢弟！

陶三春：你叫什麼？

鄭　恩：我叫一個人來，你若打得過他，我就服你。

陶三春：你叫誰來？

鄭　恩：就是那萬里侯高懷德！

陶三春：哦！是他呀！把他叫來！（鬆手）

鄭　恩：哼！（爬起來，出門）兄弟，兄弟！……哎呀！跑了！……我上了他的當了！

陶三春：鄭子明！我把你這個缺德的黑小子！你給我進來！

鄭　恩：哎呦！（進門，跪下）我的老婆……

陶三春：啊！

鄭　恩：我的祖奶奶！（叩頭）您饒了我吧……

陶三春：哼！饒了你！這回呀！我就是饒不了你啦……

（舉起梆子）

鄭　恩：救命！救命！

〔了環引太監等上。

太　監：聖駕到，王爺、王妃接駕！

鄭　恩：哎呀！聖駕到了。放我起來……

陶三春：聖駕！聖駕算老幾！姑奶奶天不怕，地不怕，怕聖駕？

〔柴榮、趙匡胤、高懷德、高懷亮上。

〔陶虎上。

鄭　恩：萬歲救命，萬歲救命……

柴　榮：弟妹，弟妹，看在孤王面上，饒了三弟罷。

趙匡胤：弟妹，看在愚兄面上，饒了三弟……

高懷德：三嫂，看在小弟面上，饒了三哥吧。

高懷亮：

陶三春：好吧。黑小子，我問問你，我是一心一意奔你來啦，好哇你！變着法兒地收拾我，你安的什麼心？你倒底是爲什麼？

鄭　恩：是二哥……

〔趙匡胤在後面拚命擺手。

鄭　恩：……還有高賢弟……

〔高懷德拚命擺手。

陶三春：你少拉扯人家，我問你哪！

鄭　恩：當年瓜園之內我實實地被你打怕了，故爾……

陶三春：哦！當年瓜園之內被我打怕了？你自個兒想想，你這樣的人不打還行嗎？兄弟！

陶　虎：姐姐。

陶三春：（將油梆子交給陶虎）把這家伙兒給我供上。

陶　虎：是啦！

〔陶虎將梆子放在桌上。

陶三春：聖駕，你過來。

柴　榮：是，是，是。

陶三春：趙二哥、高賢弟，你們也給我站好了。

趙匡胤

高懷德：是，是，是。

高懷亮

陶三春：（對鄭恩）你也過來。

鄭　恩：（過來）是，是，是。

陶三春：跪下！

鄭　恩：（猶疑）啊……

〔陶三春瞪眼，鄭恩趕緊向梆子下跪。

陶三春：今兒個當着你們聖駕，當着二哥、賢弟，聽我教訓於你：鄭子明！你有眼無珠，不自量力；不知好歹，無情無義。其罪一也。

鄭　恩：是，是，是。

陶三春：你胆敢衝我擺王爺架子，忘了當年賣油偷瓜的身份；一朝富貴，仗勢欺人，其罪二也。

鄭　恩：是，是，是。

陶三春：奉旨迎親，本是一樁好事。誰知你十里堡派人劫駕，金鑾殿溜之大吉；身爲大將，胆小如鼠，其罪三也。

鄭　恩：是，是，是。

陶三春：這賣油的梆子乃是你訂親的聘禮，如今就是你鄭

家的家法，將它永遠供在香案之上。從今以後，你鄭氏門中，若再有無情無義之人，胆小沒出息的子孫，唯梆子是問，決不輕饒！

鄭　恩：是，是，是。

陶三春：你們哥兒幾個來得正好。今天是我們訂下家規家法的日子，你們就給做個見證罷！

柴　榮：是，是，是。三弟，還不叩首……再叩首……三叩首！

〔鄭恩對家法應聲叩首。

柴　榮：好，好，好。弟妹武藝高强，英雄出衆。爲孤王添了一條大大的膀臂；從此大周天下，江山有靠。如今二人和解，洞房花燭，可喜可賀。鄭恩、陶三春聽孤王親自加封。

鄭　恩：（跪）萬歲！（扯陶三春衣服）跪下。

〔趙匡胤向陶三春指示下跪。

陶三春：我不跪！

柴　榮：不跪就不跪，倒也無所謂。北平王鄭恩加封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

鄭　恩：萬萬歲！

柴　榮：北平王妃陶三春加封天下無敵一品勇猛夫人。

陶三春：這也沒什麼了不起的。

柴　榮：是，是，是。

陶三春：慢着，還有我兄弟陶虎呢。

鄭　恩：對，那是我小舅子。

柴　榮：陶虎聽封。

〔陶三春不許陶虎跪，陶虎亦沒跪。

柴　榮：北平王舅陶虎護送鑾駕有功，加封爲護駕侯，掌管家法，不可粗心誤事。

陶　虎：行啦！這梆子交給我啦！

陶三春：（見鄭恩還跪着）起來吧，還跪着幹什麼？

鄭　恩：我起不來了，這腿都跪僵了。

陶三春：待我攙你起來。

〔陶三春攙起鄭恩，鄭恩受寵若驚，連連後退。

陶三春：你不用這個樣子。咱倆既是夫妻，教訓你歸教訓你，該疼你的時候還是得疼你。再說，今兒這頓打又是你自找。

鄭　恩：從今以後，俺聽話就是。

陶三春：這便才是。

趙匡胤：三弟，弟妹，明晨五鼓，滿朝文武，大小三軍，都要前來道賀。你夫妻二人還要參王拜駕，叩謝

龍恩，又要到各路王侯府第家家處處前去道謝。
你們安歇了吧……

陶三春：哦！這都是你們做官的規矩呀？

鄭　恩：這就是做官的規矩。

趙匡胤：天色不早。這洞房花燭，一刻千金，萬歲請駕。

柴　榮：擺駕回宮。

鄭　恩：送萬歲。

陶三春：明兒見吧。

柴　榮：明兒見。

〔柴榮、趙匡胤、高懷德、高懷亮、陶虎下。

陶三春：那……就安歇了吧。

鄭　恩：安歇了吧。正是：世間最苦作王侯，

陶三春：只爲官身不自由；

鄭　恩：從此王法添家法，

陶三春：不是寃家不聚頭。

鄭　恩：王妃請。

〔二人下。

〔劇終。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八日初稿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九日修改

考黎新著獲好評

米　一　葦

美國文藝批評家考黎（Malcolm Cowley）的新書《我也是寫作人》（And I Worked at the Writer's Trade-Chapters of Literary History, 1918—1978）獲得書評界的好評。

年高八十的考黎在美國文學界活動了半個世紀有餘，他不但目睹了六十年代美國文學的隆替，且親身捲入各個年代文學論爭的漩渦中。他的新作充分顯示了這個特點。他除了按着年代闡述各個年代的文學發展（或者是衰落）的風貌之外，也環繞着各年代的文藝思潮、爭論的課題和歷史背景加以分析、批評和總結。在這面，顯示了他的文藝批評家的公正不阿、冷靜的剖析和就事論事的態度。在另一方面，他跟書中所論述的一些名作家或是不甚著名的作家都相熟稔，或且有師友的關係，在行文中，間或流露了他對各作家的感情，滲合他個人的經歷與回憶。

這是一本有評有述的文學史。職是之故，它不是一本乾巴巴的歷史流水賬。

考黎跟書中評述的名作家如福克納，海明威，費哲勒（Fitzgerald）、務夫（Thomas Wolfe）、考特威爾（Erskine Caldwell）、艾克金（Cenrad Aiken）和許多現在尚活躍在文壇上的作家如紀巴（John Cheever）等都有交往。

石君遺札

錢歌川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前夕，我們夫婦匆匆離開了倫敦，經巴黎到馬賽，搭上了霞飛將軍號的郵船，回到東方來了。而久客巴黎的老同學蕭石君和他的賦友黃蘊之，在戰雲籠罩之下，仍無意離開巴黎，後來居留在戰時的法都，生活的艱難困苦，自不待言。

蘊之在大戰結束後，獨自一人離開石君回返中國，直到五十年代之初，她又從大陸跑出來，經香港往台灣，一九五一年到台南訪問我們，在我家停留一宿，談及大陸的新氣象，使人興奮神往。別後我曾寄她一詩：

辛卯三月黃蘊之女士來訪，巴黎別後，十有三年，海疆重晤，小詩代柬。

海疆重晤且留連，語到機緘似論玄。千古傷懷惟逝水，萬方多難促華年。蜃樓喜見新光景，鯤島爭傳舊錦箋。對鏡莫愁星點鬢，庭堦鬱鬱復芊芊。

八年後我和內兄璧如，同去訪問她於台北羅斯福路寓所。她告訴我曾寄大桶茶葉與石君，以便他售賣作生活費，又將石君的住址寫給了我。回到台南我也用大餅乾筒裝滿清茶寄去巴黎，可是三四個月都未得到回音，不知他到底收到沒有。到一九五九年春我便寄去一信詢問此事，他在四月二日回信給我說：

歌川
瑩妹：昨早收到你們三月廿二日來信，自然高興之至。你們寄我的茶葉，兩月前已收到，我以爲隨後有信來，等到昨天居然來了，所以今天就覆這信。歌川賞**識**我的詞，不必客氣，我也高興。所謂「但願相逢甚易，毋須瞻望茫然」，我有理由：以歌川在台服務這麼久，璧如也同樣，總可找一名義，到英法來遊一轉。例如易希陶簡幹華，都來過巴黎一次。希望你們也能來。來時可在我家下榻。瑩妹問我是不是依然在山東館吃伙食，使我發生感慨。現在法國物價高漲，山東館每餐飯須美金一元。我們二十年前在山東館吃飯的時候，那是唐虞三代之盛。我個人的生活，是一天混一天，抄寫翻譯等事都幹。目前無事，不去倫敦，可把我的住址告訴你們的女婿和曼娜，他們來巴黎時可以見見面。璧如濤妹至今無信至。此信可轉他們一閱，爲節省郵費不另寫了。以後我會有信給你們。即祝

百事順意！

石君

在這以後我們的通信又斷了。直到一九六四年秋，我應新加坡義安學院之聘，離開了住過十七年的台灣前往南洋。翌年初便重新開始與石君通信。他在一九六五年四月五日來信說：

歌川
琴如：三十一日來信收到，至爲欣慰。你們到新加坡能合水土，尤爲心安。我要看的書，都早看過，如冀定盦、黃仲則諸人的作品，實在不合口胃。我要的是王湘綺、樊樊山、《清詩別裁》等，請詩較找朋友聊天稍省事。即祝

愉快！

石君

四月十二日他又有一信：

歌川
琴如：前接來信，當即作覆。寄書事我只要王壬秋、樊樊山、陳石貴三人的著作，並且不要一次寄。現寄上皮夾兩隻，小的送琴如，大的送歌川。新加坡如有罐頭肉鬆或魚鬆，請寄一小盒，因少量不須納稅。（詩錄後，藉博一笑。）即頌

起居。

石君

得歌川抵南洋詩次韻：

自慚詩律老尤荒，未克犇犇作一場。往哲絲囊增妙語，絲囊今帶氣汪洋。

寄給他的我那首打油詩是這樣的：

何期垂老復投荒，幸有三端兩擅場。人世幾回能自主，秋風吹夢到南洋。

四月廿七日的信：

歌川
琴如：昨日收到來信，知下月十五日須遷新居。粗貨皮夾二隻，係於本月十二日付郵，在遷居前，或可收到。惠贈

食品，收到後當寄信至新居奉告。和詩一首錄後，希賜覽。即問起居不盡。

石君

歌川自新加坡郵示書懷一首次韻：

病情低徊欲治之，因循日劇迄今茲。古詩乍讀難尋旨，短札重看若有思。紅白雜開春燦爛，淡濃漫酌醉年時。淺吟詎料成酬唱，墨瀋初乾又自疑。

附錄我的原詩如下：

茫茫禹甸欲何之，海外斯文豈在斯？明月皎兮成箭垛，清風穆若繫人思。厭聞秦帝焚書事，遠憶齊王養士時。樂土安期終是夢，平居隨分莫遲疑。

六月七日函：

歌川琴如：五月卅日來信，本月四日即收到。每次來信，不止看一遍，等於家書。詩鈔和食物尚未收到。你們看了鄭和遺跡。王壬老因英法聯軍下南京，又燒頤和園，曾勸李鴻章仿鄭和故事，到南洋慰撫華僑，此老識足爲湘人，乃至全國人之矜式也。樊山欽佩壬老至極，散原係後輩，更不待說。即祝康健！

石君

石君在六月十二日來函告知罐頭四個已收到，說五香肉丁，紅燜雞，肉鬆，紅燒肘子，雖未開罐，已經流口水了。

八月初又接到石君來函：

歌川琴如：七月十四日來信，廿日收到。台北開明書店所寄的《近代詩鈔》，亦於同日送來。歌川詩貌似曠達，實則不甚如意。現在要找合意的工作，非常困難，沒法只得以曠達處之。詩鈔尚未翻閱。編輯者爲陳衍（石遺）。陳氏於舊詩功力甚深，當不致令人失望。遷居後務望來信。即祝事事順意！

石君

九月七日函：

歌川琴如：八月七日來信，早已收到。接信的前一天，右手被撞，難於寫字，迄今尚未痊癒，以故遲復。《近代詩鈔》亦早收到。你們找到適當住所，極慰。來信未到以前，曾作一詩，現錄於後。即頌健康！

石君

待歌川琴如信未至：

雁信秋來應更多，每經河畔嘆流波。深知數徙身難定，不道長飢鬢已皤。寂靜燈光映遲遘，優遊歲月免兵戈。興來購報勤披閱，滿眼繁華意若何。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函，附寄有舊作二首：

天夢兄避暑法國外省朗西·孟多爾，書來謂樹木之盛，不減於我國西南各省。作此奉寄：

三十年前此地經，奇峯少女立婷婷（謂瑞士白山少女峯），

毗連瑞法同纖髮，疏闊朋儕過曉星。爲道西南相彷彿，劇憐瘦損感零丁。幼時甜夢驚初覺，瞥覩林間閃去螢。

雨止宗恆見訪：

塵市秋來雨怒鳴，雨晴忽聽叩門聲。機雲早歲頻追逐，懷抱於今未變更。曲巷迴車成緩步，裹糧飽腹證深盟。天涯仍作繁華客，具有脩然獨往情。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日函：

歌川琴如：年事日長，懷舊日深。正想寫信給你們，得到七月十七日來信，真是喜出望外。今年巴黎天氣不熱。新加坡怎樣？放暑假後在家做什麼？我沒事日與報紙爲伴。你們運氣好。新加坡比較安定。屢次煩你們寄食物，心裏很不安。笋尖味道不錯，聽了不禁流涎，如承惠寄，自然感謝。別的下次再談。即祝康健！

石君

八月十九日函：

歌川琴如：本月十五日來信，知承惠寄罐頭五件，感謝之至。收到後當即函告。文章亂寫甚多，無處發表奈何！巴黎舊友星散，留者無幾。得來書貴等萬金。「刻意傷春復傷別，人間唯有杜司勳」，近常誦之，極爲感動。別的下次再寫。專此即頌健康！

石君

九月廿九日函：

歌川琴妹：今早收到惠寄包裹，計罐絲等罐頭五個，納稅及酒貨僅四法郎，可謂合算。惟打包及付郵之隆情厚意，只好心中藏之。兩星期前有一老友常玉，四川人，因疏忽忘將瓦斯機關閉，中毒去世。我與之相識逾三十年，不勝悲悼。有便望來信。專此即祝康健！

石君

十月十三日函：

謝歌川琴如惠寄食物數事：

齒疾經年僅食麋，猥承餽寄物珍奇。久勞獲逸生遐想，細雨焚香可誦詩。掌故尚能搜異域，烹調任笑嗜鄉薺。鄰童喧逐無時輟，几枕橫陳頗自怡。

昨收到本月六日來信。中秋詩甚合我的口胃。我也寫了一首詩寄你們看看。牙疾現已好轉，請勿念。有暇望來信。即祝你們健康快樂！

石君

石君函中所說的我那首中秋詩，現也附鈔在此：孰謂虛名誤，無能何所求？時嗟王粲賦，心戀秣陵遊。再到炎方域，三逢節令秋。藏修猶自得，人事不堪籌。

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函：

歌川琴如：自去年十月六日來信後，迄今未獲來信。前告援課期限，須至今年底方滿。目前新加坡生活如何？時以爲念。巴黎舊友星散，孑居寡歡。有暇望寄數行，以紓積

悶。專此即祝起居百祜！

石君

五月十一日函：

歌川琴如：收到四月十四日來信，知道改受新加坡大學之聘，甚以爲慰。我的生活如舊。久不作詩，近得一首，寄上一閱：早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吟不工。打油詩就莫輕視，一腔心事在其中。壁濤處不久當去函。你們遷居後望來信。專此即祝起居如意！

石君

石君八月十日來信謝寄肉鬆，又說今年巴黎天氣較熱，悶居室中，殊感不適。

九月三十日函：

歌川琴如：收到五月十七日來信後，曾覆一信。後又收到八月六日來信，因等候肉鬆寄到方覆信。昨日肉鬆寄到，謝謝。以後請勿再寄肉鬆，因拌稀飯吃得太久未免厭了。你們如能找到廣東罐頭糟白魚，望寄兩三罐，以飽口福。得詩一首錄後，知有興趣，望和一首，以破岑寂。印尼香港等處均不安靜。新加坡尚屬無事。你們前告只居住到今年，以後作何打算，望先見告。專此即祝康樂！

石君

得歌川書賦寄

關山何止路三千，海外羈居不計年。詩似寒林饒夕照，味同澀橄閱殘篇。時艱合唱公無渡，別久今欣雁有緣。情重雙文非綺語，佇看黃葉白雲天。

我邊照他的意思，勉强和了一首：縈懷綺夢萬千千，同學難忘是少年。江戶初呈新世界，巴黎重展舊詩篇。人生聚散原無定，濁世行藏亦有緣。海外鄉思令人老，故園同望隔長天。

十月九日來信說，

歌川和詩流麗可誦。現再作一首，如有興趣，不妨再和。即頌百祜！

石君

得歌川和詩再寄

頻將鄉味慰鄉思，腹飽難禁憶少時。鄘經留賓忝歐叟（謂歐陽修），笋蔬佐飯仰文師（渭文與可）。畫成笑笑豈易得，詞入深深信足奇。流徙天涯似巢燕，無由覓寄草堂資。

次韵再和石君，時正移館新加坡大學。

竚望天涯有所思，此情不似少年時。心如曾井枯塵俗，德比爲山賴友師。竊喜新陽遭際巧，每懷舊雨發言奇（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萍逢盡是他鄉客，誰問離人歲月資。

十月十七日函：

歌川琴如：本月十三日來信及詩收到。承惠寄食物，至謝。茲再寄詩一首。詩債非普通債，不還亦不要緊，但在我總希望能早還。專此即頌時綏！

石君

得歌川再和詩賦寄：

斗室新聞載九洲，逍遙不遜昔人遊。深知蒙叟窺天地，亦信歐賢識範疇。午夜渾忘鐘味永，月華一任滿身流。鄰家終歲車聲鬧，仲紙何妨作唱酬。

我的和詩是這樣的：

戰亂連年徧五洲，人間何處樂遨遊。桃源有夢疑無路，麥秀行吟正滿疇。在在飄塵懷故國，滔滔濁世念清流。千聲萬類相喧聒，賓主從容且酢酬。

十月三十一日函，是我收到石君的最後一信：

歌川琴如：本月廿二日來信收到。承惠寄罐頭，心實不安，只得恭顏忌口言謝。從明年一月底至五月底放假，有無薪水，至以爲念。我的生活一天過一天，毫無計劃可言。在這年頭，只能如此。巴黎天氣漸冷，你們那裏氣候想反入佳境。專此即祝健康！

石君

得歌川三和詩再寄

滄海橫流出語難，起居唯有勸加餐。尺書人與詩俱健，花事秋深興未闌。大地欣榮無限好，九天星斗不勝寒。衫輕那敢懶懷熱，苦憶從前朋笑歡。

我照舊寄去了一首和詩：火箭登天今不難，所難惟在足三餐（印度餓殍嘗以萬計，富如美國猶有飢民。）烏雲瀰漫時如晦，白日飛昇興未闌。太白長空傳電語，蟾宮永夜怯宵寒。智能縱可凌霄漢，人事無殊有感歡。

附錄：哭石君（並序）

蕭石君君，舊曰東京之同學少年也，旅居巴黎四十又五年。戰前法都重見，聯牀話舊，不知東方既白，而人事蒼黃，晉問久擱。去歲石君始知余星島居址，乃自春徂秋，詩筒往返頻繁，其最短一札，係一九六七年十月杪，自法都投郵，余並仍和韵以復，嗣遂音訊杳然。比南洋大學翁同文君相訊，驚悉石君猝於客臘作古。身後蕭瑟。並知其近年沉溺於酒，或因過飲而促其天年歟？緬懷老友，挽以短章。

晚來天末起凉風，契合猶期蓬累中。長試分甘寄饗脯，還商夙學寓書叢。蹔聞興至樽盈綠，遙想爐存火似紅。合死巴黎終一讖（君嘗謂人生只合巴黎死），賽因河畔雨濛濛。

阿周和遊艇石榴紅號

李輝英

一

「主任！主任！林主任，電話！」適逢下班，後生阿王一面高聲的叫我，一面從後面追了上來，那時候我正在等電梯下樓，其他的同事們早已走光了。

看阿王緊張、焦急的神情，恍如出了什麼大的差錯，我不回去處理一下，簡直就無法善後似的。

這情形，過去下班時候有過，做生意麼，是要爭取時

間的，一時一刻都不能放鬆。如此這般，我便聽命的離開電梯口，走回了寫字樓。阿王跟在我的身後，開始清掃的工作，嘴裏吁吁的喘個不停。顯然他還不曾鬆弛了心理上的緊張情緒。

「哪位？」我拿起聽筒問，話音有些兒欠缺友善。

「是林主任麼？」對方搭上話，「我是阿周啊，現在犯了事，請主任救救我，我現在是人被拘留，船坐船監，唉！林主任！是我不好，干犯法紀，我再也不敢了。……」

「阿周，別慌，你究竟犯了什麼法紀，對我說清楚才好搭救啊！目前你的情況我完全不了解，光喊搭救又有什麼用？你要我怎麼救法？」

「最希望的是你來保釋我，只要能夠保出去，就等於救了我的命。」

「亂說，未過法院怎麼可以保釋！」

「可以的，叫保出候審。主任，救命要緊。……」

「你的命自然是貴重的，船長啊，非等閑可比！告訴我，是不是『娛樂』出了毛病？見你的鬼，我才不保呢！不犯殺人罪，誰會輕易要了你的命？」

「林主任，我求求你做做好事，保我出去，是『娛樂』出了毛病，下次說什麼我都不敢了！」

「你還有不敢的？鬼都不信！你現在什麼地方？連個地方都不說，你叫我從何保起？」我向前追問，說是不保，不過是說氣話罷了，辦得到的也就沒有不幫忙的道理。

阿周聽到這裏，了解我已承諾了，隨即說出了拘留他的機關和地方，最後加大了聲腔請我越快越好。

「越快越好，你可說得容易，」我厲聲叫道，「財迷心竅惹出來麻煩！鬼叫你迷戀橫財就手那一套？現在可好，橫財不就手也就罷了，竟然因此犯了案，天大的教訓呀！看你以後敢不敢再犯！」想不到阿王叫我接聽的電話，竟是烏里單刀的電話，與生意業務沒有一絲一綫的瓜葛。豈有此理！我氣勢洶洶的嚇嚇他，「腳上的泡—自己走的，與人無尤。我不保你，叫你先嘗嘗滋味再說！」

「林主任，不好，千祈不要袖手！人格保證，以後決不再犯！」

「但願如此，等着，我就來。」

二

這裏且說說我同阿周間的瓜葛。

那是發生在五月最後一個週末時的事情。你們知道，週末的午刻一到，上千上萬的男男女女，都帶着輕鬆的心情，紛紛走去渡海碼頭，上了渡輪準備回家，只有趕去馬場的馬迷，才直奔過去，希望買中一兩場冷馬，腫脹自己的腰包。人爲財死，鳥爲食亡，是句極有份量的格言。臨財勿苟得，人們也明白其中的道理，可就是因爲有了貪念，有錢的人不滿足，無錢的人想有錢，彼此都在爭逐個不停，導致出多種多樣的糾紛，所謂高等動物加智慧等於愚蠢，並不稀奇。

這時的我，擠在人潮中，慢慢的向前移動，明明噪音很大，却使我像是聽到了有人叫我。我搜索着人潮，從中發現了阿周。他前些年在公司裏做過後生，說起來是位老朋友了，正是他在叫我。我聯想起他拜師學習開船的事情，滿徒後由師傅介紹給一位殷商兼名流的人開遊艇，好少見面，稍顯隔閡。他在芸芸人潮中既然叫了我，站立在路邊交換幾句寒暄話，是應有的禮貌，少不得的。我搶先說：

「是你，船長！好久好久不見面了，你這遊艇船長做得得意麼？」

「好說，林主任。」阿周嘻嘻的笑着，「還是叫我阿周罷，老招牌，老字號，親切一些。叫船長，不大夠味兒。」

「阿周，我聽你的，恭敬不如從命，我仍然叫你阿周。叫船長，確有些兒疏遠。」我說出了自己眞正的體會。

「這就對了。」阿周很得意，問我現在有沒有空，如果有空的話，他願意陪我上遊艇去參觀一下，從而了解他的工作情況。

「好啊，承你盛情，沒空也有空。」我確實引發出上船一看究竟的興趣，就此再看看他的工作。「船停得遠不遠？遠麼，那就改日再說，千萬別勉强。」

「就停在那個小碼頭的旁邊，」他伸手指了指方位。「三分鐘就到了。老板遊過船河，剛剛上了岸，我趁此停船打理一下，想不到竟然遇到您，您說，巧不巧？」

「巧啊，巧，」我同意他的說法，跟着他朝相反的方向走去。「難得遇見你這位有心人。」

馬路上依然是車水馬龍，人則有如過江之鯽，推也推不開，衝也衝不過，彷彿走路的不是自己的脚步，而是只靠人潮的推動。人潮分成了幾個浪頭，上上下下，起起落落，迫得你連一口大氣都喘不過來。

「石榴紅」是遊艇的艇名，怪特殊怪少見的名字，此刻正好停在碼頭的旁邊，一任海浪的衝擊，扶搖不定，不消三分鐘，我和阿周就先後登了上去。

遊艇八成新，大約經過阿周精心的打理才這樣的，上船之後，由於阿周的解釋，才知道一隻遊艇的擁有，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清理工作，例由一個後生担任，可以名之爲水手。一名厨子也是少不了的，船主邀約親友出海，厨子就做西餐侍候。船長、厨子、水手，頂少也得三個人通力合作，才可以行動起來，三個人是再也少不了的編制，再增加人員，那就要看船主了。

阿周帶我船上船下看了個遍，摸出兩瓶汽水來，一人一瓶，嘴對嘴的飲着，很及時，確乎有些兒口渴了。遊艇爲岸邊的海水所波蕩，常常洒到船上一些白雪般的浪花，後生忙忙碌碌的抹拭着黃銅裝飾的物件，擦得光光亮亮的，再手持拖把拖着濕漉的艙面。

石榴紅遊艇打理得乾乾淨淨。據阿周說，上來五十上下的遊客，不會出現脚無立錐之地的現象。下艙的旅客多些，開了冷氣，不知酷熱爲何物。阿周又說，出海的遊艇開放冷氣，倒有些兒煞風景，面對着自然而然吹來的帶有潮濕性的微風，怎麼可以放棄這有意味的享受呢。

三

這以後，我每次過海，習慣性的必定溜一眼那個小碼頭，目的在於試看一下，石榴紅遊艇是否停靠那個小碼頭，雖說僅只見過一面，却像結交下友情似的不能不關心了。遇上湊巧的時候，說不定就有個再識廬山眞面的機會。

對於阿周，由後生一變而爲船長，代表了勇敢求進的青年的一型，這是好的一面；儘管那船只是一隻小小的遊艇，幾乎小得不能再小了，它正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決不因爲船隻過小而出現了大船長和小船長的稱呼，當此整個社會都在逐漸腐爛的時候，阿周一直都潔身自愛，刻苦工作，足以叫任何和他交往的朋友，都不得不發自內心的崇敬。可想而知船主也會給他一些好評的。

不過阿周有阿周的缺點，最低限度他是一位熱衷的賭友，就在他做後生的三年裏，由於嗜賭的原故，每年的雙糧和花紅，分多了多輸，分少了少輸，不到輸得一文不剩時決不罷休。他賭興大，連熬三天三夜，才更夠刺激。只求贏到一筆外快，發個小財，那便心滿意足了。事實上他永不在賭博上認輸，倘有抱怨，也只是咬牙切齒的罵聲運

氣壞罷了，倘有好運，他可以輕輕鬆鬆的贏得了一個王國，一點兒都不稀奇。

我曾經勸解過他，但沒有用。有什麼辦法，當地的賭博分成了各種各類，花樣繁多，只要你財迷心竅，樣樣都張着大嘴巴，等候你去塡飽了那些無底洞。這是後生時代的阿周沉淪賭博的一斑。不知如今做了船長的阿周有沒有更改？不怕犯過錯，只怕不改過，過而能改才是敗子回頭金不換呢。

單只空口說白話不行，須得舉出實在的例子來，才能取得別人的信服，所謂眞憑實據掌握在別人的手裏，你想盡千方百計賴掉了算數，却是難以成功的。且讓我說說阿周嗜賭的實情罷。

事情發生在阿周服務我們公司第三年的新年裏，那年的大初二清晨，他來我家拜年，一進門我就先接觸到他那一對紅腫的眼睛，臉色蒼白，全然沒有青少年的朝氣，可以猜得到他大約一連熬了幾個通宵，健康受到了耗損。

「阿周，發新年財了？」開門見山我主動的發問，心中替他難過。

「主任，別開玩笑了。」阿周冷笑一聲，憤憤的說，「橫財就是撈不上手，是不是我對過往的神靈有欠恭敬？輸輸贏贏，才算公平，可我除了輸之外，從來不贏，我氣就氣在這裏！」說罷，彷彿顯露出很爲冤枉的樣子，或者說，他是有點兒委屈的。至於他那種死不服氣的神態，却恰好表現出性格方面的倔强，屬於硬頸型一類的人物，去當兵，保準練得成一個勇士。

「一連幾夜你都沉迷於賭場，或不如說，一連幾夜你都活躍於賭場，對麼？」我一面諷刺他，一面讓他坐，進門以後只顧盤問賭博，忽略了待客的禮貌。說到這裏，我趕忙拿上了糖菓盤子，斟了茶，陪他閑聊。「你都有些氣憤的樣子，似乎餘怒未息。照我看也不必了。健康要緊。久賭無勝家，金石良言啊！」我心裏說：「看你這身穿戴，看你這副精神，眞的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你雙親見到你，不知怎麼心痛呢。」但我不好意思說出口外，那太有傷他的自尊了，萬一他翻了臉，罵我兩句粗話，下不了台，才難爲情呢。

再具體點兒說，比如阿周拉下臉來道：「娘老子都無可奈何我，你管得了我？」局面就更尷尬了。最好是多說些過年話，縱然說得口水多過茶，也不會激怒了他，保證氣氛良好，皆大歡喜。

阿周坐定之後，一連呷了幾口茶，熬通宵引致口渴，

是極自然的事。幸好他還未染上吸烟的習尙，否則定會也有口乾舌燥的感覺。

阿周放下茶杯，塞進嘴裏一塊軟糖，三嚼兩嚼的嚥了下去，大有至今尙未品出糖味的氣概。連宵賭博，胃口不開，什麼食品都不想吃，自然也就沒有食慾了。

面對着阿周這樣的一位來客，我同他虛與委蛇扯起長談。所謂長談，實際上就是無所不談。三談兩談的阿周告訴我，今年他也許放棄了後生的工作，上船去學習駕駛。學一門技藝，强起當後生永無出人頭地的機會，三年學徒滿期，倘再有人介紹，經過船主的聘請，就當得名副其實的船長了。他問我可有什麼看法。

「好啊，這是一般青少年常有的幻想，雖是多方面的，畢竟也有部分實現的可能。學開船是一種技藝，也是一門學問，我贊成你能有所作爲，貫徹下去。」我對阿周做出大力的鼓勵。「幾時上船，接好頭了麼？」

「今年中秋節前後上船，早已說定了。」阿周心平氣和的說，不像講賭博時那樣的激動。

「好極了，我原知你是個有爲的青年，希望你能學到一技在身，當後生當一輩子也沒個出頭。中秋節前這一段日子，你照常上班，該走的時候你就走，薪水算到你走的那一天。我再向老板說說人情，多送你一個月的薪水。」

這樣一談，彼此心情全很輕鬆，再加上別的朋友們川流不息來拜年，迎迎送送，一個上午就此打發過了，顯得忙碌了些。阿周眼見忙碌的情景，竟然無動於衷，一直坐在沙發上動也不動。我知道他睡眠不足，極需休息，便一再問他要不要上床去睡一睡，他却連連的擺手。他客氣，也許還有點兒不好意思。我接着又留他吃午飯，因爲我看出來他沒有告辭的意思。

「不必了，」阿周一聽我留他午餐，霍的站了起來，吞吞吐吐的說，「林主任……實在沒有辦法……我想請您幫我個忙，通融一下……借給我五百元……償還賭債，……除了您外，我找不到第二個可以開口的人。……」

怪不得阿周長時間不肯離去，原來是想向我通融錢項的，大概感覺到開口告人難的苦衷，遲遲的說不到正題上。既然如此，我須得考慮考慮才對。……

看在同事份上我答應了他，因爲他解說這次借錢不是借賭本，而是償還賭賬，還了賭賬一身輕，再也不賭了。橫財就手的說法，再也迷不了他。他講得很沉痛，竟然止不住痛哭起來。一見這般情景，我馬上說道：

「哭罷，阿周，痛痛快快哭一場，對於舒筋活血會有

些幫助的。」

四

一幌之間過了三年，時間多快呀！三年當中我一直不曾見過阿周。他工作得是否順心，生活得是否得意，常常在我的腦海中出現，特別是當我搭上渡輪過海時，更容易把心思集中在這一點上。到得這個時候，我便自自然然的想起他嗜賭如命的那張狂像、狼狽像。彷彿他的人生歷程上，根本就與賭博無法分開的，天知道，這也正是我放不下心的地方。

其實我要找尋阿周的話，只消向他服務的公司打個電話過去，就什麼都解決了。但我也有我的顧慮，不瞞你說，那年他借我的五百塊錢，直到今天都未歸還，萬一他接了電話，疑心我有向他逼債的嫌疑，豈不很尷尬！我之所以不向阿周打電話，這是重要的關鍵。不怕你見笑，五六年以來，一張大牛已經縮了不少水，做銀行工作的人早都明白了內中的道理，叫做通貨膨脹的，連一般小市民也都耳熟能詳的。話說回來，原本借那五百元時，就未打算有着歸還的一日，內心的希望則是藉此考驗一下賭徒的信用罷了，信用的有無，恰好是對阿周的試金石。

阿周食言還錢，少收回五百元的是我，承諾不兌現的是他，他也許正因爲承諾未能兌現，而受到良心上的譴責。百般無奈，索性還是不見面的好。心理上，感情上我樂於把他劃出賭徒之外，使他煥發出青春的朝氣。恰在這時，枱上的電話鈴響了起來，我順手拿起了聽筒，剛叫了喂喂兩聲，對方急匆匆的報上了自己的名姓。眞妙，說曹操曹操就到，對方正好就是阿周。我匆忙間連說了兩次久違，對一幌三年不見一面，不說久違難道還有更好的辭彙不成？

「久違，久違！」阿周也重念了兩聲，跟着便是一聲，「您好？」

「託福，託福，」我慢聲說，「一幌三年不見面，你是否去了外埠？」

「沒有啊，仍然是那件老工作，忙了一些兒，所以就沒有專誠拜訪，恕罪，恕罪。」

「不客氣，不客氣，大家都在爲每日的兩餐忙。」

「您說忙，我正忙着想找您，預備送您點東西，直接去寫字樓拜訪您，熟人多，應酬不過來，勞主任的大駕，出來飲杯茶好麼？怎麼樣，得不得閑？」

「得閑。」我即刻回答。阿周這麼鄭重其事的想茶叙一番，除了要當面還錢之外，還能有什麼請託？「什麼時間，什麼地點由你全權處理。」

阿周也不客氣，沒有徵求我的意見，逕自說出了地方和時間，時間迫促了些，看看腕錶，趕忙收拾了枱上的散亂雜物，鎖了抽屜，就此匆匆的離開了寫字樓。

我心中想，三年不見，不知今日的阿周，出落得什麼樣子？年青的遊艇船長，穿起一身海軍裝，一定另有一種威風的。儘管遊艇非比客、貨、油船，開駛時都得費上一些兒精力，那是沒有問題的。

想着想着，我走進餐室的大門。人客不少，亂烘烘的，虧得阿周向我招手，使我節省下遍處尋人的目力。我們分據卡座的兩邊，等我叫過了飲品的時候，阿周先向我笑笑，然後慢慢的說道：

「三年了，三年不見，彈指間事，今天約請林主任飲茶，是有一件事情，想給您添麻煩的。」

「有什麼吩咐只管說，千萬別客氣。」

「就因爲不客氣，我才來湊湊熱鬧的。」

看阿周那對滴溜溜轉的眼睛露出了淺笑，無庸置疑他是必定有故事的，如此這般，還錢的美夢恐怕要推遠了。

因爲見面以來，他一直都不談及錢字。也好，且看看阿周揭的什麼盅。

怎樣的湊湊熱鬧，阿周的言語方面並未點到題目上，這時他談到的却是他的老板。

「我們老板兩公婆遊興大發，居然上了坎培拉號郵船，做水路遨遊世界的壯舉，兩個月後才能賦歸，樂得我們打工仔輕鬆輕鬆。」

「好消息，」我說，「你們可以大嘆一陣了。」

「大嘆說不上，不過也可以找找門路。香港地，只要你動腦筋，撈點兒偏門賺點橫財還是有辦法的。」

我對於阿周迄今仍然重視着橫財的撈取，升騰起莫大的反感。士別三日，刮目相看，看不出他有什麼進步，斟酌了片刻後，我繼續追問下去：

「阿周，你找到了什麼熱鬧的門路？說說好麼？我們之間有什麼說什麼，別那麼吞吞吐吐的。講出來好了。」

「當然要講出來的，否則也不約請主任飲茶了。」阿周先來個嘻嘻一笑，然後掏出一叠戲票一類東西，撕下第一張，放在我面前，「就是這玩意兒，請過目。」

我搭眼一看，看出名堂來，原來他是想利用星期遊艇空閑的時候，也就是老板未曾歸來時，大做一陣「娛樂活

動」，就此撈上幾筆的。週末和週日下午，開遊艇出海，停在港外的海上，遠離人寰清靜一下，轉換個環境也是好的。

「怎麼樣，主任？」阿周歇了一刻問，「撈不撈得？」

「好主意，」我連聲說，「你的腦筋動得快。」

阿周一聽我的稱許，跟着便興奮的呷了一口茶，我也端起杯子，以茶當酒預祝他成功。阿周說這筆橫財非發不可。目前且以三個月爲限，每月八次出海，每次五十人，每券一百元，從正午十二點半開始，到夜九時半爲止，時間長，客人玩得痛快些。客人一再參加都不出奇。三八二十四次，你替我算算，一次五千，十次五萬，二十次十萬，四次兩萬，五萬加五萬再加兩萬，總共十二萬，數目不算小啊！

阿周又說，全部收益由他和總管對分，他這一半則由廚子和水手三一三十一，也就是每人約可分得兩萬元。這筆收入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才怪呢！不是橫財才怪呢！阿周說到這裏，沾沾自喜，彷彿眼前正幌動着兩萬元，靜等着他伸手呢。我追問他活動中還有些什麼節目？節目越精彩，越能吸引人，還要注意節目的健康性，免得害人。

「當然，當然，節目很重要。首先是一頓五十元的晚餐，洋酒可以零賣，汽水每人發一枝，打馬將，玩十三張，游泳、下棋、放唱片，悉聽尊便。特別精彩的節目，是放映小電影，用以大飽好此道者的眼福，保證參加的客人盡歡而散。小電影麼可對不起，不能太健康，太健康的失於嚴肅，嚴肅的節目爲找尋娛樂節目人士所不取。化上一百元，吃一頓西餐，飽了眼福和耳福，還有什麼希求？」說到這裏，阿周的臉上露出得意忘形的神情，一隻右臂不停的揮舞，忽然一個不留心，他把茶杯撞落地板上，脆快的響了一聲，報效了。但他並不在意，對着那位揩抹枱子的伙計，僅只說聲抱歉，便和我又極有興致的說了下去。

「主任太保守了，」阿周關照抹枱的伙計再來一杯檸檬茶，得意的笑笑。「現在講新潮，過去的通書沒有用了，您沒有看見連電視劇都出現了男女雙方接吻上床的鏡頭？見樣學樣，不學樣，觀衆會杯葛你的。」

聽了這話，我心中明白了個大概，說反話是不敢恭維，但阿周却胸有成竹的不以爲意。他趁此把入場券撕下四張，連同方才給我的那一張一共五張，小小心心的放在我的手心裏，眨眨眼睛陪笑道：

「這五張票一共五百元，請主任向寫字樓的同事們推

銷一下，諒來不費吹灰之力的，如果每次推銷五張，還可以拿到一成的佣金呢。」

「你把我看成了什麼人，」我心中怒罵道，「簡直混障！……」

「啊，有了！」阿周搶着說，「我以前欠下您的五百元，就用這五張入場券抵消了好不好？」

五

我當眞把五張入場券賣了，起先我還愁賣不出去，哪裏知道好此道者這般多，倒有些兒意外。賣了票，五百元錢收回了，也可以說收回了一筆爛賬，至於希望我上遊艇去消磨一個下午，我可缺少那份好興致。而且我還替阿周虧了一副心事，那就是這類玩意兒它本身就帶有三分危險性，稍不小心，就有觸犯法律的可能，敬鬼神而遠之，是我自處的好辦法，且看他的造化罷。

登上石榴紅遊艇參加「文活娛動」的幾位同事，事後對我表示很爲滿意，稱讚阿周不但有眼光，能辦事，尤其吃得辛苦，難得之至。阿周開船的技術也不錯，頗爲熟練。阿周又拜託上船玩過的老上司，請他們代爲推銷入場券，可以分到一個佣，以後還請多多幫忙。

阿周爲了推銷入場券的關係，逐漸常來我們的寫字樓，初時還知道小聲的交談，有如一位陌生的訪客，日久天長便慢慢露出了張狂的神態，說話時口沫橫飛，有長江大河一瀉千里的氣勢而令人側目。我們的現役後生更和阿周結成了友誼，變成了一雙老友記，後來才知道他已身爲阿周的銷票代理人了。

七月份的第四個禮拜六，我去跑馬地探看一位生病的老朋友，時近正午，太陽格外强烈，當我橫過一條馬路時，不料後面馳來一輛私家車，緊急煞車煞出極難聽的聲音來，把我嚇了一跳；就在這時，有個人伸手一拖，便把我拖上人行道。驚魂甫定，看了看這位好心人，禁不住叫道：

「阿周，是你？遇見貴人了。眞險，幾乎闖進鄂都城。」

「主任，眞的好險！有何貴幹？」

「去醫院探看病人，全神貫注的想着病人，分了精神，橫過馬路不免粗心。阿周，今天是星期六，你怎麼不開船？」

阿周笑笑，不開口。

「什麼事情比開船出海還更重要？」我只管窮追猛

打，一點兒也不放鬆。

「嘻嘻，主任，男女間事。」阿周說到這裏，像懼怕別人聽了去似的壓低了聲音，「有人介紹女友，也可以算得上相睇，重要不重要？我找位替工開船，支人工就是了。」

他嘻嘻哈哈的笑起來，一見他笑得見眉不見眼的樣子，我就已猜得八九不離十了。我衷心的向他祝賀道：

「阿周，該到相睇的時候了，我預祝你一帆風順，馬到成功，派帖子時千萬別漏了我。」

阿周的相睇有沒相得成，沒有下文，單只從未收到喜帖這件事情上說，多半沒有實現。他沒有理由派帖子時漏了我。正如他要取保時除我之外不找別人一樣。

「後來呢？我估計你們會這麼追問的，所謂打破砂鍋問到底，不問個水落石出不肯罷休。無奈我也和他失了聯系，眞的到了無可奉告的地步。但我可以再補充一下：就在這期間，一份英文報上曾經登出『石榴紅』遊艇拍賣的廣告。請你們自己動動腦筋猜猜罷。」

——一九三八年春，病中

伊朗農村婦女生活三部曲

明華

伊朗文壇上著名女作家艾德納・奧布拉依恩（Edna O'Brien 1932 b.）出身一個不太富裕的小農家庭。她從幼年讀書時就非常喜歡文學作品。在中學和大學階段，她苦讀鑽研世界文壇上的名著。她所想的不是名利，而是渴望着對社會做些好事，把文學藝術作爲反映社會現實的工具。

奧布拉依恩的第一部處女作《農村姑娘》（The Country Girls）於一九六〇年面世，這部作品引起廣泛讀者的興趣，也頗爲文藝批評界人士注目。在這以後，她相繼寫了《孤獨的姑娘》（The Lonely Girl）和《幸福的媳婦》（Girls in Their Married Bliss）。這兩部長篇小說與第一部處女作是奧布拉依恩描寫伊朗農村婦女現實生活的三部曲，在伊朗讀者中，特別是青年人中深感喜愛和衷心贊揚。

此外，奧布拉依恩的另外兩部長篇小說：《意中人》（The Love Object）、《丟臉的女人》（A Scandalous Woman）也是獲得好評，並被翻譯成英文在倫敦出版。

外國文訊

黃東平

現社會三題

買賣的世界

今天，我們生活着的這海外是這麼一個世界——只要你站在街頭，面對着那喧鬧的市場，放眼四望，立即可以看到，無論是我們中國人的「華僑社會」，或者連同當地人以至各國籍民生活着的現社會，都已盡被編織在那唯一的、無所不包的「買賣的關係」裏頭。

因而，除了這最本質、最「現實」的買賣的關係，其他的各種關係，包括人與人的關係、民族之間的關係，以至人情、友情、親情，甚至愛情，都是虛假的。它們都得爲這最强大的買賣關係讓路，盡行退開，變得脆弱渺小了……

這稱霸一切的買賣關係現在：一邊是無所不有者，一邊是一無所有者。

看哪，除了那只有白雲的天空、那無從捕捉的陽光和空氣，這四週的高樓大厦，路上奔馳的車輛，直至所有用以住人托足的地皮，連同你用眼睛所能看到的一切人造的東西，包括由人豢養的動物和種植的植物，都已爲佔有一

切者所佔有！若是天空能站得住脚，陽光空氣能盡裝進瓶子裏壟斷發售，也早爲有力者所佔去！那麼，剩下的呢，只有那些尚不能用來宰屠賣肉的滿街人們的軀體！

於是，「偉大」的買賣關係開始了。

有貨的到處在賣貨，從高樓大厦的百貨公司到街邊的小販，有什麼的就在賣什麼，眞是五花百門，一片喧鬧。……

「有什麼可以出賣呢？佔有着一切者還需要什麼呢？」——這是一無所有者面前的最大課題。

因而，爲體現這買賣關係的「供求律」，各式各樣的賣出現了——

只剩下體力、別的一無所有的絕大多數人只能是出賣他們這天生地造、父母供給的貨色了。而這，又正是那些還不能把別人都宰屠賣肉的佔有一切者所不可缺少的。於是，無數這類出賣體力者在工廠、在企業爲那少數無所不佔有者製造、建築更多的佔有物。

但在長年累月的供應中，出賣體力者的勞力終於賣盡了。可他們已經沒有別的好賣了，因而只好在繼續掙扎中賣命！直到自己這唯一的軀體累倒、殘廢、老邁、失業、死亡！這，比動物的被宰屠賣肉更難挨、更悲慘！但在這「偉大」的買賣關係中，無數人就這樣賣掉了自己的一生！

然而，在這種買賣中，賣力而繼之以賣命的人却還是那麼多，使佔有一切者買得那麼寫意，也活得那麼寫意……

再說開去。在這最基本的賣力賣命的買賣關係之外，在各式各樣的賣出當中，賣得最「高價」的要算那些出賣技術和一技之長的人了。技術人員、工程幹材、以至醫師等等自由職業者，都在出賣着各自的貨色；濟世和服務云云，不過是好看的標貼紙罷了，最現實的依然是買賣關係。在外國，各種科學研究者還在爲出得起價錢的佔有一切者出賣他們的智力。次一等的，便是那些所謂白領階層的一般辦事員了。他們把自己的氣力賣給那暫時還無法用機械力來代替人力的佔有者，替他們辦理各種事務差使……

這是純粹出賣體力者以外的另一種賣，他們也兼賣腦力。而結果都一樣，直賣到解僱、退休，以至老死，賣盡了自己的一生……

在這種買賣關係中，若身生而爲女子，則又可以另有所賣。因爲她們有着那絕大多數是男性的佔有者所沒有或者尚不夠滿足的東西：美色。

於是，賣俏成爲女性的專利。本來，掩蓋自己的缺點弱點，展露自己的特色和長處，正是現社會一般人的心

理，也是買賣場上的一種重要手法。於是滿街爭奇鬥艷，招搖過市，以待善價而沽。這「沽」，自然也包括婚姻上的「待善價」。若婚姻買賣上還沒有成交，或者賣不到吃飯的代價，或者賣得不稱意等等，則又另作別的賣法：賣給老板在辦公室當擺設的是賣，給老板作爲引誘顧客之用的也是一種賣，作爲廉價勞動力出賣的更是另一種賣。除此而外，則又有有的賣唱，有的賣舞，這又正因爲男性中之佔有一切者需要這種聲色之娛，肯出高價的。若再等而下之，則復有賣笑、賣色、賣淫，爲佔有者賣出她們獨有的貨色；遂至從給大老板充外遇直到阻街，有的批發，有的零售……

但還有更其可悲的是：在這社會，竟還有許多被迫到絕境者之必須嘆惜自己的無色可賣！這種連欲賣而不可得，不但是年老色衰的女性，還有不少是男子漢，則其可悲，還應該凌駕在出賣者之上！

在這買賣的社會中，女性還另有得賣：餵奶的母親拋棄自己的子女賣乳給人當奶母，這已是像牲口出賣自己肉體上的產品了！連奶都沒有的則到佔有者家中充傭嫗，除了出賣低賤的剩餘勞力外，這在她們還得出賣忠誠和卑屈！

在這收購和賣出人體上的種種貨色的社會關係中，還另有各種的賣：

强有力者中之兇狠的，他們就出賣强霸、出賣蠻橫，只因他們僅剩這麼一條命，不妨便賭一賭命，於是鋌而走險，賣兇兼賣命，當强盜、流氓去了。次焉者又淪爲佔有一切者的附庸，成爲保鏢、打手什麼的，依然在賣兇兼賣命。

沒有氣力而有「智力」的，又另進行各種的賣。騙徒所賣的是欺詐，他們賣舌、賣巧、賣弄，像寄生草般活下去；沽名釣譽的則又在四處賣名，以達到其爲利的眞實目的；而那些投機取巧者，更是在那兒賣野人頭，買空賣空，鈎心鬥角……

在賣力之外，有一技一藝的則在街旁開鑼擺攤賣藝；想騙一口飯吃的則又賣卜……他們各各在賣着自己的貨色。

至於那些力氣已賣盡，年老無靠而終至淪爲乞丐的，則只好出賣他們的殘缺、老耄，甚至出賣哀憐了。

古時候有賣身，目今是「文明世界」，表面上是沒有這樁事了；但現社會賣力者的實際境遇比賣身更慘，力被擠盡之後，身即被拋棄了！

在今日這買賣的社會，唯有賣文這一行最獨特，如能

替佔有一切者效勞，而又爲他們所需要和賞識，則文是很可以賣出好價錢來的。否則呢，則只好「否則」了……

至於那些有權勢者，他們又另有貨色可賣：

賣刁，小官把守在各要道、關口，處處賣法弄權，刁難小民，被刁難的就不得不拿出買路錢來；大官坐在官廳裏，衙門八字開，有干係的人都得向他買通關節。這些都是權勢賣出來的。

如果本來犯法的呢，而今却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無。這是賣放。

賣官鬻爵，是自古皆然的；賣弄權勢，於今依然在大行其道。

出賣國家財富，目前是件時髦的勾當；那出賣財富的結果，就是賣國了！……

寫到這裏，筆者覺得，我們今天生活着的世界，恰似一座原始大森林，層層交叠，一片雜亂；有空隙的地方就有人在鑽，能伸得出頭之處都伸出頭來，各各擺出自己的貨色，在那兒競賣！

而一切人與人的關係，無不交織在這買賣的關係中，以體現現社會那「偉大」的供求律。而這當中，歸結起來只有兩種人：一種是極少數的無所不有者，他們是一切的買主；另一種是絕大多數的一無所有者，他們則正在拚命賣出自己軀體上之所有！

過街所見

每天上工，我都經過同一段的街道。

這兒是本市的舊市區，街道湫隘，店面狹小，兩旁全是店舖、攤位，經營着屬於二盤商之類的生意，貨物充斥，盡堆到行人道上甚至街面上去。

從每間大大小小的店舖，我總看見身强體壯的男子漢，他們大都高大肥碩，紅光滿面，有的正緊張地指揮着一羣揮汗如雨的抬工們把貨物搬進搬出，有的則埋首在貨物堆中間的小桌子上全心一意地計算着自己這些財物的數字，有的又指手畫脚、高嚷低酌地跟客戶進行交易……。全街到處一片紛忙緊張，從日出到日落，喧鬧個不停，教人每每聯想到火災時搶救東西的景象，心境也隨之綳緊起來。每看到這景象，我總不由覺得，彷彿他們若不這樣緊迫，貨物就會被人搶去似的；彷彿他們若不這樣狠命把貨物往自己小舖子塞，這些就不是他們的私有財物似的；彷彿他們若不這樣霸佔街面，使車輛行人都難通過，就不能

顯示他們擁有這許多貨物似的。

一片爲自己的財物紛忙的瘋狂情狀。

但我細細察看他們這些擁有物，却全是別人製造的。從布疋、械具到日用百貨，直至一枚小小的鈕扣，沒有一樣不是工人的雙手製造出來的！可而今却全成爲這些人的私有物，迫令抬工們一細細、一箱箱給抬着，裝進他們的舖子裏，緊緊地鎖起來。

我又細細察看他們的另一種擁有物，也全是別人種植的。從米、豆、薯粉到辣椒乾，甚至漏在地上的每粒穀物，沒有一種不是農民用雙手種植出來的！可而今也全成爲這些人的私有物，迫令抬工們一袋袋、一筐筐給抬着，裝進他們的舖子裏，緊緊地鎖起來。

然而，教人驚奇的是，這當中，竟完全看不到一樣自然狀態的東西。泥土、水、空氣，並不見有人寶藏。自然，用人力掘挖、用卡車運來，作爲建築原料的沙土，則也被人所私藏着，就因這當中有勞力，可以賣錢之故。水，當乾旱時，更是像金子那麼寶貴，自然也可以用來謀利。唯獨空氣，確乎太多了，又沒有法子藏，沒有地方放，除了醫院供應病人的氧氣筒，還可以讓人自由呼吸；否則，缺乏空氣而窒息的人一定要向他們購買，盈利一定很可觀的。

至於這些體壯力强的男子漢，他們對自己這「事業」，這活動，可以看出，是處之十分泰然，甚至感到十分自得，十分驕人的，彷彿做人本就是爲了這樣搞一輩子的。而實際上他們也的確應該自得和驕人，因爲他們住洋房、坐汽車，確乎凌駕在那些製造百物、種植五穀的人之上。至於人生的眞諦要義，怎樣做出更有益於社會人羣的事，怎樣做些跟自己這力强體壯相配稱的事，而不是處心積慮，勾心鬥角，一心只想往裏抓，則決不是這些人所會去考慮的。

每當經過這些街舖，我總是這麼想着。

但也有教人意趣橫生的時候，當我經過這些街舖時，也每每看到一個瘋癲的中年乞丐，他背上長着一顆駭人的大腫瘤，頸側也生着一顆，滿身穢臭，頭髮盡給污物黏成一片片。他所不同於別的乞丐的，是整天用一段竹桿，挑着滿担拾來的廢桶爛罐、破鞋污紙，直至快要挑不動了。他就這樣老是挑着這担自己的財物，徘徊在這貨物擁擠的街上，連夜晚也睡在這街邊……

「這就是他的全部私有財產了！他眞也學到了這一套……」我想着，心頭有着一團很深的感觸，只是說不出來。

我不知道他是這私有制度的化身，還是受到這制度的毒害者？我也不知道他這是示威、是諷刺，或者不過是自

慰，是爲了拾回往昔的殘夢？

此外，我還看到另一個年青的瘋子，他却脫得一絲不掛，不時蹣跚地走過這條擁擠不堪的街道，警察也不加干涉。他從不向人討錢，只拾取別人丟棄的殘飯、菓皮吃……「他這彷彿是在顯示着只有自己才眞正一無所有！因而他特意出現在這百物、布疋山積的街道上……」我又想，心頭又有着一團很深的感受，只是同樣說不出來。

我一樣不知道他是不是一個受到這制度的毒害者，他這正是以自己的形象來體現那羣受害的人？更不知道他這是諷刺，還是一場無聲的、最沉痛的抗議？

我於是急急地走過這條街道。

「勞動」的分類

偶聽店裏頭的一位同事發感慨，說是：「我們這社會，那些幹實際工作的、最吃力的，待遇本來就極低微；只有那些越不必工作的，待遇才越高！……」這話教我滋生了好些感想。

我想，進步的社會理論，把勞動分爲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該是確當的吧。

然而，古之人却又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爲了崇重勞工，這話曾經挨過撻伐。這也無可厚非。可就是，「治人」和「治於人」的現象，仍在目今的大部分地區存在着，却又是確確切切的事實。

又記得魯迅曾經寫過一篇雜文，標題似是：《知了的世界》。大意是說童話裏的教訓，並不一定適用於我們這社會。童話描述蜜蜂螞蟻辛勤勞動，蓄糧過冬；知了只知引吭高唱，冬天一到，就要凍殭餓斃。但我們這社會，終年辛苦賣力的窮人，嚴冬一到，只有抖縮在街旁吐黃水；而那些「知了們」，却住在高樓大厦、閉緊窗戶，圍坐在爐火邊，扭開了收音機——仍然在引吭高歌！

那麼，那位同事所說的「我們這社會」——南洋華僑（現在，該說是華人）社會——「勞動」的分類、「治人」和「治於人」的情狀，「知了」和「蜜蜂螞蟻」的關係，實況又是怎樣的？

憑半輩子給華僑店舖工作的經驗，我終於找到這樣的分類法——

在全店做事的人員當中，最低下的自然是抬工們了。他們整天赤膊短褲，把貨物搬出貨倉，抬上卡車，又從卡車搬進貨倉，在烈日下揮汗如雨，氣喘如雷，幹活最吃力，

工作最忙碌，人數也最衆多，但所得却不足三餐之需。……這是人人週知的事實，不必詳述的。由於他們使用全身的氣力，在「分類」上，自成爲付出體力的一類。

稍高一層是用「脚」之輩。站着守門的，送煙倒茶的，遞帶文件的，聽差應命的，都屬這一類。就是出外購買日用雜物的，甚至跑銀行的、走官廳的，直至出門招徠貨物的，也該歸到這脚字輩。自然，在這輩當中，也還是高下懸殊的，守門、聽差，跟支付體力者差不多；購買雜物的，或跑腿或蹬脚踏車；其他較高級的，另有車輛供應。但他們也還是奔跑討生活之輩，「出頭」無日的。

再進一層就應算「手」字輩了。坐在辦公室裏，整天打打、算算、抄抄、寫寫的，正是這一輩。他們的優異處，在於輕動筆尖，或觸動字鍵，既不必負重流汗，也不必出差晒太陽，且又有桌子可坐。現代的店舖，闊氣的還有冷氣設備，算頗爲「舒適」的。但打字員跟會計之間，等級還有不小差距；不過却又有他們的共同點：他們整年攷攷兀兀，熬得身弱骨瘦，有的挨了一輩子，還離不開桌子！

再上去就是動「口」的高級人員了。招待主顧，接洽買賣，就歸這一輩。這輩手閒脚鬆，四肢不動，整天堆坐在沙發上，不但不必流汗，且可以老是躲在冷氣房中，而又有聽差給送上汽水、啤酒。這類人整天談論嘩笑，用的是「口」；待客設宴，也只這輩奉陪，用的也還是「口」。「口」上功夫深的，憑着一張嘴，使巧用計，就可以兜得轉乾坤。這類人不但享高薪，且每年可分得大筆紅利。這輩，自是所謂主任、經理之流了。

再上去更有着「腦」字輩。這「腦」，不屬於創作、設計、研究之類的腦力勞動。他們主要使命是替主子籌謀擘畫，當參謀、顧問，充智囊、軍師。我就看到有巨賈到各地巡視都帶着這樣的成員，跟在他屁股後，替他出主意。這眞所謂靠動別人「腦筋」吃飯之輩。

全店或全廠最高頭子，就是那些連一根毫毛也不必動用的人了。他們只動用身外之物——口袋裏的錢。可這一類，他們的權力最大，操有支使、黜陟所有出力和使手動脚……的人員的大權；收入也最多，全店全廠成員辛苦操作的剩餘價值盡歸了他！——他，或他們，就是老板或股東！

這，才是我們這社會「勞動」的眞正分類，「治人」和「治於人」的實際情況，和「知了」跟「蜜蜂螞蟻」的眞實關係！

三十年後（五）

——歸人札記（一九七八年五月——六月）

聶華苓

東湖的水，水上的天，仍然是那樣子藍法——藍得很亮、很乾淨。岸上却添了許多色彩，是中國民間特有的那種熱鬧色彩。夾竹桃沿湖一路紅了過去；紅衣藍褲的孩子們坐在草地上唱歌；穿花衫打小辮的大姑娘笑咪咪地站在夾竹桃樹下；老奶奶從地上拾起一朵小紅花逗着竹車裏的嬰兒；戴紅領巾的小學生爬上石象照像；穿綠布軍裝的士兵背着照像機在湖邊閒盪，東看看，西看看，微笑着，彷彿不知道戰爭是什麼滋味。從二十世紀戰火中活過來的我，從沒見過那樣悠哉遊哉的士兵。

好多人！好多喜洋洋的人！

印度也有好多人！加爾各答、孟賣、新德里……街頭巷尾，到處是人！是飢餓的人，是垂死的人！

我問建建，他們不讀書麼？不工作麼？並非週末，爲什麼東湖有那麼多人？他說，人們在春遊日出來逛東湖。

小時候，逛東湖是件大事。軍閥互相殘殺，家裏東搬西遷，一時上海，一時北京，就是在武漢，也搬了許多次家，好像總在「逃」，家裏人沒有逛東湖的閒情。我只是和現在變成我大嫂的惠英去過一次，還有我大哥以及她的哥哥。惠英父母早亡，兄妹相依爲命。惠英那時大概只有十一、二歲吧，就成了獨當一面的小婦人，主持她兄妹兩人的家。我家大人都爲那兩個小孤兒担心嘆息；我却羨慕他們那份要幹什麼就幹什麼的自由。我家三代同堂：爺爺、奶奶、父親、母親——我的母親、大哥的母親，而我們這一代又一分爲二。牽牽糾糾，你爭我鬥——那就是我的童年生活，也是家裏每個人的生活，是舊有的社會和家庭必然產生的那種生活。家裏每個人都不快活。

就是爺爺偶然爆出的大笑，也像古剎沉鐘，有些陰森森的空洞。他一天到晚捧着水煙袋在屋子裏咚咚踱步子，呱噠呱噠打着水煙袋，從一大把白鬍子裏噴煙子，煙子噴也噴不出來。有年除夕，他踱到堂屋裏高大的銅雕寶塔爐前面就停住了，唸着上面的八卦圖：

「乾三連，坤六斷……乾三連，坤六斷……」

父親死了以後，母親說，爺爺大年夜反復唸「坤六斷……坤六斷……」父親的命果然斷了！

奶奶小個頭，細聲細氣，輕手輕脚——好像總怕驚動了人似的。她那個人就像她的小脚一樣，玲瓏細緻——是從纏了又纏的裹脚布裏壓迫出來的玲瓏細緻。我總想看看奶奶放了裹脚布的小脚；她從來沒讓我看過。

父親常常是沉默的。在我的記憶裏，沒有父親的笑容，也沒有他說過的話。他只是一個嚴肅的逃避的影像——逃避政治的迫害，逃避家庭的壓力，逃避爺爺的嘮叨，逃避兩個妻子的傾軋。他好像對不起家裏每個人。他不逃出去，就躲在書房裏，坐在那高大的書桌前寫篆體字，要不然就坐在一個紅色蒲團上打坐，盤着腿，閉着眼，誰來了也不理。

大哥的母親脚小身子重，太重了，那雙裹着的小脚負担不起了，她隨時要倒下去了！她負担的是幾千年來中國女人的痛苦！我從沒看見她笑過，也許她不對我笑，也許她生活中沒有可笑的事。她是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給父親的，和爺爺、奶奶住在家鄉；父親在外面娶了我的母親，比她年輕，比她靈巧。

母親是半開放的女性，照起像來喜歡戴上金絲眼鏡、搭上白絲圍巾，踮起後面一隻脚，要走又走不了的樣子。她的脚也是半開放的，比一般女人的自然脚稍稍小一點，但脚趾壓縮在一堆，光着不好看，穿起綉花鞋來倒是很好看的一雙小巧的脚。她也是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給父親的，兩年後才發現他家鄉有妻子兒女。她想到自殺，一歲的我趴在床上望着她笑，才救了她一命。她對父親怨多於愛。她說他對不起她。聽到這樣的話，他總是不作聲。她在他面前總佔點兒上風；她的兒女在那個大家庭裏也佔點兒上風——一直到父親的命斷了！

我不喜歡我的家。聽見爺爺呱噠呱噠的水煙袋，我就跑；看見大哥的母親在走廊上搖搖幌幌走來了，我就跑；看見父親在書房裏寫篆字，我就跑（他會要我坐下來用大毛筆、吊起手腕練字）；看見母親躺在銅床上流淚，我就跑——我感到家裏的低氣壓，暴風雨就要來了。

我最喜歡到惠英家裏去。我家住在漢口；她兄妹住在武昌。我大概只有七、八歲吧！一個人從漢口邊上，走過日租界、德租界、英租界，走到江漢關碼頭，踮起脚買一張輪渡票，在人們脊下躥過去，上了船，望着武昌的黃鶴樓由一個小黑影子逐漸變大，（那時候的長江和汪洋大海一樣，沒邊沒岸）變大，最後赫然現在眼前；我又從人們脊下躥過去，上了岸，走去閱馬場、長街、黃土坡……到惠英的家——就憑那段長征，就夠驚險了，就夠證明我長大了，我獨立了！更何況惠英家裏全是孩子當家作主！沒有大人的管制，沒有大人的嘮叨，沒有大人的眼淚。我們愛幹什麼就幹什麼，就是女孩兒家也可以坐在紅木大椅子裏翹起二郎腿抽一支哈德門香煙！說一聲「到東湖去！」就去了！再說一聲「下水吧！」就下水了！不會游泳，就打水仗！我就那樣子在東湖的陽光中打了一下午水仗；回到惠英家，家裏派來的人正急得滿頭大汗，不知我「野」到哪兒去了，把我「抓」了回去。母親一見面就說：「女孩兒家怎麼可以游泳！看你曬得像個土匪！」

直到現在，我還不會游泳。

×　×　×

武漢東湖三色織布廠女工唱《繡金匾》。

我們兄妹三家一共十四人，在東湖邊上的樹林裏野餐。遠處有個青年在場地上跳芭蕾舞。藍藍走過去了。人漸漸圍上去了；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我們也走過去了。一個女孩子在場地上唱歌：

洪湖水喲浪打浪啊，
洪湖岸邊是呀嘛是家鄉啊，
清早船兒去呀去撒網，
晚上回來魚滿倉。
到處野鴨和菱藕啊，
秋收滿畈稻谷香。
啊，人人都說天堂美，
怎比我洪湖魚米鄉。……

一曲既終，另一個女孩走到場地中央，唱起《繡金匾》。兩個唱歌女孩的臉和聲音非常生動地表達了歌中的感情。她們和中國到處見到的女孩一樣，穿着素色襯衫，麻布袋似的褲子，打着兩條小辮。從背後看，所有的女孩一模一樣。但她們一唱起歌來，臉就立刻亮了，眉梢眼角流露出無限情意，歌就從她們心裏流出來的。唱歌的臉，襯着藍色的天空和湖水，美麗極了！

原來那些跳舞唱歌的人是武漢三色織布廠的工人！他們在春遊日帶着各種樂器來逛東湖。圍上來的人越來越多了。唱的人欲罷不能。有人提議到附近另一塊更大的場地上去。揚琴、提琴、胡琴、手風琴從一輛大卡車上搬下來了。一個女孩走到場地中央用高亢的腔調報起幕來：「神州遍開幸福花」。幾個女孩打着竹板邊唱邊跳，動作輕快有力——不是風花雪月的幸福，不是卿卿我我的幸福，而是大多數中國人的幸福！所以才那麼輕快，那麼有力！

唱湖北快板《計劃生育好》的男子走到場地上來了。他兩片竹板唪嗒一響，用湖北話一開口，我就笑了起來，背後有人說：「咦，她懂湖北話！」小時候，我家後門口常常有人也那樣子打兩片竹板，也那樣子說唱，爲的是討幾個銅板，所說所唱全是乞討的詞令，希望老爺太太升官發財、多生貴子、萬事如意……目前唱快板的人却是非常詼諧地用湖北土話鼓勵人節制生育。以前乞丐的竹板也用來解決社會問題了！我們坐在草地上，在笑聲中聽着那人唪嗒唪嗒一溜口的唱下去：

「……我愛人叫李二嫂，我叫李二哥，計劃生育沒做好，妖們生得多，一年生一個，年年把月坐。六個小妖排成隊，是多、來、米、法、梭，再加一個老六呀，他叫做秤鉈。六個小把戲呀，名字都不錯：那個老大叫黑皮呀，那個老二叫薯（音韶）貨（蠢貨），老三叫鐵錘呀，那個老四叫鐵鍋，老五叫鐵蛋吶，那個老六叫秤鉈。黑皮胖呼呼啊，那個薯貨也不錯，只有那個鐵蛋和秤鉈跟猴子差不多呀。一早晨起了床，那個屋裏就亂了窠。黑皮奶要吃呀，那個秤鉈還要『啊』（拉屎）。二嫂忙得團團轉啊，那個床上成了河呀。二嫂曬墊絮，二哥曬被窠，爭取時間好上班……這邊未忙完，那邊開了戈！那個鐵錘打鐵蛋呀，那個薯貨打鐵鍋，你打我罵都不讓呀……結果打得血流皮破。孩子們生病，吃藥打針也花費多。二嫂抱怨『我屋裏妖們多呀，都要圍到我，燒火做飯又引妖呀，我怎麼做工作。』二哥忙點頭啊，眼淚往下流。以前總以爲妖們多，老了有着落，兒孫滿堂一大排，心裏樂

武漢東湖三色織布廠工人於表演後與龔華芩、安格爾、薇薇、藍藍合影。

喝喝呀……我奉勸同志們呀，切莫學二哥，計劃生育要做好，妍們莫生多。希望青年們呀，結婚莫結早，只看二哥和二嫂，還是晚婚好！」

我坐在草地上，一面聽，一面笑；就是不懂湖北話的安格爾也感染到那演唱人的表情、聲調在竹板的咚嗒聲中所流露的詼諧，他常常爆出一聲大笑。他一笑，其他的人也笑。背後有人說：「美國人就是那樣子笑法的。」

湖北快板之後，還有許多歌唱舞蹈的節目。有人指着安格爾大叫一聲：「請美國朋友唱歌！」我用湖北話說：「美國朋友唱歌像青蛙叫！」所有的人大笑。

東湖的水，水上的天，仍然是那樣子藍法——藍得很亮，很乾淨。岸上的「人」却變了，他們也吃過苦，也受過罪，但他們活過來了，他們改變了，變成對社會有用的人，他們歡喜，也要和人一同歡喜。

介紹東方文學辭典

米一葦

在《東方文學辭典》出版之前，圖書館工作人員要尋查東方作家生平的英文資料頗感棘手，有踏破鐵鞋無覓處之苦。由捷克學者布魯錫克(Jaroslav Prusek)主編的這部《東方文學辭典》(Dictionary of Oriental Literatures)正好替圖書館工作人員解了圍，這部辭典提供了東方作家羣中一些有關各人生平的基本資料。

辭典共分三卷，是按照亞洲三個主要地理區域分輯而成的。第一卷是東亞文學，包括中國、日本、朝鮮、蒙古和西藏；第二卷是南亞和東南亞文學，包括印度、巴基斯坦、斯里蘭卡（錫蘭）和東南亞諸國；第三卷是西亞和北非文學，北非部分是着重於古文學，現今黑人作家和文學並不包括在內。

辭典主要內容是作家生平和其主要著作的評介。此外是古典名作的述評，文學名詞的闡釋和文學流派的介紹。執筆者是世界各地學有專長的學人，譬如，中國現代文學部分是密芝根大學教授 James I. Crump 總其事。日本古文學部是由密大 Robert H. Brower 教授主持；日本現代文學部分是密大 William F. Sibley 主持，文章長短不等，長則兩、三頁，短則三數百字。但文章不論長短在文末都署上執筆人的縮寫名字 (initials)。

編者在序文中說辭典所收各條略嫌簡短；但這並非東抄西撮的東西，都是執筆人多年研究的成績和心得。目的在爲廣大讀者提供一部可靠可讀的參考書而不是專爲一小部分的學者而編纂的。

總編輯布魯錫克是研究中國民間文學的專家，著有《中國歷史與文學論文集》等書。辭典由聯合國文教組資助；美國版由波士頓市Basic Books印行。

外國文訊

郭沫若早期的文學活動

余惠

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二日，世界知名的中國作家、詩人、學者、社會活動家郭沫若逝世了。他達到八十六歲高齡，不但古稀，在當代也可算長壽。但他的逝世，無論從那一個角度來說，都是很大的損失。像他那樣經歷了滿清、民國而至現在，又親身參與了每個時代中的重大事件，而且在多方面都卓有建樹的人，應該說是不多見的。

郭沫若多才多藝，涉獵之廣，使人驚異。他本來學自然科學、醫學，後來却是詩人、劇作家、小說家、雜文家、歷史學家、古文字專家、古代文物專家、翻譯家……，這只是從文藝、學術的範疇來說的，其他在社會活動上所作的貢獻，也有很高的評價。但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他到底是文人之豪。從一九二一年出版第一部新詩集《女神》起，直到逝世之前還有作品面世，創作生活垂五十餘年，創作慾之强，精力的旺盛，影響的廣泛，殊非常人可及。「江山代有才人出」，郭氏大概可算是這樣的才人了罷。他逝世後，有人用他以前祭李同的四句話移作對他自己的悼詞：

衰起八代，永祀流芳。我輩後死，其敢徬徨？

這大致上應當是得體的。「弱水三千，只取一瓢」，本文只擬從郭氏早期的文藝活動作一概述。

郭沫若原名郭開貞，一八九二年出生於四川樂山縣一個比較富裕的家庭。據說樂山附近有沫水和若水，後來他即以此爲名。樂山之北不遠，便是宋代著名文人蘇洵、蘇軾、蘇轍三父子的家鄉，這一帶地區，未必是什麼「地靈人傑」，文風却是鼎盛的。郭沫若生長在這個環境中，加上家庭重視教育，他六、七歲時便能背誦《唐詩三百首》、《千家詩》，

這無疑爲他後來的文學活動打下一些初步的基礎。二十二歲（一九一三），他在成都的高等學校畢業後，像當時許多抱着富國强兵之志的青年一樣，要到外國去讀書，而條件比較有利的是日本。他到日本後，進的是福崗醫科大學，這也是當時不少有志者的共同想法：學醫是救國濟民之道。孫中山和魯迅，都從這條路走過來，但同樣也不滿足於只醫治人的身體，而要從人們的靈魂上着手。郭沫若不幸雙耳患了重聽，這固然是不適宜做醫生的一個原因，但主要的還是思想境界擴大了。他自己說：

> 我是生在過渡時代的人，純粹的舊式教育在十二、三歲便開始結束，以後便逐漸改受新式教育。尤其在一九一三年出國，到日本去留學之後，便差不多完全和舊式教育甚至線裝書都脫離了。
>
> 在日本的學生時代的十年期間，取得了醫學士學位，雖然我並沒有行醫，也沒有繼續研究醫學，我却懂得了近代的科學研究方法。在科學方法之外，我也接近了近代的文學、哲學和社會科學。……（《十批判書·後記》）

這段話說明了一個重要的事實，就是科學的研究方法和比較廣博的知識對青年人今後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看來郭氏是一個熱情充沛，感情容易激動的人，所以在各種文化形式中，他最容易感受的是詩。童年時固然已經有了中國舊體詩的陶冶，尤其是唐人司空圖的《詩品》，他是五、六歲發蒙時讀的，直到後來，他認爲對詩的見解仍受它的影響。但到日本之後，他在學校裏首先接觸到印度詩人太戈爾的英文詩，便開始着迷了。其後因爲醫科要學德文，他又接觸了德國詩人海涅的詩。然後是英國詩人雪萊，接着是美國詩人惠特曼。他認爲，由於惠特曼使他發了一次狂，所以才迸發了最早期的詩的創作。

> 當我接近惠特曼的《草葉集》的時候，正是五四運動發動的那一年，個人的鬱積，民族的鬱積，在這時找出了噴火口，也找出了噴火的方式，我在那時差不多是狂了。民七民八之交，將近三四個月的期間差不多每天都有詩興來猛襲，我抓着也就把它們寫在紙上。當時宗白華在主編上海《時事新報》的《學燈》。他每篇都替我發表，給予了我很大的鼓勵，因而我有最初的一本詩集《女神》的集成。（《序我的詩》）

這裏很具體地說明了他怎樣開始了文學的生活，在其中，我們可以感覺到在詩人的身體中，激蕩着時代的脈搏。一

羣年青人，有共同的志向和興趣，便結集起來了。他們是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張資平、鄭伯奇、穆木天、王獨清等人，在一九二一年的夏天組織了創造社，由上海泰東書局出版《創造社叢書》，包括郭沫若的《女神》、《星空》，郁達夫的《沈淪》，郭沫若譯的《少年維特之煩惱》和鄭伯奇譯的《魯森堡之一夜》幾本書。從這書目中，可見郭氏是創造社的主力。

《女神》表現了作者對一切都不滿意因而要反抗一切的精神，正是當時的一種典型思想狀態，特別能夠激動青年人的心。在這裏，中國舊詩的溫柔含蓄似乎暫時派不上用場，而西洋詩的奔放大膽，却提供了合適的武器。他說：「惠特曼的那種把一切的舊套擺脫乾淨了的詩風，和五四運動時代的狂飆突進精神十分合拍，我是徹底地爲他那雄渾的豪放的宏朗的調子所動蕩了。」（《我的做詩的經過》）這在《女神》的《序詩》中可以看得出來：

《女神》喲！
你去，去尋那與我的振動數相同的人；
你去，去尋那與我的燃燒點相等的人。
你去，去在我可愛的青年的兄弟姊妹胸中，
把他們的心弦撥動，
把他們的智光點燃吧！

如果從今天的藝術水平來看，這樣的詩還不免於口號化和概念化，但作爲新詩的前驅，便顯然很可貴了，何況一開始就衝出了象牙之塔。在《女神》《星空》（詩和散文）之後，他又陸續出版了幾個詩集：《瓶》、《前茅》、《恢復》，而在技巧和內容上都有變化和發展。他分析：「要從技巧一方面來說吧，或許《女神》以後的東西要高明一些，但像產生《女神》時代的那種火山爆發式的內發情感是沒有了。潮退後的一些微波，或甚至是死寂，有些人是特別的喜歡，但我始終是感覺着只有在最高潮時候的生命感是最夠味的。」這正是浪漫主義的說明。朱自清在《現代詩歌導論》中對郭沫若這個時期的詩作，有這樣的評價：

他的詩有兩樣新東西，都是我們傳統裏沒有的：——不但詩裏沒有——汎神論，與二十世紀的動的和反抗的精神。中國缺乏瞑想詩。詩人雖然多是人本主義者，却沒有去摸索人生根本問題的。而對於自然，起初是不懂得理會；漸漸懂得了，又只是觀山玩水，寫入詩只當背景用。看自然作神，作朋友，郭氏詩是第一回。至於動的和反抗的精神，在靜的忍耐的文明裏，不用說，更是沒有過的。不過這些也都是外國影響。——有人說浪漫主義與感傷主義是創造社的特色，郭氏的詩正是一個代表。

朱自清的分析是深刻的，不過概括不了郭氏後來的變化。到了一九二五年，由於進一步接觸到現實的社會，個人的激發便轉變到大衆的呼聲中去了。郭氏在《文藝論集序》裏這樣說：「我的思想，我的作風，在最近一兩年之內可以說完全變了，我從前是尊重個性，景仰自由的人。但在最近一兩年之內，與水平線下的悲慘社會畧畧有所接觸，覺得在大多數人完全不自主的失掉了自由，失掉了個性的時代，有少數人要來主張個性，主張自由，總不免有幾分僭妄。」又說：「要發展個性，大家應得同樣的發展個性，要生活自由，大家應得同樣的生活自由。但在大衆未得發展其個性未得生活於自由之前，少數先覺者無寧犧牲自己的個性，犧牲自己的自由，以爲大衆人請命，以爭回大衆人的個性與自由！」在思想境界上顯然大大地邁進一步了。創作方面，他是把自己的主張表露出來了的，如詩集《前茅》中收有《上海的清晨》一詩，最後一節是：

馬路上面的不是水門汀，
而是勞苦人們的血汗與生命！
血慘慘的生命呀，血慘慘的生命！
在富兒的汽車輪下……滾，滾，滾，……
兄弟們喲，我相信就在這靜安寺路的馬道中央，
終會有劇烈的火山爆噴！

和《女神》中的作品相比，這是更有現實意義的吶喊，而且到了一九二六、二七年，作者就以自己的行動譜出了不用文字寫成的詩篇，他是北伐軍中的一員了。

在上述的同一時期，郭沫若也寫小說。短篇集有《橄欖》和《塔》。中篇小說《落葉》，是以四十二封情書的形式寫日本少女的戀愛心理，雖然處理手法和主題思想有所不同，取材上却與郁達夫他們當時的作品有某些相近的地方，也是留日青年作者有共同性的傾向。短篇小說主要是寫經濟苦悶和愛情，又由此而迸發出反抗的情緒。他在《塔》的序言中說：「無情的生活一天一天地把我逼到十字街頭，像這樣幻美的追尋，異鄉的情趣，懷古的幽思，怕沒有再來顧我的機會了。」在這些作品中，作者往往以自己做模特兒，所敘的事情彷如親歷，思想感情的解剖也很坦率。像《飄流三部曲》中的愛牟，是留學日本的醫科學生，和一個日本牧師的女兒結了婚，生了三個兒子，在他畢業後一同回到上海，但不去行醫，甚至拒絕了四川C城紅十字會招他做醫院院上的聘請，而去搞文學，以致生活日漸困難。結果日本妻子無法可施，帶了孩子回日本去，他獨自在上海生活，思想混亂、苦惱，對自己又是鼓勵，又是折磨……。這些情況，都有郭沫若自己的影子。還有自敘傳和回憶錄性質的《我的幼年》和《反正前後》，其實也是小說。此外，還有以歷史爲題材的。鄭伯奇在《現代小說導論（三）——創造社諸作家》中這樣談到郭氏的小說作品：

> 郭沫若是以詩人著稱的，但他寫小說也很早。在創造社成立以前，他已經在《學燈》上發表過《鼠災》，在《新中國》上發表過《牧羊哀話》。以後他還發表了十多篇短篇和一部中篇。他的小說可以分作兩類：一類是寄托古人或異域的事情來發抒自己的情感的，可稱寄托小說；一類是自己身邊的隨筆式的小說，就是身邊小說。在後一類中也有用第三人稱而比較客觀化的，像《落葉》、《萬引》、《葉羅提之墓》等，但依然是抒情的色彩很濃厚。

《萬引》這個詞本來是日本話，在商店裏做扒手的意思。小說寫一個日本知識分子松野失了業，沒有出路，要搞劇本，又缺乏參考材料，於是在書店裏偷了一本書。但後來由於良知的責備，更由於妻子的堅決反對，終於把這本書送回給書店。這類作品，在取材上接近奧·亨利最擅長的小市民內心世界，但調子却很沈重，不像奧·亨利那樣在笑聲中含着淚影，那就是地域與時代不同的緣故。《葉羅提之墓》寫一個青年痴戀嫂嫂，以至嫂嫂在難產死後，他也帶着殉情的意味而病死，那是純浪漫主義的，把一段很不健康的情感寫得很美，大概是反映了個性解放的一個側面罷。

歷史小說在郭沫若前期的作品中有突出的成就，如果連繫到後來他在歷史研究的貢獻來看，就可以知道他對歷史的

興趣是一脈相承的。如一九二三年的《柱下史入關》，以老聃爲主角，《漆園吏遊梁》，以莊周爲主角，都只是借古史中的人物，抒發自己的胸懷和見解。較早的，還有一九二〇年以《史記・刺客列傳》的聶政的姊姊聶嫈爲主角的《棠棣之花》，這却是戲劇——詩劇（後來又改編爲話劇《聶嫈》，與《卓文君》、《王昭君》合爲《三個叛逆的女性》）。在史劇中，他同樣揮灑自如。他說：「我自己的態度，對古人的心理是，想力求其正當的解釋，於我所解釋得的古人心理中，我能尋出深厚的同情，內部的一致時，我受着一種不能遏止的動機，便造出不能自己的表現。」《孤竹君之二子》序）我們注意到，這是作者以自己的情感和意圖去解釋古人，換言之，也可以說是創造古人的言行，爲作者的目的服務。作者以古代載籍所錄爲根據，却在運用這些材料時不受其規限，因此在「古爲今用」上開創了先例。像聶嫈在知道弟弟聶政受嚴仲子的委托，要去行刺無道的韓相俠累時說：

> 母親在時，每每望我們享得人生底真正的幸福。我想此刻天下底姐妹兄弟們一個個都陷在水深火熱之中，假如我們能救得他們，便犧牲一己底微軀，也正是人生底無上幸福。所以你今晚速赴濮陽，我明知前途有多大的犧牲，但我却是十分地歡送你。我想沒有犧牲，不見有愛情；沒有愛情，不會有幸福的呀！

不妨看做作者內心世界的自白。王瑤論郭沫若的歷史劇時說：「抒情詩的對話和富於詩意的佈景，到處皆是；而且他並不企圖如實地寫出歷史，所以隨時可以插入他所創造出的人物，使故事更加豐富。」但也有批評：「有時難免刻劃過甚，舊劇的色彩也太濃，常用許多叠字，使演出的效果不免減色。主題的表現上又過分用現代人說教的方式，和歷史的故事不太相稱。」（《中國新文學史稿》）王瑤的意見固是一說，却也恰當地指出了郭沫若在劇作上的優點與不足之處。一般人認爲，郭氏的劇本用來閱讀是很動人的，但搬到舞台上演出，困難却很大，主要是不容易處理得好。如果導演是高手而演員又有相應的水平，那麼郭沫若的劇作是可以演得很成功的。在抗戰期間，他除了把《棠棣之花》改編增寫爲完整的劇本外，還寫了也以戰國史事爲題材的《屈原》、《虎符》、《高漸離》，以雲南少數民族歷史故事爲題材的《孔雀膽》。他說：

> 我爲什麼要寫史劇呢？就因爲我想寫史劇。寫是寫出了，究竟寫活了沒有呢？這是我所苦心的。

我主要的並不是想寫在某些時代有些什麼人，而是想寫這樣的人在這樣的時代應該有怎樣合理的發展。（《獻給現實的蟠桃》）

我們在這裏提到他中年時代所寫的劇本，原因是：一，如果說他早期的創作其實是詩，那麼後來就有較多的史實了，雖然他始終是不拘泥於史實的；因此第二，我們不能不注意到一九二七年以後，他有十年時間從事歷史研究，對他的創作有重要的影響。

一九二六年，郭沫若參加了北伐的隊伍，穿上了戎裝，担任總政治部副主任。在這樣繁重的工作下，創作自然是放下了。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郭氏回到上海，但也不能安居，便東渡日本，在那裏住了十年。由於日籍妻子安娜的關係，住下來是沒有問題的，但從事什麼活動便很困難了。他敘述這段時期的情形說：

亡命生活又是十年，在日本人的刑士與憲兵的雙重監視之下，我開始了古代社會的研究。爲了研究的徹底，我更把我無處發洩的精力用在了殷虛甲骨文字和殷周青銅器銘文的探討上面。這種古器物學的研究使我對於古代社會的面貌更加明瞭了之後，我的興趣便逐漸轉移到意識形態的清算上來了。（《十批判書・後記》）

他在這個時期研究所得，便是論述中國古代社會的專著《青銅時代》，這是一本在史學上有重要價值的巨著，但不在文學範圍之內，所以不於此涉及了。不過，研究歷史的「副產品」（在文藝上却要算郭氏的專業），是六篇歷史小說：《賈長沙痛哭》、《司馬遷發憤》、《楚霸王自殺》、《秦始皇將死》、《孔夫子吃飯》、《孟夫子休妻》，都收在《地下的笑聲》一書裏。這些小說，都經過作者博覽典籍，有許多事實作爲依據，不是信口開河，但却由作者以豐富的想像力加以發展，重新組織，仍然和今天的現實有一定的聯系，是比初期更顯得成熟了的作品。而因爲不是做學問，有充分發揮的餘地，所以在認眞的描述中，往往同時出現了傳永的使人發出會心微笑的機智，顯出了作者的才華。像在《楚霸王自殺》中，寫英雄的末路還是很有氣慨，頗能動人的。

項羽激戰了一刻鐘的光景，部下的二十五個人都已經戰死了，他自己的頭上和脚下也受了不少的重傷。他自己很明白，他的短而粗的生涯也快要了結了。他在那時候，看見了在敵人中的一位和他一樣魁梧的綠盔甲的人。他指着他叫着，敵人此刻都肅靜了起來。

——「……呂馬童，你不是呂馬童嗎？我認得你。你穿戴的盔甲是我送你的，是我從前穿戴過的東西。你是我的老朋友，我現在再送你一點最後的禮物罷。我聽說劉邦懸着千金的賞格，購我的頭首，得到我的首級的還可以封侯萬戶。你從前對於我是有過好處的，我現在就把這個首級送你罷。……」

這一片宏大的聲音，幾乎是一句一頓吐出的，連船上的人也聽得清楚。……

這裏有項羽至死仍然豪邁直率的性格，同時也刻劃了呂馬童一流忘恩負義、以怨報德者的面目。把過去戰友的首級做自己升官發財的墊脚石，在現實中也是有所指的。小說接着寫到項羽自刎後，漢兵一擁上前，爲了爭奪項羽屍體去報功而互相踐踏殘殺的場景。但是，在結束的時候作者通過一個讀書人的分析，指出項羽最後的不覺悟，「他曉得不怕死，而且曉得利用死，但他把死利用來只是把自己裝飾成一個英雄。他始終都是爲他的那個『自己』。他沒有想到我們天下的人來，沒有想到我們中國來。……」便對於當時的勇於內戰者更有深義了。

但遠在異國，長期脫離了自己的鄉邦，這十年的生活，到底是很苦悶的。而形勢在發展，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日本再也住不下去，國內的情況却許可他回來了，於是他隻身間關返國，日本妻子和兒女只能留在東瀛。

郭沫若認爲最遺憾的是，魯迅先生在一九三六年去世，兩人竟未能一面。主要原因是，由於創造社和魯迅之間對一些問題的爭論沒有很好地解決，在上海時沒有機會見面，後來去了日本，便更相違了。所以他在回國時寫了一首述志的詩，就用魯迅一首七律的原韻，應該是通過這樣的手法，向魯迅表示敬意的。這首詩是：

又當投筆請纓時，棄婦拋雛斷藕絲。
去國十年餘淚血，登舟三宿見旌旗。
欣將殘骨埋諸夏，哭吐精誠賦此詩。
四萬萬人齊蹈厲，同心同德一戎衣。

在這個時期起，郭沫若的文學活動應當說是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比如說，他還是詩人，但已逐漸運用中國傳統詩詞的形式了。

郁達夫日記選

郁達夫

中國「五四」以來新文藝運動中的著名作家郁達夫，是浙江富陽縣人。他的作品，在「五四」運動後的一段時間內，發生過顯著的影響。可是，正如郭沫若在《望遠鏡中看故人》中指出的，「可惜得很，這樣一位有才華、有學識、有良心的作家」，竟於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七日在蘇門答臘被日軍秘密殺害了。爲了紀念他殉難三十三周年，于聽先生徵得郁氏家屬同意，從現存的郁達夫日記原稿中，選錄出若干組來，準備彙集出版。我們將儘先分別摘載，提供現代文學史研究者之參考。

一九二八年

三月六日，星期二，（二月十五日），陰，午後雨。

午前讀 Gorki 之作 Decadence，實在是一部大作，讀到中午，到了第五十八頁。

午後去北新拿稿費，共得二十二元。預支百元之版稅，北新答應我於二日後去拿，當於八日午後去取。稿費拿到後，就去中美圖書館，買了一本 John Erskine 的 The Literary Discipline，當於空下來的時候讀它一讀。

過魯迅處作閑談，他約我共出一雜誌，我也有這樣的想頭，就和他約定於四月六日回上海後，具體的來進行。

晚上雨很大，想去看電影不成功，以後當不再出去看電影了，因爲太費時間。在大馬路王寶和飲酒一斗後冒雨回來。

四月二日，星期一，（閏二月十二日），陰雨，後晴。

晨起就聽見風聲雨聲，心裏很是不快。到了十點鐘出去，先到銀行滙了一百塊錢去給荃君，後又過別發書店，想買 Giovanni Verga 的小說，終於買不到。又想買一本 Vanguard Press 的 Art And Culture In Soviet Russia 也沒有。看了一遍他們行內所有的書，終覺得是沒有一本可以買的。

中午在陶樂春請客，到了魯迅及景宋女士，與日本的本間久雄氏、金子光晴氏、國木田虎雄氏與宇留河氏。午膳畢後，又請他們去逛了一趟半淞園。

回來在小有天吃晚飯，到日本人五十多人，總算是極一時之盛了，鬧到晚上的十二點才回來。

四月二十四日，星期二，（三月初五），陰晴。

大約是氣候的關係吧，人的頭腦總是昏昏想睡的樣子。午前看報，知道全集第五卷《敵帚集》已經印好，就去現代書局去拿了二十本來，並取到壹百塊錢的版稅。

午後出去買書，買了一本 London Heinemam 的 Great Short Stories Of The World，一本 Reminiscences Of Tolstoy By Gorky，和一本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Karl Marx By Boudin，共用了十一塊錢。

魯迅和我合出之雜誌第一期，打算譯一篇 Turgenieff 之 Hamlet And Don Quichotte。

四月三十日，星期一，（三月十一），雨。

早晨天色陰暗，悶人得很。出去定了一份日本現代長篇小說全集的一圓本。已出兩冊了，大約有二十冊的光景。另外又買了一本《解放》四、五月號和一本歷史的唯物論日文譯本（原著者爲俄國Bucharin）。午後小睡，起來讀Abbé Constantin，打算今晚上把它讀完。

陽曆四月又盡頭了。明朝是五月初一的勞動祭日，我也打算於明日起，改換精神，再來奮鬥。

五月九日，星期三，（三月二十日），晴。

譯書譯到午後五點鐘，總算把Hamlet And Don Quichotte譯完了，共有一萬七千餘字，在附言裏又發了幾句牢騷。

今天是「五九國恥紀念日」，日本人和蔣介石穿通了關節，來佔據山東，且殺死了三、四千中國人。凡在山東的馮系的人都被蔣介石和日本的兵合起來殺盡了，實在是人道上的一齣大悲劇，而無恥的那些自稱革命文學者，還在那裏求作蔣介石的走狗呢！

晚上送稿子去，和魯迅談到九點鐘才回來。

五月十日，星期四，（三月廿一日），陰，後雨。

日兵已侵入山東，中國又是一塊土地斷送了，可惡的是新賣國賊蔣介石。

今日剃頭洗澡，上各處去走了一天。

午後小睡，讀新買來的London Mercury。

晚上雨大，早睡，明日當譯一章《拜金藝術》。

六月三日，星期日，（四月十六），晴。

今天人也稍微覺得好些了，午前出去買了兩本書來，一本是Edgar Saltus's The Imperial Orgy，一本是James Joyce's The Portrait Of An Artist As A Young Man。

午後打了四圈牌，想睡睡不着，出去看魯迅，還以Max Stirner的書一本，談了一小時的天。臨走他送我一瓶陳酒，據說是從紹興帶出來者，已有八、九年的陳色了，當是難得的美酒，想揀一個日子，弄幾碟好菜來吃。

晚上飲啤酒一瓶，出走散了一回步，就回來睡覺。

六月七日，星期四，（四月二十日），晴。

自早晨起就譯Rudolf Lindau的小說Der Glveck-

spendel，當於三日內譯完它，作《奔流》月刊第二期的稿子。譯名《幸福的擺》。

譯到午後四點多鐘，只譯了三千多字，大約這篇稿子是要七、八天後才能譯完的了，所以就寫了一封信去給北新。

晚來天氣清明，南風凉得可人，去走了三個鐘頭。

今天北京被閻錫山佔去，萬惡的軍閥張作霖於四日前爲自己部下的陰謀者所炸，死了。

六月十九日，星期二，（五月初二），悶熱，後雨。

今天一天精神不快活，大約是天氣不好的緣故。

午後總算把《幸福的擺》譯完了，共有二萬三千多字。像這樣的小說再譯一篇，又可以出一單行本了。

送稿子去魯迅那裏，坐談了一個多鐘頭。下期的稿子打算於兩星期後送去，明日起當即動手翻譯。

七月一日，（五月十四），陰晴，悶熱。

今天是星期日，所以街上的行人很多。午前譯完了《拜金藝術》第八章，午後送到北新去，接到了許多來信及一本革命文學論文集。

讀《實話》第七期，很想以「血洗」爲題，做一篇國民黨新軍閥慘殺農工的小說。

讀《拜金藝術》第九章以下的書，想決定以後選譯的標準。

七月五日，星期四，（五月十八），晴朗。

以後大約是夏天的晴日了，鄉下人這時候正是忙煞的時候。

午前上北四川路去，看了些新出的刊物。

午後爲《奔流》三期翻譯的事情，頗費了一番思索，結果還是打算譯 Havelock Ellis 的 New Sperit 中的一章 Ibson。

上城隍廟去了一趟，買了一本德文小說 Alraune。

七月六日，星期五，（五月十九），先晴，後雨。

午前出去看舊書，買了一本 Paul Mor-And 的 Leuris And Irene 和一本 Granville Barker 的戲劇及 Maupassant 的小說集第二卷 Pierreet Jeane 的一卷。

午後爲《奔流》三期事去看魯迅，談到傍晚。回家後遇雨，不快之至。

七月二十二日，星期日，（六月初六），晴熱。

早晨有王佐才君來談，係關於出一刊物的事情。十點鐘後去石井醫院求診耳朵。又過內山書店和一位日本的研究中國事情者談了一個鐘頭。訪魯迅，決定第四期《奔流》的稿子之類。

午後不出，傍晚又有人來訪。並出去訪問了幾位朋友，和邵洵美氏在 Cafe' Federel 吃點心。

八點多鐘就上床睡了。

七月二十三日，星期一，（六月初七），晴，熱甚。

這幾天天氣大約都有華氏九十三、四度內外，今天怕要到九十五度以上。

早晨有錢杏村來訪，送來了一冊《太陽月刊》。

七月三十一日，星期二，（六月十五），雨。

昨晚上因爲興奮了，到天明不能安睡，想了許多事情。將出的月刊，我想名它爲《大衆文藝》。這四字雖從日本文裏來的，但我的解釋是，——文藝不應該由一社或幾個人專賣的。周刊我仍想名它爲《多數者》，我以爲多數者的意見，或者是可以代表輿論的。

一年已經過去了大半了，今天是八月將來，七月最後的一天。恰好這日記簿也將完盡，從明天（八月一日）起，當記入另一本新的日記簿去。

早晨照例去看了耳朵。上「創造社」去問了一回事情。

午後下雨，冒雨出去，買了一本 Clemence Dane 的小說 Legend。

今年下半年的收穫不曉得如何，但上半年的確是太不努力，太懶惰了。

（一）

下期部分篇目預告

泰松在海外唱出的歌（書評）	木令耆
生死之間（小說）	李輝英
新 貴（小說）	李汝琳
山間行侶（散文）	過千帆
波濤上的燈塔（詩）	鄭遠安
渴 望（譯詩）	林 耕
同道中人（小說）	譚秀牧
珠 寶（翻譯小說）	劉求同
太原一日（散文）	饒語堂
蝙蝠日（小說）	瞿 明

香港荷李活道街景 （速寫）

譚偉正作

花的懷念

洪荒

所有的花
因爲過度的悲痛
都蒼白了臉

沒有啼聲
也沒有悽怨
點點碧血
凝成白色的杜鵑
開在你的靈前

一盞盞玉蘭
沾濕晶瑩的露滴
承接仙人的淚泉
化作清明冷雨
紛紛揚揚灑滿人間

翻越籬笆的牽牛
涉過江河的水仙
擺脫嚴冬的百合
挣出污泥的白蓮
被憤怒喚醒的睡蓮
自冰山飛來的雪蓮

滙聚在一起
傾訴深深的懷念

懷念太陽的微笑
春風的温柔
蝴蝶的翩翩
懷念高山的屏障
大樹的蔭涼
清泉的甘甜

人們能够領會
花的哀慟
花的語言
一朵白花是一首詩
一團冷冷的火焰

在强烈的日光下
奇迹會出現
木芙蓉恢復了血色
嘩一聲燒紅了春天

快

原甸

時鐘
快上鍊
抹好油
快！
生銹的時間
重新出發

快！
老年人
不要唏噓
頭上的白髮
明天
無比美好

幼小者
會爬的
快——走
會走的
快——跳
快
要快！

快！
幼苗已經荒廢
老樹已經枯焦
一百年
太慢太慢

日子
要插上翅膀
時間
要上快馬
要用短跑的快速
追長跑的距離
要把高山
變成小丘
——跨
要把大江
變成小溪
——躍
要追電
要追光

要把時間
壓縮
壓縮
要用極限的大步
向前
向前

快
要快！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一日

秦松

歌九章

花

花朵終於張開了她歡笑的口
歌在春天的臉上
含着她的果實
噴着她的種籽
以她最美最美的
聲音　和她所有的顏色

葉

時間的脚步　輕輕地
輕的叫你聽不見　也看不見
葉以她鮮明的綠色的語言
告訴你時間的進行
她最懂得時間
也最懂得生命

種籽

種籽是最忙碌
也最勤快
她不管你看不看得見
時間到了
她就要生長
否則　她爲什麼要選擇綠？

就要破土而出
然後　她又踏上
風的行程
到處奔忙

果實

果實的收穫並不是爲她自己
當她成熟　就離開了
她樹上的家
這是她的「定律」
從金黃到橙紅
這是她的路

歌

歌　人人都會唱
只看你敢不敢開口
人人都有一支歌
歌不寂寞　也不可憐
老是把歌唱成哭哭啼啼
不像在歌　她會不耐煩
我們不是討飯的
職業歌手　我們不啼不哭
不去流浪　也不去流行

當歌揚起拳頭走上街頭
她不是去送葬　就是被姦淫
就是被迫得唱不出歌來的時候
她遊行過街頭　還要奔向戰場
張開她火的喉嚨
轟轟烈烈的唱　憤怒的吼
歌倒下去還有歌
我倒下去還有你

路

我站在青年和老年人的中間
路將隨着我們向前推進
路是我們的腸胃
路是我們的血脈
路是我們的頭腦
路是我們的神經
路是我們的體力

路在大地上如在我們的身體上
運動和思想　奔跑和飛躍

草

草把她細微柔弱的身體
鋪成綠色的原野　壘成
綠色的山峯和峯頂
給你臥　給你奔
給你踏　給你攀登
草也給你以她的意志
進入她的無際的綠色世界

旗

旗在我們的歌聲中升起
我們以旗的語言唱
旗是開在天空的花朵
花朵有很多顏色
旗也有很多顏色
我們的旗開着火的顏色

風

閃着星的光輝
在我們的頭頂上　飛
我們隨着她的速度　躍
風的聲音是她的名字
風的行動是她的形象
風起時必有風聲
風到處必有風浪
愁雲顏開　死水朗笑
衆樹歌動　萬葉起舞
這就是風的名字
風的風貌

一九七八，九，三十，在紐約。

海洋文藝社
新書三種

唱一支共同的歌
（詩集）　秦　松作
定價每册港幣四元

國際作家風貌
（散文）　何　達作
定價每册港幣五元

愛情的俯衝
（小說）　阮　朗作
定價每册港幣六元

隔着太平洋聊天

汪浩瀚

加利福尼亞眞的充滿陽光嗎
但我覺得，加州是充滿月光的
妳一定在月光下睡了很久了
所以妳潔白得好像一座玉雕
妳說妳喜歡住在加利福尼亞
只要飛越太平洋就來到中國
妳跨過太平洋像跨過小水窪
地球在妳翼下像一顆小泥丸
倘若地球也像地圖一樣平面
像地圖一樣，霧不濃風也不急
那我們就可以相約來到海邊
隔着一個太平洋喝酒聊天
昨夜我睡不着，偶然推開窗門
發現海的盡頭閃着一撮星光
是妳在那邊岸上把燈點亮嗎
從此我每夜寫詩都不再吟哦
怕我沙啞的嗓音吵着妳安眠
妳說妳常常都到海邊去游泳
從此我也常常在海邊徘徊了
看那些浪花有沒有妳的訊息
如果早知道妳就住在海那邊
我的想像就不會四處去遊蕩
早知道妳喝酒時是那麼豪放
我就更珍惜酒，不再獨自舉杯
說到酒，啊，自從妳走了以後
我竟然常常，變得很容易喝醉
唉，畢竟妳住得太遠太遠咯——
遠得使我惆悵，使我心頹……

王乃凡

黑龍江行詩草

霧晨闖小興安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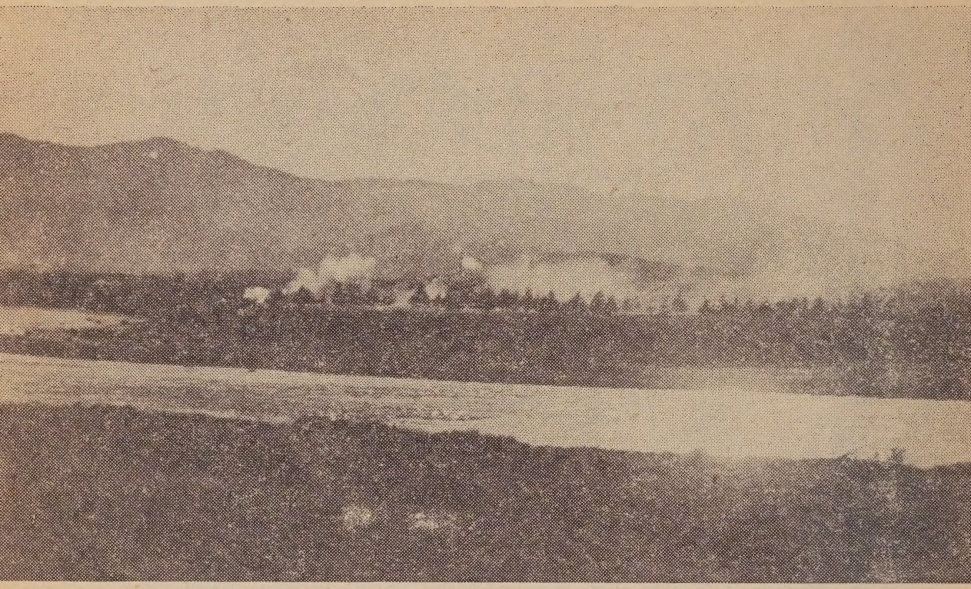
野霧茫茫不見山，但聞湯旺水潺潺；
盼來噴薄金烏出，滿目青葱不勝看。

訪伊春

望斷重巒紫燕飛，回春嶺上賦春回；
狂飆過後青山在，四壑芫花一夜摧。

林區感懷

登陟小興安，氤氳滿大山；
松濤聽不盡，楊李笑其間。



小興安嶺的山光水色　　作者攝

紅松

林中傲骨數紅松，偏喜深山伴棘叢；
日曝霜侵心更赤，全軀捐盡不矜功。

屯墾戍邊人

屯墾戍邊北大門，秋冬練武夏耕耘；
願將忠骨埋青嶺，換取家邦萬代春。

熊掌與魚

孟子徒呼口欲鮮，不該早出二千年；
安知野嶺多珍饌，熊掌與魚兩可兼。

大慶迎新陽

大慶平川闊，秋前白夜長；
更深何不寐，只爲賞新陽。

思嚴

第二十二講：北宋詞壇兩個代表人物

一

北宋詞學發展的第二個階段，就是以蘇東坡、柳永爲代表的時代，這一期間是詞學的創造期，大量「鋪叙展衍」的慢詞，就在這個期間出現。而柳永，正是這種慢詞的代表人，其影響也比蘇東坡爲大。

先說柳永，他可以稱得上是個專業詞人，一生除了作詞外，別無其他。他既不是詩人，也不是古文或散文家，更不是政客。他的一生，就在「淺酌低唱」中度過，在「倚紅偎翠」的妓院發揮他的創作才能。因而他的詞，淺近諧俗，也就是所謂「市井俚音」，流傳廣泛，影響也比任何詞客爲大。

柳永，生卒年代不詳，只知宋仁宗時代（一〇四五前後）他仍在世，景佑元年舉進士。宋仁宗喜愛儒雅，深斥浮艷虛華之文。柳永未應試之前，有一首《鶴冲天》詞，其中兩句說：「忍把浮名，換了淺酌低唱」。宋仁宗看到他的名字，問左右說：「不就是塡詞的柳三變

嗎？」跟着說：「何用浮名，且去塡詞。」就這樣一句話，柳永的進士因此掉了。後來他改了另一個名字，方能得中，也不過做到「屯田員外郎」。此後縱情風月，流連歌台妓院，與妓女做朋友。終生潦倒，死後無以爲殮，羣妓合資營葬他。他在妓女心目中，是個了不起的人物。他死後，每年春天，仍有不少妓女聯羣結隊，到他墓前拜祭，叫做「弔柳七」。

柳永初名三變，字耆卿，後改名柳永，柳七是他的外號。福建崇安人。這位「奉旨塡詞」的柳永，在政治上他是個失敗者，但在詞學方面，他是一個佼佼者。文人雅士們，儘管譏笑他的詞「俚俗」，但不得不承認他的影響力之大。黃叔暘說：「耆卿長於纖艷之詞，然多近俚俗，故市井之人悅之。」李端叔說：「耆卿詞，鋪叙展衍，備足無餘，較之花間所集，韻終不勝。」孫敦立說：「耆卿詞雖極工，然多雜以鄙俗。」不管這些雅人對柳永是彈是讚，可是，「世間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這一點，無論如何，不是批評柳永的人所能做到的。

柳永的詞，好在哪裏？我們試引他的《八聲甘州》這一首爲例：

「對瀟瀟暮雨灑江天，一番洗清秋。漸霜風凄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是處紅衰翠減，苒苒物華休。惟有長江水，無語東流。

不忍登高臨遠，望故鄉渺邈，歸思難收。嘆年來踪跡，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妝樓顒望，誤幾回、天際識歸舟。爭知我、倚欄杆處，正恁凝愁。」

這是柳永「羈旅行役」一類詞的代表作，詞中雖充滿了離愁的傷感，但他刻劃離人的感情，是有高度技巧的。他「能細細地分析出離情別緒的最內在的感覺，又能細細地用最足以傳情達意的句子傳達出來」（鄭振鐸語）這就是耆卿的「羈旅行役」詞最特別之處。

蘇東坡曾指出：「霜風凄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幾句，「唐人佳處，不過如此。」這就是說，柳永的寫景，比得上唐詩中最精彩之處。

我們再看他描寫風光景物的《望海潮》：

「東南形勝，江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雲樹繞隄沙，怒濤捲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煙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誇。」

這是描寫杭州景物的，傳說後來金主完顏亮，讀了柳永這首《望海潮》，羨慕錢塘繁華，因而加强他渡江進攻南宋的野心。這是傳說的誇張，完顏亮要滅南宋，不用柳永的詞，他也會渡江的。但是，從柳永這首詞來說，確實是替杭州塗上一層最美麗的色調。

從地理形勢寫到杭州城的富庶繁華，又從最下層的釣叟蓮娃，寫到了達官貴人的「千騎」「高牙」，是一種最有概括力和富於渲染的手法。這又可以證明，柳永的文采，不僅善於描寫「羈旅行役」、「倚紅偎翠」，也善於描繪風物。

二

慢詞不一定是柳永創始的，但到了柳永時候，他大力地予以發展，那是可以肯定的。《能改齋漫錄》說：「詞從南唐以來，但有小令，慢詞起自仁宗朝。中原兵息，汴京繁庶，歌台舞榭，競賭新聲。耆卿失意無聊，流連坊曲，於是盡收俚俗言語，編入詞中，使人傳唱，一時動聽，散佈四方。其後少游、山谷輩，相繼有作，慢詞大盛。」由此可見，慢詞是到了柳永手上，才發揚光大。不僅秦少游、黃山谷受到其影響，就是後來的周邦彥、李清照等詞人，也都受到柳永的影響。

慢詞與小令的差別，在於小令字數少，好處在不盡，在餘韻，也就是含蓄之妙。如《花間集》的代表作，都是若隱若現，可望不可即。慢詞在於「鋪叙展衍，備足無餘」，因而是長篇大作，可以盡情描繪，這是耆卿啟其端。特別是用

來描寫「倚紅偎翠」，「閨帷淫媟之語」，就更傳神了。且看柳永的《晝夜樂》：

「洞房記得初相遇，便只合長相聚。何期小會幽歡，變作離情別緒。況值闌珊春色暮，對滿目亂花狂絮，直恐好風光，盡隨她歸去。一場寂寞憑誰訴，算前言總輕負。早知恁地難拋，悔不當時留住。其奈風流端正外，更別有繫人處。一日不思量，也攢眉千度。」

這樣描寫男女思慕之詞，是柳永的特長，不僅綿纏委婉，而且把內心的情感完全傾瀉出來。更妙之處，柳永寫這類的詞章，數量不可謂不多，但他能以各種各樣的詞語，傳達出來，沒有雷同。我們再舉他的另一首《雨霖鈴》爲例：

「寒蟬淒切，對長亭晚，驟雨初歇。都門帳飲無緒，方留戀處，蘭舟催發。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咽。念去去千里煙波，暮靄沉沉楚天濶。

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

這同樣是一首描寫離情別緒的詞，可是，和前一首相比，完全不同情調，也沒有半句雷同的語言。可見柳永寫這類的詞，功夫確有獨到之處，非《花間集》《尊前集》的作者所得而比擬。

儘管廟堂文學的雅士對柳永嘖有煩言，可是，柳永的慢詞，是北宋詞壇的一個代表者，也對詞學的發展有一定的貢獻，這是不能抹煞的。

三

再說蘇東坡。

蘇東坡不同於柳永，他可說是個業餘的詞人，業餘者，非本業之謂也。蘇東坡是一代的文豪，愛博而無所不能，他是詩人，是古文學家，也是個不折不扣的大詞人，可說是多面手了。

蘇軾一生，詩名大於詞名，論者都以蘇東坡的詞，是一個別支，又有人說蘇東坡以詩入詞。江西派的陳師道就這麼說過：「以詩爲詞，如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

筆者以前在這裏曾寫過一篇《集儒、道、釋於一身的蘇東坡》，對蘇東坡的思想意識和他在政治上的遭遇，都有談過。對他的詩詞也有談及。這裏，只着重地談談蘇東坡在詞學方面的另樹一幟。

老實說，蘇東坡的詞，有其特獨的風格，不能拘泥於音律，對蘇詞作出了不正確的評價。奔騰豪放，是蘇詞中主要的一個特徵，然也有清鮮雋永，回味無窮的。論影響，蘇東坡沒有柳永那樣地普遍。論風格，蘇詞應該高出於柳永之上。

蘇東坡的詞，不同於花間派，也有異於北宋早期的其他詞人，和柳七更是不同情調。有人說，蘇東坡寫詞，是在作史論，或者是寫遊記，這說法當然不無根據，且看他最爲人傳誦的《念奴嬌》：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間如夢，一尊還酹江月。」

這不是像在寫史論嗎？從赤壁而懷念到周瑜，想到周瑜當年的雄姿英發，想到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也就想到人生如夢了。

這樣的詞，確是開北宋詞壇所未有的。但是，後來南宋大詞人辛棄疾，劉克莊等，正是從蘇詞中吸收養料，把詞學推進到一個新的境界。

說蘇詞像寫遊記，也沒有錯，看他的《江城子》：

「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爲報傾城隨太守，親射虎，看孫郎。　酒酣胸胆尚開張。鬢微霜，又何妨！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

這是蘇東坡在熙寧八年，密州太守任上所作，看來是在寫出獵的遊記，那種威風，確是使人心折。他在密州，並不

得意，所以他引用漢文帝遣馮唐持節去復魏尙官職的故事，將自己暗喻爲魏尙，希望朝廷能寄以重任。這又像在寫史論了。

不管寫遊記也好，作史論也好，人們總不能不承認，像「大江東去」，「老夫聊發少年狂」這一類的句子，把蘇東坡的豪放性格，完全顯露出來。

蘇東坡自己也承認，他不懂音律。他嘗說：「生平有三不如人。」意謂着棊、飲酒、唱曲三者。晁補之也說：「東坡居士詞，人謂多不諧音律。然橫放傑出，自是曲子中縛不住者。」這是公允的批評。只要有「橫放傑出」的句子，即使不協音律，也無傷大雅。

蘇東坡的詞，也不是一概都是豪放的，他也有不少清鮮靈雋的作品，像《卜算子》說：

「缺月掛疎桐，漏斷人初靜。時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却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這類的詞句，就非常清鮮脫俗，有一種靈秀之氣，和「大江東去」那種豪放的情感又有不同。黃庭堅稱讚他這首詞說：「語意高妙，似非喫烟火食人語。」意思是指詞中的清鮮語氣，非流俗之輩所能寫出來。

四

說蘇東坡的詞，多數不諧音律，這個可以；說它完全不能唱，那也未必。蘇東坡的那首《蝶戀花》，就是由他的妾侍朝雲譜成曲子而唱出來的：

「花褪殘紅青杏小，燕子來時，綠水人家繞。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　牆裏鞦韆牆外道，牆外行人，牆裏佳人笑。笑漸不聞聲漸悄。多情却被無情惱。」

《歷代詩餘》說：「東坡渡海，惟朝雲王氏隨行，日誦『枝上柳綿』二句，爲之流淚。……」又《林下詞談》說：

「子瞻在惠州，與朝雲閑坐，時青女初至（霜降）落木蕭蕭，悽然有悲秋之意，命朝雲把大白，唱『花褪殘紅』……」可見，蘇詞還是有可唱的，並非都不能唱。

鄭振鐸對蘇東坡的詞，有這樣的一段評語：「讀了這一類的詞，我們還忍說他須『關西大漢』執銅琵琶，鐵綽板來唱麼？還忍責備他不諧音律麼？」這是很公允的評價。

蘇詞有它自己的獨特風格，不能以「關西大漢」這樣的字眼來看待它，除了豪放傑出的一面，還有清雋細膩的一面。胡寅說：「詞在東坡，一洗綺羅香澤之態，使人登高望遠，舉首浩歌，超乎塵埃之外。於是花間爲皂隸，柳氏爲輿台矣。」稱讚蘇詞有上述的好處，那是公道的。但不能因此而將「花間」與柳七打入冷宮，說他是皂隸、輿台，這就有點犯了文人相輕，「入者主之」的毛病。

看來，蘇東坡也有這個毛病，他和當時的士大夫階級一樣，看不起柳七的詞。《高齋詞話》說：「少游自會稽入都，見東坡。東坡曰：『不意別後，公却學柳七作詞。』少游曰：『某雖無學，亦不至如是。』東坡曰：『銷魂當此際，非柳七語乎？』」

少游是秦觀的字，秦觀是蘇東坡的門下，他們這一派，看來在當時是看不起柳永的詞了。儘管這樣，秦觀在不知不覺之間，也學了柳永的風格，可見柳詞的影響力，是在蘇東坡之上了。

撇開門戶之見不說，我們承認，蘇、柳在北宋的詞壇中，是兩個佔有重要地位的代表人物。他們的處境和遭際完全不同，因而他們在詞的創作風格上也大大有異。柳永是所謂「羈旅行役」、「倚紅偎翠」的吟咏，和蘇東坡的「關西大漢」當然格格不入。但我們應該看到，南宋以後的詞人，不是走蘇東坡的路，就是跟柳永走。從這一點來說，可說是旗鼓相當了。

在宋塑面前

黃蒙田

聖母殿宋代雕塑侍女

這幾天一直沒有離開石窟和寺院。今天下午，和朋友們在那些動輒一千幾百年的槐樹下踏着秋陽漫步的時候，還是想着塞滿腦子不曾好好消化的神仙佛道形象。當我走進晉祠聖母殿，至少感覺到，從先前那些神仙佛道世界回到現實生活來。

這樣濃郁的生活氣息來自圍繞着聖母即姜邑其人的三十四個侍女。這些彫塑在差不多一千年前的北宋時代產生，我們在它面前呼吸到的不是那一股古色古香，眞實生活中的人蓋過了它。人們在這些侍女之前讚美的話不外是，多麼生動的彫塑呀。自然我也是這樣想。我站在這些

彫塑面前，愈看愈能在平凡中發現它不平凡的特色，愈看愈感到着迷。我已經是第二回看了，前回欣賞上的疏忽這回就集中在這上面。前回沒有得到的感受這回得到了——或者說沒有這回感受得那麼深。對了，這些彫塑多麼生動呀，只是我感覺到這生動兩字還不能概括它的最大特色。我必須追究這些彫塑作品何以會這樣生動的原因。

我站在那些侍女之前進行細緻欣賞，覺得她們雖則同是侍從宮女，但職責不同，因而反映於面部的情緒各別。我總覺得，我們面對着的是有血有肉屬於一個特定社會的現實生活中的人。於是我明白了一個道理，如果說這些彫塑非常的動人，那麼，其所以動人的原因首先是，彫塑家根據塑造的是現實生活中具體的人。在欣賞過程中，我習慣看看這個又看看那個，之後，回頭來看先前看過的一個，或者又看第三個。我體會到侍女有相同的，但相同中有很大的不同。人們以爲侍女的遭遇總是相同的，這沒有什麼不對，但看法較爲籠統，這三十四個侍女的職責、遭遇不同，因而內心世界各異。於是我又明了一個道理，塑像之所以生動是它根據現實生活中具體的人塑造，這些人不是孤立的一個人，而是很多類型相似的人的集中。彫塑家不是依照個別侍女，進行如實塑造，而是把相同職責或類似的侍女綜合起來塑造的，其結果便成了某種職責的侍女典型。人物既富於典型意義，作品生動了、深化了，通過這特定人物反映的生活就有深度了。

此刻面對着的是彫塑侍女。她們都是跟隨聖母的侍從，我們現在雖名之曰侍女，這是總稱，事實上她們職務不同，因而也決定了她們的身份有高下之分。在內心感情即反映於面部的表情上可以看到她們共同的遭遇，由於她們到底是侍從，不可能沒有小心謹愼、空虛苦悶、惶恐不幸的一面，在這一點上她們是一致的。當我的思路停留在這方面的時候，面前的侍女塑像似乎忽然活躍起來，三十四個侍女塑像恢復了原來的生命，低聲向我傾訴她們不幸的遭遇。她們在訴說，我們在這裏服侍主子起居飲食、梳妝打掃；在這裏掌理翰墨文印，輕歌漫舞。我們寶貴的青春埋葬在深宮裏，最後的命運是失寵無依……出色的彫塑家通過角色內心世界塑造出來的形象向我們說話，不，是訴說她們的悲哀、不幸，即使此刻她們儀容美麗，聽到她們愉快的笑語，但是不可避免地道出她們心靈的空虛、寂寞，道出她們最後的歸宿。彫塑在說話，其實是彫塑家通過他們的彫塑引導我們去想像。

每一個侍女的動勢都根源於角色此刻的內心活動。內

心感情深刻地反映於外表的任何細節，這些細節看到侍女在某種狀態下的情緒、神態、風度，而這些特點又回過來表達了角色的心理狀態。我對着一個應該是主人身邊較爲重要的捧印侍女看得較久，我之所以格外注意它正是角色神態上的微妙變化對侍女身份、性格所起的作用。侍女的動作很簡單：左手托着印盒，右手輕放在印盒側面。這簡單的動作引起一些聯想而產生複雜、豐富的內容。右手輕放在印盒上的動作似乎很平常，也顯得很不經意的樣子，但實際上這一動作的意義還不是加强左手把印盒托得牢以防意外，而是意味着這印盒此刻對她比自己的生命還重要。另外還有强調這一點的輔助條件：面部向前，眼睛微向下垂。面部向前同時是爲了可以向左右轉移，這是不是說明爲了便於她對四面八方格外留神呢？爲了她目前的工作必須如此小心翼翼。眼睛向下表示她分秒不離手上托着的印盒，這一點和雙手的動作相呼應，也表示她此刻謹愼到了近乎惶恐的程度。總的來看，這個侍女形象從外表就看到她是穩重、嚴肅的，內心却因爲負起這樣的重任而顯得担憂、顧慮以至驚懼，雖然在端莊的外貌掩蓋之下還是顯得含蓄的。如果說這是侍女的性格特徵，不如說是古代彫塑家對這個人物內心世界有深刻的體會和出色的藝術處理更恰當些。

我注意到一個侍女，身段窈窕，手握繡巾貼於胸前，頭向右側畧爲低垂，帶着嫻靜的含蓄之美。我不能明確知道她的職別，從那繡巾去猜想，這侍女很可能擅於歌唱舞蹈。我欣賞她表情的微妙變化。雙目畧向低處凝望，我們無須工匠上彩描劃的幫助，事實上每個幾乎相同的眉毛都畫得不高明，嘴唇也描得未免過份匠氣，但即使根本不上彩，我們也可以看到雙目正處於含蓄的嬌羞狀態。角度畧爲低垂而且固定了視點，正是說明這個意態並非做作而是出於自然。嘴的表情似笑非笑和眼部相呼應，身段畧爲傾斜和繡巾緊貼胸前的動作也是爲了調和前者，它的作用是烘托這個角色的溫文、嫻靜性格，這種性格往往是活潑的，但並不外露，從外表看不是立刻就能接受，必須從全面去看，才有可能領畧外表的微妙變化所表達這個人物的實質。

我忽然又想到，這個卑微的侍女至少此刻內心是充滿歡樂的，那是一種帶着天眞的歡樂。我是這樣想的：她沒有別的侍女世故，因此她沒有那一份埋藏在心靈深處的悲哀，由於她此刻還是在得寵的時候，她的神氣正好說明別人的不幸遭遇還不曾降臨她身上。這是想像，是我在塑像

面前經過細緻端詳以後的想像。我不知道別人的想法怎樣，我也不知道自己的想法對不對。我的想像依據是彫塑家創造一定程度反映人物性格特徵的藝術形象，通過它加以意會、聯想甚至想像形象以外更多東西。其實，藝術形象時常無形中規定或引導觀衆往一定方向思索或想像的。

中國彫刻藝術經歷了黃金時代的唐朝以後，由於石窟佛寺修建大爲減少，石彫藝術也相對地減產，這時除了木彫和銅鐵鑄像，彩塑即彫塑上彩便大爲流行，在題材上也離開仙佛的束縛回到現實生活來。晉祠的彩塑便是這樣的產物。這些侍女既然是現實生活中的人，我們也就看到適應這種對象的表現方法，目的是爲了更生動地表達人物的感情和性格，也爲了使形象更趨於完整。從這一角度出發，我格外留意欣賞彫刻家對綫條的運用。放眼看去，每一個塑像都有如同行雲流水般流暢的綫條交織運行。唐以前的石彫那種平刀刻成帶裝飾性起着稜角的綫條沒有了，代替它的是柔和圓渾起伏綫條，爲了表達物質的質感，綫的運用相當程度寫實——當然比眞實的東西還是簡潔的。綫條是活的，爲了它刻劃衣物、飄帶、披巾等是依附於活人身上，因而要求這些東西也是活的，自然那些綫條也是活的綫條了。

綫條的運用是彫塑表現方法的一部分。在這些彫塑來說却是重要的一部分。人們首先欣賞那些侍女的不同神態和在不同運動狀態下的肉體變化，這沒有錯，如果放過了欣賞彫塑家在表現這些人物時怎樣運用綫條，雖然不是錯過却是很大的損失，事實上綫條往往是構成形象的主要條件。我第一次看這些彫塑時被生動的神態和鮮明的性格深深地吸引住，放過了別的部分——至少是看得不那麼細緻，由於還不曾認識到它的重要性。當我重訪晉祠的時候，就付出較多時間去欣賞彫塑家如何用綫條表現侍女的肉體而成功爲美妙的身段。

綫條主要存在於衣褶。我留意到，綫條在這方面的重要任務不是表達衣服和裝飾物的形，而是它披在不同的肉體上所顯示出來的感覺。肉體決定了衣服外表的是肥瘦和運動狀態，彫塑家運用綫條以表現衣服褶紋的體積感、輕重感和運動感。我注意到侍女的衣服由於衣褶綫條的準確，使我們感覺到它是緊貼在飽滿的肉體上，如肩膊、胸脯、臂膀；是懸空而並非貼着肉體在飄蕩，如裙脚、腰帶、飄帶；同樣是泥土塑造的形象，它依附在肉體或空懸時的體積、輕重、質地，我們强烈地感覺出來。我又注意到，不論刻劃衣褶或形體，每一根綫條都有來龍去脈，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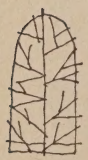
這樣來也就必然這樣去，這樣去一定有這樣來的原因，那原因是決定於身體的姿勢，而姿勢又決定於身體處於怎樣的運動狀態。一條下垂的披巾在膝前作環形，它根源於披巾在雙肩上繞過背後而產生這樣的造形，而胸前雙手又對披巾的下沉力量作了攔截，這就對膝前的環形結構起着決定性作用。這裏的綫條有起點有止境，有造型美上的必然根據。披巾是披在活人身上，連披巾的本身也是活的。

我不知道在聖母殿停留多久。愉快的藝術欣賞總是使人忘記了時間的消逝。當旅伴們提醒我應該離去的時候，還要在一定的距離以無限依戀的心情對那些侍女彫塑再看一遍。這時候有些離奇的幻覺在眼前湧現，我彷彿聽到一陣少女幽幽私語，有哭泣一般的低訴，有無可奈何的太息，也有快樂的歡笑。我彷彿看到靈巧、美妙得像舞蹈一樣的動作，也看到碎步悉索有聲地行走抖動着裙脚……每一個彫塑都在動着。我說彷彿聽到和看到，那是說這不是眞實，是感覺，是彫塑家創造的藝術形象引起我有這樣的感覺。

走出聖母殿，信步到殿側傾斜四十度角的周代柏樹榦旁的磚欄上坐下來。老樹滿園，濃蔭與樓閣、泉水掩映，一片蒼鬱。難老泉就在前面，泉水從地下湧出，水面平滑如鏡。在這樣優美的境界裏，我依然想起那三十四個侍女彫塑。眼前看到的是老樹、泉水、大殿，心裏想起的是她們的感情、神態和打扮，她們的遭遇、歡樂和不幸。好的藝術品令人一再深思，令人長時間回味。我忘不了這些彫塑，更忘不了這些彫塑作者，雖然當年他們的待遇是卑賤的，工匠照例沒有被記下姓名。雖然如此，我們總是要感謝送出這許多出色彫塑的無名彫刻家的。

離開晉祠，陪同參觀的朋友送我們上車，他說，「歡迎你們再來。」對我來說，這句話的意義不是一般的交際辭令，我是要第三次來的。這地方有些什麼具有這樣大吸引力呢？回答很簡單：就是那三十四個侍女塑像。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九日



在放詩把

——徐志摩的

一

也許這也是一種偶然。

偶然你看到這本雜誌，偶然你翻到這篇文章，偶然引起了你的興緻，你就這樣看下去了。

看完之後，你還會記得麼？

我絕不會這樣說：

你記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這是徐志摩，寫在他的《偶然》一詩中的話。

徐志摩寫了許多令人難忘的詩，尤其是這一首《偶然》。雖然他說：「最好你忘掉」，但是人們卻偏偏記得。

這首《偶然》寫得好，前後兩段採取了同樣的結構，長短句結成一首輕輕地蕩漾着的節奏，蕩漾着，蕩漾着，蕩漾在人們長久的回味中，有一種非常飄逸瀟灑的美，傳達出一種飄逸而又瀟灑的情懷。

有一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學校外課程，講《聞一多與徐志摩》，班上一位少女給我寫了這樣一段話：「我喜歡徐志摩的詩。兩年前，我遇到一次情感上的打擊，全因爲看

時代裏衡量

《偶然》和《海韻》

何達

到他寫的《偶然》，才使我渡過了那個難關。」

是麼？我們也許應該感謝徐志摩這一首《偶然》，使我們的憂愁與痛苦，都能夠像輕烟一樣地飄散。

這一首詩很短，讓我們抄在下面吧：

我是天空的一片雲，
偶爾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訝異，
　更無須歡喜——
在轉瞬間消滅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記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這交會時互放的光亮！

一九二六

在這首詩裏，徐志摩用了兩個譬喻，把你我之間的關係，比作雲影在波心的一掠，亮光在海上的一次交錯。然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眞的能夠這樣飄忽、輕淡？了無痕跡麼？

在現實生活中，一個人常有千絲萬縷把他聯繫在人間

世上。當一個人對生活懷抱着熱烈的深情的時候，對一事一物都會戀戀不捨。唯其如此，多少人把自己火熱的感情與旺盛的生命，投射在所接觸的人和事上。

除非眞能像《偶然》一詩所寫的那樣無所用心，才能像浮雲一般地掠過這個世界。果眞如此，那我們平日的言行、工作、交往、奮鬥，以及改善生活與改造社會的一切努力，就變成了毫無意義。

就在徐志摩寫詩的那個時代，有一種跟徐志摩所寫的完全相反的感情，在熱烘烘地照亮了大地，點燃了千千萬萬的嚮往光明的心。這些心是這樣地執着，這樣地認眞，這樣地持久，這樣地有力。

這樣的一顆心，即使你跟他偶然相遇，他也會對你久久不忘，相遇時那一放的光亮，也會永遠使彼此懷念，互相記取，長留溫暖在心頭。

當我們讀到聞一多的《奇蹟》的時候，我們就看到這種鍥而不捨的執着，像一股强烈的巨火，一燒就是幾個世紀。

在《奇蹟》一詩中，聞一多寫的是一種嚮往至高至上至美的比烈火更旺更强更熱的感情。

這感情，決不是一掠而過的雲影，決不是一閃而逝的亮光，而是堅持幾生幾世也不減退降低的高溫。

《奇蹟》的內容太豐富也很曲折。在這裏我們只談作者的執着。爲了要一個「整個的，正面的美」，他就這樣地等着：

> 我便等着，不管等到多少輪回以後——既然當初許下心願，也不知道是在多少輪回以前——我等，我不抱怨，只靜候着一個奇蹟的來臨，總不能沒有那麼一天讓雷來劈我，火山來燒，全地獄翻起來撲我……害怕麼？你放心，……

當我們一遍一遍地讀着聞一多的《奇蹟》，我們的感情，不但不會像雲影一樣消散，像閃光一樣短暫，我們的心靈也不會變得那麼鬆弛，無力，飄忽，……我們的感情會更凝練，更凝練，更堅强，更堅强，更熱烈，更熱烈，更勇敢，更勇敢，不怕雷劈，不怕火山來燒，不怕整個地獄都翻起來撲打我們，而我們的熱望自幾個輪回以前就開始，一直到幾個輪回以後，也不放鬆，也不消散。

詩，有時就有這樣大的感染力，或者使你化成一陣輕烟，一抹雲影，或者使你變成一隻火炬，一座火山。

在徐志摩與聞一多之間，你何取何捨呢？

二

聽，歌聲又響起來了。男聲，女聲，高音部，低音部，唱得那麼和諧，那麼動聽，一聲聲的呼喚，一聲聲的感歎，一聲聲的應和，連空氣都像海波在蕩漾。

這是一九七八年的十二月，合唱團唱着的是徐志摩的《海韻》。

那是徐志摩二十年代的詩，有了趙元任的配曲，半個世紀，不斷地在音樂會中演唱。

徐志摩的《海韻》，也是一首名詩，有了趙元任的配曲，更加容易流傳，如今又在大會堂的音樂廳蕩漾起來了。

「女郎，單身的女郎：
　你爲什麼留戀
　這黃昏的海邊？——
女郎，回家吧，女郎！」
「阿不；回家我不回，
我愛這晚風吹；」——
在沙灘上，在暮靄裏，
有一個散髮的女郎——
　徘徊，徘徊，

這是《海韻》的第一節。全詩一共五節，寫的都是這個女郎，這個在海邊徘徊的女郎。

全詩五節，都採用同樣的結構，同樣的反覆，但每一節都有一些變化，在一呼一應中，一步步向前發展，十分適宜配曲，十分適宜演唱。

這一邊，聲聲呼喚着：「女郎，回家吧，女郎！」幾乎每一節都向女郎提出警告：

「那天邊扯起了黑幕，
這頃刻間有惡風波，——」
「聽呀，那大海的震怒，」
「看呀，那猛獸似的海波，」

但是那一邊，一次次都說：「阿不，回家我不回。」爲什麼？請聽她說：

「我愛這晚風吹！」
「大海，我唱，你來和！」
「……你看我凌空舞，
學一個海鷗沒海波……」
「……海波他不來吞我，
我愛這大海的顛簸！」

千萬不要以爲這一首《海韻》是在歌頌讚美這個女郎的勇敢，儘管前面曾經叫她一聲「胆大的女郎」。

在第四段的結尾，不是分明地這樣地寫着：

在潮聲裏，在波光裏，
啊，一個慌張的少女在海沫裏
踉蹌，踉蹌。

在沙灘上，這個少女在歌唱，在旋舞，可是「在海沫裏」，她就「慌張」了！

慌張了之後又怎樣？這詩的第五節像感歎，又像問難：

「女郎，在哪裏，女郎？
在哪裏，你嘹亮的歌聲，
在哪裏，你窈窕的身影？
在哪裏，呵，勇敢的女郎？」
黑夜吞沒了星暉，
這海邊再沒有光芒，
海潮吞沒有沙灘，
沙灘上再不見女郎，——
再不見女郎！

能說這是讚美麼？這是惋惜，這是感歎，這是哀悼，這也是悲傷，詩中「勇敢的女郎」這幾個字，跟着的是一個問號，在這反問中蘊含着的是一種責備：「叫你回家你不回！」現在你的歌聲呢？你的身影呢？沒有了，什麼都沒有了。

因此，在逐步地分析了之後，班上的同學們都說，這詩是一種優雅的恫嚇，警告那些離家出走追求理想的女孩子們。不要以爲大海不會吞沒你，當大海震怒時，你就會被海潮吞沒的。

在那個時代，有無數的少女，離開家庭，去追求理想，去創造光明，投身在大風大浪裏鍛練。

在那個時代，千萬的青年的男女，都在高唱着高爾基的《海燕》中的名句：

「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吧！」

高爾基的《海燕》給青年人們帶來了多麼大的鼓舞，但徐志摩的《海韻》卻聲聲催促着他們：「回家吧！」

「回家吧！」

回家麼？家裏有溫暖，家裏有安全，家裏有幸福，家裏是精致的鳥籠，是暴風雨中的庇護所，是鋪着天鵝絨的軟床。

然而就在這一點上，聞一多唱着的卻是另一種歌。

請看他的一首千人萬人喜愛的《靜夜》：

這靜夜，這燈光漂白了的四壁；
這賢良的桌椅，朋友似的親密；
這古書的紙香一陣陣的襲來；

要好的茶杯貞女一般的潔白；
愛嘴的小兒接呷在母親的懷裏，
新聲報導我大兒健康的消息……
這神秘的靜夜，這渾圓的和平，
我喉嚨裏顫動着感動的歌聲。
但是歌聲馬上又變成了咀咒，
靜夜！我不能，不能受你的賄賂。
誰希罕你這牆內尺方的和平！
我的世界還有更遼闊的邊境。

從聞一多看來，無論家裏是多麼幸福，多麼寧靜，但也只是「牆內尺方的和平」那是沒有什麼可稀罕的。而牆外的世界是多麼遼濶！

在這首《靜夜》中，表現了作者對於廣大人羣的關懷與熱愛，並且對那些沉溺於小我的感情，疾首痛心地指責道：

最後是讓這口裏塞滿了沙泥
如其它只會唱着個人的休戚。

最後作者以激烈的情懷肝胆相照地喊出這樣響徹千古的宣言：

幸福！我如今不能受你的私賄，
我的世界不在這尺方的牆內。
聽！又是一陣炮聲，死神在咆哮。

三

看一首詩，要把它放在時代裏衡量，才知道它究竟起了什麼作用。

五四運動之後，中國大陸，已經甦醒，千千萬萬的青年，都在揚鞭躍馬，投身在民族解放的狂濤巨浪裏，拋棄小我或離開家庭，獻身給光明，給理想，把自己的熱力，向艱難，向困苦，向危險，撞擊出美麗耀眼的電光雷火。

在那個時代，是誰教導着青年們要認眞、要執着、要堅持不懈地熱愛生活，追求理想？

又是誰在青年的耳邊，輕輕地唱着催眠的歌，要他們把什麼都看得很淡，都看成無足重輕，無可無不可，把他們的火熱的情懷與旺盛的生命，都化作輕烟，化作雲影？

是誰在咀咒着那「牆內尺方的和平」？又是誰聲聲呼喚叫那些走出來的青年快快回家呢？

儘管《偶然》與《海韻》是兩首寫得不錯的詩，我們還要能夠一眼看穿它的意義。

一九七八，十二，十七

通道上的祝酒

（南非）艾倫·帕頓 作
李昕 譯

這個短篇選自《非洲，回來吧！》(Come Back, Africa!)，作者艾倫·帕頓（Alan Paton）是南非著名的作家，他在這個短篇裏以驚人的洞察力寫出一個南非白人的矛盾心理：他是屬於少數具有自由思想的白人，他同情黑人，對黑人的才能也感到佩服，他從心底裏渴望與黑人接觸，但却無能打破傳統的圍牆，正是這道圍牆使他變了睜眼瞎子。作者從這樣一個側面去反映南非的社會，既無激烈的詞句，也沒有驚心動魄的場面，但是看後却使人感到這是對種族歧視無可辯駁的有力的控訴。

——譯者

一九六〇年南非聯邦舉行週年慶祝大典時，發生了一件轟動全國的大事：那就是最佳塑像的一千英鎊獎金的獲得者竟然是一個叫做愛德華・西理的黑人。他那名爲「非洲的母親與孩子」的塑像不但得到讚美，而且也觸及了南非白人的良心，看來，這次得獎會令他名聞國外的。

他的塑像之所以被接受，完全是由於政府工作上的疏忽，因爲政府的政策是一切慶祝和競賽活動都必須實行種族隔離，而塑像評議委員會由於在參加競賽的條件一項漏寫了「只准白人參加」幾個字，而受到私下的譴責。但據說，一位高層人士曾經說過，如果西理的塑像眞是無可爭議地最好的話，就應該得到獎金。於是，評議委員會決定，這一千英鎊獎金將於周年大典結束的羣衆大會上，在頒發其他獎金的同時授與愛德華・西理。

奇怪的是，這個決定竟然得到不少白人公衆的支持。當然了，某些有勢力的團體却發出抗議違背傳統政策的呼聲，甚至還有恐嚇的消息傳來，許多得獎白人會因此而拒絕受獎。結果呢，危機沒有發生，因爲該彫塑家「不幸不能參加盛會」。

「我覺得担當不起。」西理調皮地對我說：「我的父母，岳父岳母，我的牧師決定了我會担當不起，最後我自己也這樣決定了。當然了，馬祖斯和素拉，還有其他的人都要我親自去領獎，但是，我說：『老朋友，我是個彫塑家而不是示威者。』

「這種白蘭地酒眞是好極了，」他繼續說：「特別是盛在這些大杯子裏更有特色。這是我第一次喝這樣大的一杯，也是我第一次這樣優游地喝白蘭地。在我家鄉阿蘭多，你必須要有鋼鐵般的喉嚨，把頭一仰就往口裏倒，否則警察就會來的。」

他又對我說：「我一生中，這是第二次喝白蘭地。你想知道第一次的故事嗎？」

你認得在白蘭地斯街上的那一間亞拉巴斯特書店嗎？在競賽之後，他們問我能否讓他們展出我的作品。他們用了整整一個櫥窗來展出塑像，鋪上白色的絲絨作背景，還加上一些讚揚的話。

不知爲什麼，我怎麼也不能使自己再回轉去看看那個櫥窗。從我的寫字樓走到火車站，有時也會經過那裏。當我看到那些人站在那裏觀看時，我心裏眞高興，但是我也只有斜着眼睛掃它一眼。

後來，有一個晚上我工作得很晚了，走到那裏時，幾

乎街上都沒有人了。於是我想我可以到櫥窗前看看，自我欣賞一番。我一定是有點自我陶醉了，因爲我突然發覺自己身旁竟然已站着一位年青的白人。

他對我說：「老兄，你覺得它怎麼樣？」你是知道的，我們是難得被人稱爲「老兄」的。

「我正在看呢，」我回答。

「我住在附近，」他說：「我幾乎每個晚上都來看看。你知道，那是你們的一位兄弟的作品，知道嗎？他叫愛德華·西理。」

「知道。」

「這塑像眞美，」他說：「看看那母親的頭部，她愛自己的孩子，但她又像在警惕着什麼。你明白嗎？就像守衛者一樣，她知道孩子的一生不會輕鬆。」

他歪着頭。更仔細地打量着塑像。

「他爲了這個塑像得到一千英鎊，」他說：「對你們的兄弟說來，這就是一大筆錢了。不過，我祝他幸運。你可不大走運，對嗎？」

接着，他很知心地對我說：「老兄，你想喝一杯酒嗎？」

說老實話，在晚上這樣的時候，我可不想喝酒，而況是和一個陌生的白人一道，加上我還得趕車回阿蘭多呢。

「你知道我們黑人必須在十一時離城，」我說。

「花不了多少時間的，我就住在轉角那裏。你講南非語嗎？」

「從小就講，」我用南非語說。

「那麼我們就講南非語好了，我的英語並不好。我叫蘭斯拔。你呢？」

我不可能告訴他我的眞名，我就說我叫華加利沙，住在阿蘭多。

「華加利沙？我可從來沒聽說過這樣的名字。」

這時他已經開步走了，我只好跟着，雖然心裏並不情願，但也沒有別的辦法。這就是我的弱點，我從來都無法拒絕別人的邀請，這一點，你很快就會明白的。我們還不能說是並肩而行，但他也不是走在我的前頭，而且看來他絲毫沒有不自在的感覺，也沒有朝四面張望，看看有沒有人看到我們。

他對我說：「你知道過去我想幹什麼嗎？」

我說：「不知道。」

「我想開一間像剛才那一間一樣的書店。自從我能記憶以來，我都是這樣想的。我小時候，也有一間自己的小

書店，」他自嘲地說：「確實是有一些書籍，不過，有些是我自己寫的。我的運氣不好，我還沒有唸完書，父母親就去世了。」

他轉而問我：「你受過教育嗎？」

我有點不樂意地回答：「受過。」我眞笨，這樣回答自然又引來別的問題。

眞的，他接着又問：「高等教育嗎？」

我也是不樂意地回答：「是的。」

他更進一大步地問：「獲得學位嗎？」

「是的。」

「是文學嗎？」

「是的。」

他深深地吐了一口氣，發出長長的一聲「啊」。我們到達了他的住所，馬祖卡大厦，這間大厦可不是那類豪華住宅。我很高興看到走廊沒有人，因爲說實話，我並不感到自由自在，在這樣的地方，除非得到朋友的保護，否則，我是不放心的，而他却是個陌生人。電梯就停在樓下，門上寫着「黑人不准內進」。蘭斯拔推開電梯門，招手叫我進去。他感到緊張或不自在嗎？直到今天我還不知道。我走進電梯，等他捺電鈕。他舉起手指，但沒有捺下，却以一種誠實的、毫不自私的妒忌目光看着我說：

「你眞幸運，得到文學學位，這正是我過去所希望得到的。」

他搖搖頭，捺了電鈕，我們倆沉默無言，一直到電梯停在高層，在我們走出電梯前，他突然說了這麼一句話：「如果我有一間書店，我也會給那人一個橱窗的。」

我們走出電梯，沿着水泥走廊走着，也許該叫通道吧，只有一面是牆，空氣新鮮，下面就是白蘭地斯街，另一面則是一扇扇的門，沒有人性的門。你可以聽到收音機和人們的聲音，但看不見一個人。我可不喜歡住得那麼高，我們非洲人喜歡靠近大地。蘭斯拔在一扇門前停下來對我說：「我一下子就出來。」他開門進去了，也沒再把門關上，我聽到裏面有人聲。我想他是在告訴他們誰在門外。過了一分鐘左右，他出來了，手裏拿着兩杯紅酒，他顯得很熱情，而且面露笑容。

「對不起，沒有白蘭地，只有紅酒。祝你幸福。」

我眞的沒有想到我會在通道上喝酒，我不但有你現在的想法，而且還想到這些沒有人性的門，很可能其中一扇會突然打開，有人看到我在白人住宅大厦內，看到我和蘭斯拔違反國家的喝酒法律。惱怒就會使我擺脫如此尷尬的

場面，但是，你知道，我可不輕易發怒。其實，就算我是個壞脾氣的人，對着這樣一個特殊的人，也難得生氣的。我是想離開，但又不能夠離開。我記得每當我講了一些反對白人的話時，媽媽就對我說：「孩子，別講這樣的話，要講自己眞正的話。」她一定能理解爲什麼我會接受一個白人在通道上遞給我的酒。

蘭斯拔問我說：「你認識這個西理嗎？」

「我聽說過，」我回答。

「我想見見他，」他說：「想和他談談。」他又解釋說：「心對心地和他談談。」

一位年約五十歲的婦女從內房出來，拿着一碟餅乾，她微笑着向我彎腰鞠躬。我拿了一塊餅乾，但是，就算把全世界的金錢都給了我，我也絕不肯對她說那麼一句卑賤的「感謝，夫人。」我也不想用英語向她致謝，因爲她講的是南非語。於是，我冒了一下險，用南非語中慣常用的向同等地位的人致謝的一句習用語「謝謝」。要知道，某些南非白人往往就因爲這句禮貌不週的話，就把黑人一拳打倒的。

但是在這裏却沒有人揮拳把我打倒，而那位婦女只是微笑鞠躬。蘭斯拔突然用一種綳得緊緊的、像是來自遠處的聲音說：「我們的家鄉眞美，但是她却使我心碎。」

那位婦女用手握住他的手臂，輕輕地喚着他的名字。

接着，另外一位婦女和一位男士，年紀相仿，走出來站在蘭斯拔背後。

「他是學士，」蘭斯拔對他們說：「你們覺得怎樣？」

第一位婦女又再次微笑着向我鞠躬。蘭斯拔像是很不痛快似的說：「我想請他喝白蘭地，但却只有紅酒。」

第二位婦女說：「我想起來了，蘭斯拔，你跟我來吧！」

她走進房間，他跟着她。第一位婦女對我說：「蘭斯拔是個好人，有點怪，不過人很好。」

而我呢，則認爲整個過程都叫我難以理解，就像瘋了似的，一個白人竟向家裏的人褒獎一個黑人，而這些陌生人站在走道上看着我，好像他們很想碰碰我，但又不知怎樣動手才好。但我理解那一位老向我微笑鞠躬的婦女，所以我對她說：「我看得出來。」

「他每天晚上都去看那座塑像，」她說：「他說只有上帝才能創造如此美好的東西，因此上帝一定在這位創作者的身上。蘭斯拔渴望能見到他，和他談心。」

她回頭看看房裏，然後降低了聲調對我說：「你不明白嗎？那是因爲塑像是一位黑人媽媽和黑人孩子。」

我對她說：「我明白。」

她轉向那位男士，指着我說：「他是個好孩子。」

蘭斯拔和另外的那一位婦女回來了，他拿着一瓶白蘭地酒，他高興得笑了，對我說：「這可不是普通白蘭地，是法國的。」

他讓我看看瓶子，我心裏急着要離開那裏，但又不得不看！原來是一瓶干邑白蘭地。他轉向那一位男士說：「叔叔，你記得嗎？你那次病倒，醫生說一定要喝高質白蘭地，而店裏的人說，這就是世界上最好的白蘭地。」

「我得走了，」我說：「我得趕火車。」

「我會送你去車站，」他說：「別担心。」

他爲我，爲自己倒了酒。

「叔叔，」他說：「你也喝一杯怎麼樣？」

那位老人說：「可以嘛。」就走進房間去拿杯子了。

蘭斯拔向我舉起酒杯說：「祝你幸福。」

那眞是好酒，我從來沒喝過這樣好的酒，但我却眞想離開那裏。我站在走道上，喝了蘭斯拔給我的白蘭地。接着叔叔回轉來，拿着一個酒杯，蘭斯拔給他倒了酒，叔叔也向我舉杯。我們全都心懷好意，可是我時刻都在等候着那些沒有人性的房門打開，也許他們也像我一樣吧？這我可不清楚了。也許當你渴望與別人接觸時，你就管不了那麼多了。我就以在家鄉阿蘭多喝酒的速度喝完了我那一杯白蘭地。

「我得走了，」我說。

蘭斯拔說：「我送你去車站。」他喝完了自己那一杯，把酒杯交給叔叔，我也這樣做。叔叔對我說：「晚安，孩子。」第一位婦女說：「願上帝保佑你。」另外一位婦女則微笑鞠躬。於是蘭斯拔和我乘電梯到樓下，再上了他的汽車。

他開着車對我說：「你剛才懂得我的意思嗎？」我知道他在尋找一個問題的答案，我想回答，但又不可能，因爲我不知這個問題究竟是什麼。

「你指什麼呢？」我問。

「就是我說的家鄉很美，」他說。

是的，我懂得他的意思了，而且，我也知道，他很想接近我，碰碰我，但又做不到，因爲長期處在黑暗中，他已經變瞎了。而我想，這眞可惜，因爲如果人永遠不互相接近，終有一天就會互相殺害。很可惜他瞎了，不能接近我，因爲黑人再也不會接近白人了，有時接近了，也不過是一種意外，就像當黑人創造出像「母親與孩子」這類東

西的時候。

他對我說：「你在想什麼？」

我說：「想很多事情。」由於自己無法表達，我眞感到喪氣，因爲我知道他很想我能給予他一點什麼。我感到他退縮了，是生氣？失望？感到受損傷了嗎？我不知道。他把車停在車站正門，我也沒告訴他，我不能從正門進站，我下了車，對他說：「謝謝你這樣招待我一晚。」

「他們喜歡招待你，」他說：「你難道看不出來嗎？」

我說：「是的，我看得出來。」

他頹喪地坐在汽車裏，就像一個肩負着解決不了、也不可理解的憂愁擔子的人一樣。我很想伸手碰碰他，但我却想到要趕火車。他說晚安，我也說晚安，互相敬了禮。他在想什麼只有上帝知道，我却在想，他就像一個穿着鐵鞋的人參加賽跑，總弄不懂爲什麼自己跑不動。

當我回到阿蘭多，把這件事告訴我妻子，她哭了。

——一九七八，十二，中旬譯。

七絕三首

吳其敏

羊城贈詩人蘆荻

海角當年殷盜火；天南此日切融冰。
會將旗下高歌意①，更向峯頭邁一層！

①《旗下高歌》爲蘆荻詩集，一九四九年人間書屋出版。

口占一絕呈胡希明老

省識「三流」真健者①，十千沽酒作詩人。
彌天風雨霜寒重，不礙梅姿野鶴身。

①「三流」爲胡老曩日在港著作所用筆名。蓋自謙也。

廣州懷魯迅先生柬曾敏之老

魯翁珠海倚戈時，卓行嘉言備載之①。
半世風濤踪跡在，甘棠以爾倍湛思。

①曾老著有《魯迅在廣州的日子》一書，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此生不變

·謝君誼

湘秀看過了信，就習慣地遞給丈夫智均，丈夫親嫟地握了握妻子的手，笑着說：「他對你眞是一往情深啊。」

湘秀安詳地說：「瞧你眞是！」

智均把妻子拉到身旁，愛憐地說：「湘秀，你眞好！」

湘秀啐了他一口：「又逗我開心了。」

智均輕輕拍着妻子的肩頭，不時撥着她的秀髮：「秀，你想念一聲嗎？」

妻子點了點頭。

「他眞是一個好人，我也以曾經有這樣的情敵爲傲呢。湘秀，他到現在還不結婚——」

「他也眞的該結婚了。」

「他也許遇不到第二個湘秀呢。」

「智均，這些事，我們第三者乾着急也沒用的。」

「湘秀。」

「嗯。」

他倆相互手握手的靠着沙發，他們相互深情凝視，自然而親嫟。像一雙熱戀中的情人，又像新婚夫婦，其實，他們結婚已經二十年了。

二十年是個不短的日子，踏進中年的智均已不復當年俊朗了。

湘秀也發胖了，還是少女的時候，那廿二吋的小腰，何等婀娜，現在已添了個八吋。她臉部的皮膚已經有點乾了，再不油光水滑地。只有在她微笑的時候，那掀起的嘴角，那淺淺的笑渦，還帶點當年的憨態。

丈夫的愛憐，朋友的關心，使她安詳而平靜。

他們夫婦唯一的缺憾，就是還沒有養下一男半女。他們也去醫生處作過了檢查，二人都正常，健康，但就是結不了胎，眞是沒有辦法的事。

湘秀有時會覺得負疚不安，智均就輕輕的拍着她：「我有你這個女兒就夠了。」

湘秀也就笑了，她是一個愛笑的女人，因爲她是一個易於滿足的女人。

她深愛自己的丈夫，她覺得自己來臨這個世界，就是爲了作智均的妻子的。

當然，她也懷念一聲，一聲對她的關懷，愛護，使她覺得沒有比做女孩子更幸福了。

一聲那雙眼睛可眞動人，他那如點漆的眼珠，在望人的時候，像噴火一樣，熱得使人要窒息。現在想起來也忍不住心跳呢。

她靠在丈夫身旁，想的却是另外一個男人，但，有什麼要緊呢？她心靈澄清如白玉，沒有半點邪念。只是要她不再想一聲也很難，雖然他們沒有見面已經十年，但友情的絲早繞在心間，是斬不斷、理還亂的。

十年不見了，一聲是否風采如昔？

還記當年，自己輕喚一句：「一聲，」他就飛奔而至。自己可慢條斯理的說：「誰叫你了？我只是想說一聲大叫呀。」他就傻兮兮的搔着後腦勺。

他爲什麼還不結婚呢？還會是爲了自己嗎？自己都結婚二十年了。他回來一看自己就好了。他的信老是說：「小湘秀，智均一定把你寵得更愛嬌了。你們幸福，我也開心。願你們百年如一日都無災無難。幸福的鳥兒將永不離棄你們，而你也像翠鳥一樣輕盈可愛啊。」

輕盈，可愛？他一聲那裏知道當年的小鳥，已變作大象了。

他一回來，看看眼前人，想想夢裏人，美好的形象也煙消雲散了。那麼，他的「感情生活」應該重新開始了吧？

他四十多歲了，也應該成家立室了。

智均眞是個好丈夫，從來沒有拂逆過自己。有他在身邊，心裏就踏實。她覺得自己什麼也不懂，已步入中年了，什麼人情世故，一概也不知不理。還是一片少女情

懷，有時丈夫會憐惜地說：「湘秀，沒有了我，你怎麼辦呢？眞不放心你。」

她聽了丈夫的話，就像聽一個笑話一樣，覺得無關痛癢。丈夫是不會變心的，怎麼會「沒有了他」呢？丈夫健壯如牛，死神見了他都要繞路而走呢。

想到這裏，她身子更貼緊丈夫了：「喂！喂！」她親嬉地喚着智均。

「傻女孩。」丈夫輕撫着她的頭髮：「我去躺一會，不知怎的，頭有點不舒服。」

「嘿嘿，有人想撒嬌了。」湘秀慧黠地瞪着丈夫：「學得眞像，經驗豐富嘛。好了，好了，給你金像獎就是了。」

「不，湘秀，你摸摸我的額頭。」

「哎呀，均，你的額頭怎麼這樣冷？」湘秀叫了起來。

「我……」智均只說了一個字，就軟倒在沙發上，像一堆爛泥一樣。

「智均，智均。」湘秀叫了起來。

只見智均臉色青灰，口吐白沫，再也不能吐出片言隻字。

湘秀猝然遇到這樣的變故，一時也不知怎麼辦。她哭也哭不出，叫也叫不出。手脚又不聽使喚，她心裏一急，也就昏迷過去了。……

到她醒來，她已在無邊的黑暗裏，她開了燈，才記起是什麼一回事。

智均不光是額角冰涼，他全身也已經冰冷了。難道他就這樣死了？不會的，他答應過照顧自己一輩子的，他可是一個守信的人啊。

還記得戀愛中的時候，他每天不是給自己一封信就是一首詩。自己笑他傻，他還佻皮地說：「你是一個好姑娘，怎能『人而無信』？」雖然此「信」不同彼「信」，但自己答應他的求婚，除了他的深情，那不絕的書信也居功不少呢……

救傷車來了，智均給抬走了。

智均再沒有醒來，他死於腦充血。他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失信於妻子。如果他死後能言，他當會說：「湘秀，我對不起你，我何嘗願意離開你一刻啊。」

智均埋在又冷又濕的泥土裏，湘秀的心也隨之下葬了。她雖然不願意接受這個事實，她不時這樣想：「智均跟我玩玩吧了，他故意躲起來，使我好找。」

然而，當晨早，她習慣地喚智均起床的時候，再沒有

人答應她了。

當黃昏，再沒有人和她並肩而坐，她再不能依傍着智均那强壯而温暖的胸懷了。

當晚間，再沒有人握着她的手，跟她笑語温存了。

她就知道自己一次又一次欺騙了自己。她就開始接受了這個事實。

一秋又一秋過去了，她雖然不再流淚，但她無時或已地懷念着丈夫，想着他的種種好處。她有時也自慰地想，能和智均同甘共苦了二十年，上天對她也算不薄了。

一聲來信是更多了。他痛心智均的早逝，更憐惜湘秀在孀守，他信裏字字眞誠，使人有如看到他那顆赤誠的心。湘秀冰雪聰明，豈有不明弦歌的雅意？當她讀到一聲不日回來的訊息，就不知是喜是悲了……

機場。

湘秀終於見到了分別十多年的一聲了。他的頭髮還是那樣烏潤，眼睛還是光采奪人，舉止還是那樣從容自信，不同的是更多幾分成熟的瀟灑。

一聲眼中的湘秀又怎樣呢？

她憔悴了，枯黃了。那頭曾給自己稱讚了不知多少次的秀髮也變得乾、硬了。那淺笑梨渦也躲藏起來了。只有，只有那雙曾經使他念念不忘的眼睛，雖然減却神采，却還是那樣深藏智慧與柔情。

她再不是輕盈的小鳥了，但在他眼裏，她依然是美麗的，依然帶着那種天生的驕傲。

他眞想立刻把她擁在懷中，當然，這與慾念無關，只是多載單思，迫使他有這樣的衝動。但由愛生畏，面對湘秀，他無論如何是不敢放肆的。

「一聲。」湘秀只喚了一聲，眼淚就掉下來了。多少委屈，多少傷心，都盡在這一聲呼喚中了。

「湘秀。」一聲握着她的手：「這些日子眞是苦了你了，但人死不能復生，不要多想了。你再這樣傷心，智均有知，也會不安的。」

「嗯。嗯。」湘秀抹乾了淚痕，苦笑說：「對不起，我也不想這樣的，只是，只是，一聲，我……」

「我明白的，回去吧。」……

一聲住在湘秀家裏。

別人的閒言閒語，他們是不放在心上的。

湘秀無微不至的照顧着一聲，一聲對她也是憐惜有加，他們的一舉一動都自然而親切，像一對生活了多年的夫婦，但有誰知道，他們只是一對知己良朋。

一聲告訴湘秀，他決定不再回外國了。

湘秀說：「一聲，你也應該成家立室了。你年紀也不少了。」

「你眞的一點也不明白我？湘秀，除了你，我再不會跟任何人結婚的。」一聲認眞地說。

湘秀雖然知道他深愛自己，但這話由他口裏說出來，還是禁不住心弦顫抖。她强笑道：「一聲，你又開玩笑了，我又老又醜，不再是以前的湘秀了。」

「秀。」一聲正容道：「你這樣說，不是小看了人嗎？我一聲是那種貪圖美色的人嗎？而且誰說你老了？醜了？在我眼中，你還是當年那個孖辮女呢。」

「一聲，沒有可能的。」

「有什麼不可能呢？湘秀，我沒有妻子，你沒有丈夫，難道還會有人反對嗎？智均也希望你下半輩子幸福啊。而且，你眞的忍心讓我永遠孤獨下去嗎？」

湘秀伏在沙發，哭了。

一聲給她哭得心亂如麻，不知怎麼辦才好，只好輕拍她的肩膊說：「別哭，別哭。就算我沒有說過這樣的話好了。我不該迫你，都是我不好。」

湘秀抬起了頭，揩乾了淚痕，抽咽着說：「不！一聲，你的好意我全知道，只是我『曾經滄海難爲水』了，再沒有人能使我忘記智均的。一聲，我不是那種『君生日日說恩情，君死又隨人去了。』的女人。當然，這和封建禮教無關。夫死重婚是合理合法的事。只是我不能忘記他啊！就像，就像你沒有一刻忘記我一樣。你解不開你感情的結，我又何曾解得開自己感情的結。我只是你的朋友，你且忘不了。何況智均是我相處二十年的丈夫呢？他令我刻骨銘心啊。一聲，你明白了沒有？」

「我—明—白的。只是，湘秀，你不是太執着了嗎？智均雖然短命，看來，他是比我幸福得多了。」

湘秀苦笑了一下，揮筆寫了四個字，遞給一聲，說：「這是我的心裏話，你如果再胡思亂想，我們就連朋友也做不成了。」

一聲看着紙上所寫的是：「此生不變。」他知道今生今世，他都要孤寡一人了。湘秀是「此生不變」。自己又何嘗不是呢？感情，眞是很難解釋的啊，是苦是甜，只有身受者才能感受。

他們是痴是傻，也是說不明白的，他們還有悠長的歲月，他們眞的堅持下去，不再改變初衷嗎？讓時間來給答案吧。

——一九七八，十二，十六。

色情酒店

張君默

一

朱嘉文經過酒店大堂的服務台，又走近去問：

「有我的電話沒有？」

「沒有。」

「電報呢？」

「也沒有。」

她還是有點不放心，拿眼睛去看櫃枱背後那一列鑰匙龕。五〇一號龕內，果然沒有什麼字條留下。

她有點失望，掠一下長而蜷曲的髮絲，朝珊瑚餐廳那邊走過去。

她才走開，高鼻子短頭髮的女服務員噘噘小嘴，不屑地說：「一天問十幾次！」

「你猜她是幹什麼的？」她的同伴朝朱嘉文的背影望一眼，看見那件米色束腰中庸大衣下面，露出一段鵝黃色裙子，款擺着消失在餐廳的珠簾子裏，不免有點羨慕那雙修長勻稱的小腿；那線條好美，走路時，又是微微扭動着臀部和腰肢，多性感。

「你以爲她會是正經人？」短髮女郎哼了一下鼻子。

「一個人來，住一個大房間已經好幾天了，像是在等什麼人，很着急的樣子。」說話的女孩沉吟着。心裏很羨慕這位香港來的女客，漂亮得令她有點嫉妒。那麼時款的一件法蘭薄呢絨大衣，一條鮮黃的帶褶裙子，在台北，算是在專賣貴價洋貨的拍賣行，別說她積半年的薪水也買不起，根本見也沒見過。當然啦，不是意大利貨便是法國貨——她痴痴地想。

朱嘉文走進餐廳，站在入口處掠着頭髮，環視了一匝，眼波正好跟金小川碰在一起，便抿着豐滿的嘴唇兒一笑，俏皮地輕瞇一下眼睛，輕盈地一轉身，便到水族箱旁坐下去。

金小川正與周百祥坐在卡座裏，懶散地抽着煙，此時精神一振，也跟朱嘉文報以一笑。看着這妞兒坐下了，便神秘地指點一下，告訴同伴：

「哈！正在講她，她就來了！」

周百祥色迷迷地托一下眼鏡，往朱嘉文那邊斜了一眼，「就是她？」說完，很感興趣地轉過臉去張望。

他們只能看見女郎的秀髮和小半截肩背，還有尖尖地豎着的兩根手指，像玉葱一般，夾着一根香煙。穿制服的女侍應，正在跟前替她倒咖啡。

「是一流模特兒身材哩！」

「是不錯！」周百祥把身子探前去，壓低着聲音問道：「你眞的玩過？」

「誰騙你！」金小川得意地說，「你問我早上爲什麼忽然失了踪，現在明白啦？——幸好我有先見之明，到她房間之前，先把錢都留下，身邊只帶着千把塊錢！要不然，後來她對着我哭哭啼啼的，一時動了惻忍之心，那就破費大了！」

「眞的還對着你哭？」

「七情上臉，眞的像梨花帶雨！她說她等不着朋友，現在連房租也成了問題——」

「你相信她啦？」

「哈哈！你當我是三歲小孩！」金小川憋憋嘴，「出來花天酒地，會這麼耳朵軟才怪！後來她看見我沒什麼錢，只要了我一千塊，給我留下幾百。」

「反而是她同情你了！」

「眞便宜！又是一流服務！你知道，在這裏酒店進出的女人，公價是二千。」

「我看她跟那些本地的女郎有些不同。」周百祥艷羨地，又拿眼睛往水族箱那邊瞟，看見她正在簽賬單。簽完

後，挽了手袋站起來，一甩頭髮，那姿態美極了，還看見她那隻性感的耳朵，戴着個金色的大耳環。

金小川仍在興致地叙述：「這個妞兒，關上了門就變了另外一個人，千依百順，洗澡、按摩，什麼花樣都跟你耍——你要不要跟她聚一下？」

這突如其來的一問，叫周百祥楞住了。便瞪着燙燙的眼睛問：「你說，我？——」

「是的，」金小川眯眯眼，「臨走的時候，她叫我有朋友就介紹一下，希望我的朋友可以幫她一個忙。」

「她眞的這麼說？」

金小川正待往下談，抬眼便看見周百祥的太太打完電話走回來，忙說：

「你太太回來了！讓我替你去約一下她。」

傍晚，金小川很合作，跟彼得張一起，陪了周太太到西門町去逛百貨公司，周百祥佯稱有點頭痛，要留在酒店睡一覺，等他們回來，才一起出去聽音樂。

太太走後，他依了房間號數去找，故意迴避着管房侍者的注意，當他叩開了房門的時候，還是給侍者在櫃枱那一頭看見了，令他有點兒不快。

日間所見的端莊女郎，這時換了一襲淺藍色的半透明睡袍，看見他，抿嘴一笑，拋個媚眼便伸手把他牽進房裏，俏皮地說：

「怕給太太發覺不是？鬼鬼祟祟的！你們男人，總是背着太太做的好事！」

周百祥調笑說：「誰告訴你我怕太太！」一下子就把她摟進懷裏。

隔了一層輕紗，觸手是一個曲綫玲瓏的胴體。鼻子和頸項這時給那些蜷曲的髮絲搔得癢癢的。一股清幽幽的，女性的氣息沁進他的呼吸裏，叫他感到驀地興奮起來。

嘉文輕聲叫起來：「噯唷，你要弄斷我的肋骨不是！」

他喘息着。

等他鬆了手，女郎便從他的手臂間掙脫出來，用挑逗的目光凝視着他，輕咬着下唇，嘴邊帶一朵魅惑的笑，伸手把他引到床上去。

許久許久，他疲憊地從床上爬起來。

他要洗個澡，女郎本待幫忙他，這時他覺得已經太滿足了，不再需要，只想在浴缸裏泡一泡，休息一會。

過了許久，他披了大浴巾從浴室出來，覺得房間裏異

樣地岑寂，心中疑惑，拿眼睛找了一下，才看見女郎仍是穿了那件紫色睡袍，小貓兒一般，豎着兩個膝蓋，蜷縮在沙發裏。

他開始穿衣服。

「我要走了。」他說。從銀包裏抽出二千塊錢，放到粧枱上。「是你的。」

女郎驚醒似的抬起眼，看看那叠鈔票，怯怯地說：「先生，能不能多坐一會？我們大家是朋友，所以有些事情想跟你說說。」

周百祥立即起了警覺。

「那裏是兩千塊。」

「我知道。」她站起來，走近去靠到他肩膊上去，拉他在床沿坐下，「我有些困難，能不能幫我一個忙？」

他仍然在結着領帶，裝着冷淡的神情，悶着聲音問道：「什麼事情？我還有事，約了朋友。」

朱嘉文的聲音很黯啞，低着頭，淚水掉到手背上。

「這個女人眞會做戲！」他看着那幾滴晶瑩的眼淚，這樣想。他實在不耐煩聽下去。

「我本來到台北來等一個朋友，已經六天了，他還沒有來，我帶的錢又不多，現在欠下了酒店幾天房租，還簽下了一些餐廳的賬單。」

「你朋友爲什麼不來？」

「我不知道，」她幽幽的說，「打過幾次電話到香港去，又沒辦法跟他聯絡得上，已經託了一位女朋友找他去了。」

「是男朋友？」

「嗯——我看，他一定出了事情！不然，約好了我先來幾個小時，他隨後就來，可是——」話再說不下去，却嚶嚶哭了起來。

周百祥這時走去打開衣櫥，把外衣拿出來。

「酒店已經催了我幾次要結賬，可是我那有錢！我只想立刻回香港去，不要再留下。」

「再等一下吧，」周百祥對着鏡子梳理頭髮。「也許他已經在飛機上了。」

「不會的。我眞的耽心他不知出了什麼事情，不然，電話電報也該有一個打給我——」她看着他很匆忙的樣子，着急地問：「你不能幫我一個忙嗎？」

「小姐，」他說，「我帶來的錢已經用光了，明天便要回香港。」

「你的朋友呢？可以想個辦法嗎？我只想你借我一萬

塊，結清了房租，買張機票。回到香港我會還給你的。」

周百祥心裏生了點厭惡的感覺，她看來一定是當他是個傻瓜，會聽她的。但他不想拆穿她，只是爲難地說：「這個——是有點不容易，我在這裏也沒幾個朋友。」

他說完，沒再聽見對方說話的聲音，微感詫異，回過臉去看看，只見女郎低着頭，垂到前面的一綹長長的秀髮給輕輕掠到脖子後面，臉頰上却有些淚水，把一些髮絲粘住，怪性感，怪可憐兒的模樣，竟又挑起了他要再親一下的衝動。

但他沒走近去，生怕這樣更不容易脫身。

「我最近好倒霉！」女郎自怨自艾般說，「總是碰上不好事情！」

他走到門邊高聲說：「眞對不起，我又幫不了你什麼！」

她抬起眼，嘴邊帶一朵悽然的微笑，「你已經幫忙了！」

他聳聳肩，本來要說「這是你該得的！」但是把話嚥回去，只說：「再見！」

「再見！」她回答。

周百祥走後，她起身把那叠新鈔票放進手袋。把粧台上的化粧燈亮了，對着鏡子補點粉。心裏很亂，想着要是可以在一二天之內，多接待幾個男人就好。這時有人在叩房門。

她走去把門開了，眞不高興，外面出現了兩個人，一個是酒店經理，另一個站在他身後的，是青年的管房，大家都叫他做小曾。

「眞不好意思，朱小姐。」

這位中年經理一派結實敦厚的樣子，勉强做出一副禮貌和氣的樣子。他的眼睛落到她那寬鬆的睡袍上，剛好從背面投來一些光亮，便隱約看見裏面那個苗條姣好的胴體。裏面沒穿什麼。

小曾也目灼灼地盯住她。

她本能地雙手交抱着肩頭，臂膀緊緊地交叠在胸上。

「胡經理，我知道你是要催我結房租，」她現出惶急而抱歉的神情，「可是我那個朋友——呃，你請進來坐一下，好不好？我不是故意的，讓我把事情跟你說一下。」

「我在忙。」胡經理搖搖頭，「你要是還不大方便，這樣好不好？——」

「怎樣呢？」

「我想請你合作一下，暫時搬到五二六號房間去，我

們剛來了幾個熟朋友，別的房間又全租光了。」

「你們不是可以把那個房間給他們嗎？」

「那是個單人房間。再說，你也不用負担那麼大！」胡經理說着，轉過去吩咐身邊的管房：「小曾，你等一會幫忙一下朱小姐。我們十點鐘要房間用。」

「知道了。」

二

「你是金先生他們的朋友吧？」朱嘉文替彼得張解着襯衫的鈕子，仰起臉，柔聲問他。

彼得急不及待的，便將她擁進懷裏。

「你怎麼知道？」他敷衍着問。

她伏在他的胸膛上。「在餐廳裏面，我看見過你們在一塊。那個女人是誰？」

「是老周的太太——哈哈，我知道老周來看過你，是不是？」

「嗯！」她漫應一聲，耳朵貼到彼得的胸膛上聽了一下，噗哧一聲笑起來。

「你笑什麼？」

「我笑你怎會心跳得這麼厲害！」

彼得這時只覺得渾身火燙燙的，衝口說：「好熱！這裏像是沒冷氣！」

「我看，一定是給關掉了，壞了也說不定！讓我過去把窗開一下。」

彼得不讓她去，要她到床上去。

房間的空氣實在太悶熱，雖然今天外面天色很陰沉，到底還是個攝氏三十三度的仲夏。

兩個人這時已經渾身濕透，朱嘉文連頭髮也滿是汗水，身子底下的床褥，像是火燙燙的，身體貼着身體，是一種又膩又熱的不好感覺。

彼得這時像是個衝線完畢的田徑手，喘息着，嘴裏喃吶道：

「熱死人了，熱死人了！」

朱嘉文爬起來，走去把落地窗帘後面的大玻璃窗打開，望一下外面暗沉沉的街景，心裏很煩燥。

回到床上，她拿毛巾替彼得揩着汗水，歉然地說：

「眞不好意思，我本來是住五〇一號大房間的，現在這個房間這麼小，又碰巧空氣調節壞了。讓他們迫着搬到這個房間，也是迫不得已！我本來是在等一個朋友，可是

他現在還沒來，已經一個多星期了——」

彼得張早在金小川他們處聽過她的故事了，還知道她在香港是幹賣唱的。

「熱死人了，我要洗個澡！」他跳下床去，也把她拉了起來，說：「來，一塊來！」

房間本來已經狹小而齷齪，她不知道這家這麼高尚豪華的酒店，會有些這樣的小房間，遷進來的時候，她便覺得委屈得想哭，但是管房的小曾問着聲音告訴她，這個房間一天只收八百元租金，比起那個大房間，便宜了六百元，也就沒有話說了。料不到這樣的天氣，連空氣調節也沒有了，怎麼攪的？這酒店是採用中央冷氣系統的呀，難道其他房間也沒有了空氣調節？不會，一定是那個小曾在攪鬼，要不，便是經理吩咐他這樣做，好迫她走。

她越想越有氣，好容易等彼得洗完個冷水淋浴，才穿好衣服，又已經揮着汗，喊着熱，急着要出門。

她換上一條碎花百褶法國眞絲裙子，長長瘦瘦的脖子上綁一方紫紅絲巾，絲巾一角飄飄的垂到左肩上，襯衫外面，披一件人造毛裏子的束腰中庸薄褸，臉上化了淡粧，又在耳背和胸口上灑一點香水，把那隻長長的鱷魚皮包夾在腋下，走出房間去便要找小曾，要發點脾氣，質問他們是不是存心爲難她。

她在甬道上轉來轉去，到處張望，許久都看不見那幾個管房。傍晚開始值班的，應該是小曾，她最不喜歡小曾那種鄙夷地看她的態度，早上連開水也不送一瓶進她房間來。

最後她長長地嘆了口氣，想着這個鬼房間，別說那些喜歡她的男人不肯進去，算是她獨個兒，今晚也休想有一覺好睡。

正想間，看見小曾捧着一大叠草綠色的床單，從電梯出來，她連忙追上去，喚道：

「小曾哥，小曾哥！」

小曾瞥她一眼，只用鼻子哼了一聲，仍然望前面走。

她一邊追上去，一邊着急的說：「怎麼我的房間沒了冷氣？熱得不得了，我看不是壞掉了吧？」

「嗯！是嗎？」小曾只是漫應着。

她趕緊追上去，喘息着，看看小曾要開門走進一個房間裏，這個房間的住客剛走，他是進去換床單。

她忽然想起了一個辦法，忙說：「小曾哥，你等一下，我有點東西要送給你！」她說着，便低下頭去，把手提錢包打開。

小曾停下來，蹙着眉心在看她。

她把七、八張一百塊的鈔票塞到小曾手上。「許多事都麻煩你，眞不好意思！」嘴裏說着，又再在錢包的角落處找出一隻打火機，一塊塞到小曾手上。

這不是她自己用的打火機，她自用的是金朗臣。送給小曾的金色新花的登喜路，是龐元法自己買的，上一次，他們在香港的怡東酒店相會，他匆匆地跟她溫存了一會便走了，走的時候留下了那隻打火機，她便替他收進手袋去，說好了這次會面還給他。

在香港的時候，龐元法總是很忙，生意的事和應酬都很多，又很惦記家裏；難得的是，他會約她到台北來，也像幾個月前一樣，可以一起親親愛愛的同住一個禮拜。

小曾知道這種牌子的打火機很值錢，在台北，五千塊也買不到，霎時眉毛一揚，連聲說：「謝謝，謝謝！這麼漂亮的打火機！」

「小曾哥，請你幫個忙，看看我房間的空氣調節是不是壞了，要是的，可不可以替我換個房間？」

「噯，沒問題，沒問題，你放心出去好了。是出去會朋友吧？我向你保證，你回來的時候，我已經替你修理好！」

她聽得心中高興，「那麼，拜託你了！」

「那裏的話！」小曾說着，眉開眼笑地，把那隻金光燦然的打火機看了又看。

三

第十天，夏日的驟雨下完一場又一場，到了黃昏，暴雨變成小雨，更是淅淅瀝瀝的下個不停。

這兩天，朱嘉文比較忙，床頭小几上的電話總是不停的響，有時半夜，也有個把男人喝得醉醺醺的來敲門。

前兩天，她才結了萬多塊錢的房租和餐廳的賬單，還欠下四千幾塊，她只想早早賺夠了，再買張機票就飛走。她再也不耐煩待在台北了。香港那邊不知出了什麼事，竟然連女友安妮也沒電話打來過，龐元法就更不必說了。

她不信他是故意捉弄她，或是躲避她，雖然他不一定很愛他，她知道他的事業心很重，又很愛他的太太和家庭，但他喜歡她是眞的，常常稱讚她懂事，又很欣賞她的胴體，說她結實得像個十六七歲的少女，事實上她已經二十五六歲了。每一次跟她在酒店幽會，雖然他總是很匆忙，不能逗留得太久，但每次他都表現得很瘋狂，他還

說，他有過幾個女人，只有她才可以令他這樣顛倒和衝動。

她跟他的認識也很偶然，她認爲眞是緣份。她一向只在小夜總會裏唱歌，從來沒有人請她到像樣一點的夜總會去。她也不强求，知道自己還夠不上到大夜總會去唱的水準。偏是那麼巧，去年初冬有一個下着小雨的晚上，她的一個很熟的女朋友，有了個在大夜總會唱歌的臨時合約，那一晚害了感冒，不能上班，叫她去替着唱幾首歌，她起初不大敢，但經不起慫恿，便壯着胆子去了。當晚在台上唱完第四首歌，便有侍者送給她一張紙條，打開一看，原來是一位客人寫的，請她無論如何賞個臉，到他們的枱子上來喝杯酒。那個寫字條的人，便是龐元法。

龐元法是個五十幾歲的商人，令她傾心的，是這個男人很敦厚，樣樣講實際，並不諱言他很需要年輕漂亮的女人，還說他不曾虧待過任何一個相好的女人，對她也是一樣，不再喜歡她的時候便會告訴她。她覺得這樣很好，她也不再是那種夢一樣的少女年紀了，能夠有個老實的男人讓她倚靠一下，便有點小船暫時繫上了碼頭的踏實感覺。

交往了這半年，他們大家也沒向對方要求過什麼，她沒有侈望他會送她許多禮物和金錢，他也沒管她交男朋友，直至她應約獨自來台北跟他相會之前，他在電話裏面跟她說：

「嘉文，我看我是有點愛上你了。」

她聽得心裏高興，便問：「爲什麼會這樣覺得？」

「我也不知道。就是想問問你，要是你願意，就讓我照顧你，不要再出去唱歌了。你不是說過你其實也不很喜歡唱歌嗎？」

她聽得有點疑惑。「我當然求之不得！你是說，你打算負担我的生活？」

「是的，我想買一層樓給你住，以後你就過一點正常女人的生活——不過，你不願意我也不會勉强你。」

這眞是件意想不到的事，叫她感動得要哭了，一時說不出話來。

「嘉文，你怎麼不說話了？不願意是不是？」

「噯，不是！」她激動得聲音也抖了，「元法，我現在只想哭！」

他的心一寬，笑道：「傻女孩！——這就行了，詳細的事，等我們在台北見了面再商量，反正時間多的是。」

掛了電話，她獃獃的坐了許久，淚水不斷掛到腮幫底下去。等到獃夠了，便興奮地撥電話給安妮，告訴她說自

已馬上便要去台北。

那些花天酒地的男人很奇怪，玩過好玩的女人，像嚐過好菜式，總是在別的男人面前誇讚渲染一番。在太太面前裝得一本正經的周百祥，背了太太，便口沫橫飛的講開了：

「起初金小川說我還不信，要蕩的時候，會令人受不了，可是哭起來，又是眞的有眼淚。啊，那個梨花帶雨的模樣，你要是心腸軟一點，袋裏有多少，就會給她多少！」

聽的人心裏癢絲絲的，舐着乾乾的嘴唇問：「那麼，你給了她多少？」

「小川才給她一千，我沒虧待她，給了二千。這是公價。」

他說的沒錯，從每天下午一二時開始，便見酒店裏面流鶯處處，她們年青漂亮，體態修長，濃粧淡抹都有，長髮短髮也有，在電梯裏會向人映一下眼睛，甜甜的招待一聲：「您好！」要不然，在廊上經過身邊，便向人回眸一笑，喜歡她的男人，只要搭訕一句，便可以告訴她自己的房間號碼，過一會，她就會來輕輕的叩你的門，進門就嫣然一笑，冶蕩地咬一下嘴唇，拋一個眼波，切着貝齒嗔道：「眞是個討厭鬼！」

這是中上等的貨式，誰都知道，公價是二千。

聽的人不免又有點好奇，問道：「不過，像她這樣，老遠從香港跑來，在大酒店開個房間做生意，划得來嗎？」

第三個便反駁道：「你沒聽老周說，她會編故事，又會演戲和掉眼淚？只要哄上一個半個心腸軟的，哈哈，那就一本萬利！」

聽的人便領悟的點着頭。

周百祥一派回味無窮的迷忽表情，說：「別說二千塊很值得，在香港，你花上四五百，還要哄她笑哩！」

朱嘉文便是這樣，豎了口碑，在酒店裏面，艷名不逕而走，男人們都想尋個親近的機會。

這天夜裏，她在房間裏面，正接待着另一個聽過故事的男人。

一連好多天都是陰沉天氣，叫人不耐煩，這時，窗外又是傾盆大雨，雷聲滾滾而過，她看着那個男人得了滿足，臨走還要摸一把她的胸脯，不禁昇起了很深的寂寞感，說：

「外面下這麼大的雨，再坐一會好不好？」

那男人無可無不可，在床沿坐下，掏出香煙來，一邊抽一邊看她梳頭髮，等待着聽她的「故事」。

「這樣的晚上，一個人，我覺得有點害怕。」幽幽地，像是說給自己聽。

他往烟灰缸中彈一下烟灰，心想，老套故事快入題了。

「你不覺得嗎——噯，你們是男人，當然不同。」停了一忽，聽不見那人說話，便往鏡子裏瞟他一眼，只見那個男人聳聳肩膀。

電話響起來。她蹙一下眉頭，想着必又是那些尋芳的酒店住客的電話。今夜她情緒很低落，實在不想再去應酬那些貪得無厭的男人。

電話響了許久，她才懶洋洋的走過去拿起來。接綫生告訴她，是香港來的長途電話。她一聽，便興奮起來，不知道打來的會是安妮，還是龐元法。

她激動的等待了一會，電話接通了，是安妮。安妮的聲音低沉得叫她感到意外。

「是嘉文嗎？」

「是的，安妮！」她尖着聲音叫起來，着急的追問：

「怎樣了？找到他沒有？」

「嘉文，你聽着，我還是剛才知道，是個不好的消息——」安妮停頓了下來，好讓她有個時間作思想準備。

她聽得心裏一跳，忙問：「是什麼事？快說！」

「他死了。」

她張大嘴巴怔住了。

「還是幾天前的事，聽說是心臟病，送進醫院，過不了兩天就死去了。今天晚上大祭，明天出殯。」

她的腦門轟隆地一聲響，有點昏眩，身子幌了幾下。

「嘉文，你怎麼啦？——我知道你一定會很傷心，你還是回來吧。」安妮說完，等了一會，還聽不到她的聲音，便深重的嘆了口氣，說：「事情眞想不到！早點回來吧。你怎不說話？不過，算啦，回來再談吧。」

她失神地擱上電話，默默的坐在床沿，臉色一片蒼白，目定口呆的樣子，使在旁邊看着的人覺着奇怪，他摔掉煙蒂再看時，淚水已經凝滿了眼眶。

絕望在她心底昇起。

他疑惑地端詳了她一會，咂咂嘴，蹙起眉頭，最後聳聳肩說：「我走啦！」

「噯，你等一等！」她忽然氣急的喚住他。

他回過臉來看她，是好奇怪的一張臉。

「你有錢嗎？能不能借過一萬塊？」

他搔着頭皮，想着老周的話眞沒虛假。

「我要馬上回香港，眞的要馬上回去！」

他這時已下了狠心，搖了搖頭說：「唉！小姐，來到台北，我早就床頭金盡啦！」

她看見他快要走出門口，便帶着淚，惶急的追上去。

「眞的不可以？請你幫我一個忙，我眞的要馬上回去！」

「讓我想想看，回頭再給你電話！」他把門反手帶上，透了口氣聳一下肩，搖一下頭，便迤邐地離開。

房間靜寂了下來，這時，頭頂又滾過一串雷聲，雨很急地打在窗玻璃上，沙沙作響。

她失神地跌坐在床沿，兩隻手交叉着放到大腿間，耳畔恍惚昇起了這樣幾句話：「這樣的雨夜，一個人，眞想去死！」這是「霧之旗」裏的女主角說的吧！

窗外起了一下亮得刺眼的閃電，照見了斜斜的雨絲，對街的參差屋頂，又像一張褪了色的照片。閃電過後，一切又沉進黑暗裏，玻璃窗上反映出她寂寞的影子。

遠處，又響着疏落的雷聲。

四

這場雨很猛，直至午夜才停止。

雨停後，金小川和另外兩個朋友從夜總會出來，他的兩個朋友都有了女伴，是剛才坐在音樂吧枱旁邊，看安東尼彈琴的時候結識的，已經講好了，可以跟他們回酒店去。

金小川有些微酒意，看着兩個朋友擁着他們的女伴，消失在酒店長廊的盡頭，心裏不免昇起了寂寞感。

他說過會再去看朱嘉文的，現在正是時候。他回到房間，立刻便撥了內綫電話，叫接綫生替他接到朱嘉文的房間去。

沒有人接電話。他便去洗澡，在浴缸裏泡了一會，再叫接綫生接到朱嘉文的房間，接上了，那邊仍然只是嗚嗚的響。

浴罷出來，今夜感到出奇的寂寞。他點了煙，在房間內走來走去，像一頭困獸。最後還是決定到下一層去問一問。

這層樓值夜的，仍然是小曾，但小曾說整晚像是沒見

過她。

「會不會是睡了？」他問。

小曾有點不耐煩，「要是已經吃了安眠藥，是很難叫得醒的，不過，你試去敲門看看。」

金小川便去敲門，許久都沒有反應，有點疑惑，說：「會不會已經回香港去了？」

「不會吧，她還欠了房租沒有清結！」

小曾嘴裏這樣說，心裏倒生了疑慮，生怕她眞的已經溜了，他這就不好向經理交待，便尋出了一根鑰匙，走去把那個小房間的門打開。

開了門，便看見了一個很奇異的景象。

浴室的燈亮着，那個年青女房客只穿了一襲淺藍色的透明睡衣，倒在潔白的浴缸旁邊，臉色和脖子白得像紙，手腕上有一道割破的創口，已經流盡了最後一滴血。

警務人員和記者在酒店裏出現，擾攘了大半夜，次日一早，醫院便派人來收屍，兩個壯碩的忤工把死者放到担架上，再用一張褪了色的粗麻布，把死者由頭至脚蒙上，由寬濶的樓梯昇到樓下，穿過大堂，經過珊瑚餐廳，再由側門送到外面收屍的汽車上。

担架經過三樓長廊的時候，周百祥夫婦站在電梯口，看見蒙屍的粗麻布下面，露出一隻纖纖的手腕，長長的指甲塗着玫瑰紅的蔻丹，但是皮膚白皙得像塑膠玩具。蒙屍布的另一角，瀉出來一角綴上花邊的粉藍輕紗裙裾，隨着担架一起一落，飄呀飄的漸漸遠去。周太太看得搖搖頭，惋惜地跟丈夫說：

「聽說，這個女人還是很年輕的！」

担架經過樓梯間，在金小川和彼得張身旁擦過去，他們都沒作聲，目光都落在那角飄飄的裙裾上。

担架經過大堂，許多男人女人都注目凝視。一定是昇担架的忤工步履太急了一點，使得粗麻布下的瘦小屍體搖搖幌幌，男人們彷彿還聽到那女子的浪浪的聲音，心中却是漸漸昇起了一些恐怖的感覺。

一九七八、十二、五。

周文珊

意大利人寫的中國歌劇

——《杜蘭多公主》

一向以來，西方人士對於中國，都存在着特別的好奇心，在他們的藝術創作中，最喜愛採取中國的題材，但是有些人對於中國事物，只可說是一知半解，（當然也有不少曾經下過功夫研究的。）只懂皮毛。所以在他們筆下的東方故事，使我們東方人看來常常要爲之啼笑皆非，不過對於他們這麼樣熱衷介紹中國事物，倒是必須衷心銘感的。

筆者留學意大利時，曾經多次觀賞《杜蘭多公主》（Turandot），這是由意大利著名寫實派、歌劇作家普

韃靼軍殺害的姊妹之仇，雖然她內心熱情如火，但外貌冷若冰霜，她已屆花信年華，却頒佈了一條極不人道的選駙馬條例，凡是來應徵的要回答她所出的三個難題，如果答對了的，可以與公主成婚，否則就得梟首示衆。已經有好多位應徵者死於非命。韃靼遜王的太子卡拉富，眼見公主的美色，竟又冒死應徵，雖經老父和愛婢柳兒的勸阻，也不動搖他想當駙馬的決心。

公主的三個難題都全被卡拉富王子答中了：第一道難題是：「照耀黑暗的是？」「希望」。第二道：「像燃燒的火焰是？」「熱血。」最後一道：「從火焰中出生的是？」「杜蘭多。」當王子答中後，全市的人都爲他高興，可是冷酷的公主却想食言，不願嫁給陌生人。當時卡拉富反而出了一道難題給公主：說在天亮之前，如果她們能查出王子的眞姓名？他就願意被處死，否則的話，公主只有嫁給他。

這一夜，公主下令全市的人不許睡眠，要去查訪王子的眞姓名，而王子却很輕鬆的吟出一首《沒有一個人能入睡》的歌調，人叢中，有人發覺，當時王子曾和一位少女交談，於是抓起少女拷問，但是忠心的愛婢柳兒，以身殉主，自刎而死。衆人無法由她口中打探到王子的眞姓名。

契尼所寫。普契尼生於一八五八年，那時候正是歐洲流行早期的中國熱。他的歌劇取材面很廣，日本的《蝴蝶夫人》，美國的《西方女郎》，中國的《多蘭多公主》等等都是。《蝴蝶夫人》是流傳得最廣的，因爲故事情節凄艷感人，觀衆常爲女主角喬喬桑的遭遇一撒同情之淚。

《杜蘭多公主》一劇却帶有濃厚的神秘傳奇色彩：

話說在不知年代的歲月裏，北京城正由一位名爲杜蘭多的公主統治，這位美貌多情的公主，因爲要報一位曾被

柳兒的忠誠爲主，王子的深情脈脈，終於融化了冷若冰霜的公主，在歌劇的終場時，公主拉了卡拉富王子出來，告訴羣衆，她已查知王子的姓名：「他的姓名就是愛！」愛！永恒的愛，使人間帶來溫暖，有情人終成眷屬。

這是一個相當富有詩意的愛情故事，也只能當它是一個傳奇故事去欣賞。值得一提的是：生在意大利的作曲家普契尼（Puccini），他從未到過中國，却選了中國民謠《茉莉花》的旋律，來作爲杜蘭多公主的主題，每當公主出場時，樂隊或合唱，就以《茉莉花》的旋律奏出或唱出，表示公主的來臨。個人認爲普契尼這樣的選擇，非常聰明，這首清麗脫俗的江蘇民謠，是能夠代表一位公主的身份的。就因爲這旋律，使我們東方人聽來更有親切感，也使外國人聽來，富有細膩的中國情味。

許多次臨場欣賞這歌劇，對於外國人演中國人，服裝、佈景、道具，都令我這中國人看來，滿不是味道！其實他們應該下點功夫，研究一下東方文物，至少讓人有點眞實感。所以我自己就當它是神話故事去欣賞，告訴外國朋友：這決不是中國任何一個朝代的北京城，而是舞台設計的超現實佈景吧了。（附圖爲杜蘭多公主的扮相。讀者們不妨借此親自下個評語。）

阿根廷作家科塔薩爾有新著

平　平

阿根廷知名的散文家、小說家胡利奧・科塔薩爾（Julio Cortazar 1914.b），四十年代間即以小說《僞君子》（Los Reyes）初登文壇。這部作品於四九年被改編搬上舞台，曾轟動了阿根廷以及拉丁美洲一些國家，從而使科塔薩爾引起文壇界的注視。

胡利奧・科塔薩爾現已成爲拉丁美洲當代最著名作家之一。他的許多著作被翻譯成各種文字出版。

胡利奧的代表作品有：散文集《兇殘的人》（Bestiaril 1975）、《騙人的結果》（Final del Juego 1956）、《秘密武器》（Las Armas Secretas 1959）、《火光的微現》（Todos los Fuegos el Fuego 1966）。長篇小說有《勝利》（Los Premios 1960）、《創造的榜樣》（Modelo Para Armar 1962）、《決裂》（Rayuela 1963）、《手稿》（Librode Manual 1973）等。

胡利奧的近著《棱角》（Octaedro）出版後，在拉丁美洲和歐洲一些國家中仍頗受好評。

外國文訊

彩色的時光！

阮妮妮

每逢看到大公司「恭賀新禧」的燈飾，是一年裏最懷想童年光景的時候。那時跟着男孩子放爆竹和小煙花，第一次拿起香火燃點，心像要跳出喉嚨，手抖得像風吹樹梢，男孩子說我沒用，一氣之下，好吧，把我射了個穿窿，我就是第一次放爆竹，以後胆子就大了。

在我，童年早已過去，平日，眼睛很少往後回顧了，然而，只要聽到爆竹聲和煙花的光彩，我的童年又喚醒了。

有一回跟朋友結伴到風景如畫的桂林，住在榕湖飯店，前面有一個湖，晚上到商店徜徉，買了一大簇小烟花，匆匆忙忙趕回湖邊放煙火，一次放出幾個，簡直像孩子那樣得意忘形了，突然，坐在石階上的朋友哇的叫起來，只見一團火光，平直的射到他們脚下，立

人海·花海

林楓偉

家住維多利亞公園的年宵市場不遠，只要走十分鐘的路，便可以成爲每年一度的人海一粟。可是近兩三年，已沒有逛市宵這個興會了。

不是說沒有到過年宵市場，爲了避開擠迫別人、或給別人擠迫，我是選擇白天而放棄最熱鬧的晚上去的。白天遊人少些，挑選些年花，也比晚上看得仔細。而這，就較少有「逛」的味道了。

有更多的人還是捨棄白天，樂於晚上的熱鬧。要是都像我這樣喜歡疏落，這就不算是年宵，也不成爲節日了。年宵，應該是鮮花如海，遊人如潮，燈如白晝，從白天到黃昏，從深宵到黎明之前，盡情分享我們民族盛大的佳節，讓每個人都知道春天來了，萬物充滿了生機。

我往年宵花市，選擇在白天，那是晝行而不是宵行。眞正的年宵應該是午夜時分。同時，我又贊同更多的人過一個眞正的年宵，

刻陣脚亂了，他們叫喊，我却哈哈大笑。

去年春節，只爲放煙花的緣故，邀了幾位朋友陪伴，往澳門過了一個「爆竹之夜」的年宵，在堤邊專售爆竹煙花的檔子，買了一束又一束，燒完之後，回到酒店，發覺渾身都是火藥氣味，匆忙去洗了個澡。明早，就是新春來臨了。

一羣一簇，到年宵市場去，去享受歡樂，也爲別人添了一份歡樂。越是歡樂的節日，越應該屬於更多的人，有更多人的參予，才體現它的歡樂。歡樂之歌由大衆譜曲，這裏有獨唱，二重唱，最後組成雄渾的大合唱。節日，也就是大衆譜出的歡樂之歌。

春天的酒

張茅

酒如春日，春日似酒。

經過嚴冬以後，撲面的春風令人有如喝了醇醪美酒，不禁有幾分陶醉了。

春光、春花、春酒，有着不解之緣。有一年的春天，中午時分，在公園之畔的一座小樓中，與朋友喝酒，小樓旁邊是一個人工湖，湖邊栽了柳樹，從窗扉望出去，可以望見垂柳、湖水和紅色的夾竹桃。湖上的小艇偶然穿過垂柳，人聲與歌聲盪入樓中，這一日的酒，竟然喝到黃昏。這是朋友的家，最後，喝過了茶，才帶着幾分酒意，向主人道謝而別。

春酒不必狂飲，醉倒了便錯過眼前春色，慢慢的喝，喝到三分，帶着輕微的酒意看身邊的景物，這些景物，恍惚都成爲相知。

有一種春天喝的酒——郫筒酒，成都附近有一個郫縣，縣裏有郫筒池。這種酒，只有在郫筒池邊才可以喝得到。

喝郫筒酒眞的饒有風味，池邊有高大的竹叢，到了春天，在竹節旁邊刳一個孔，把酒注入竹筒，用芭蕉葉封上，十天過後，再來到池邊，竹林裏散發着酒的芳香，這時候，割下竹子，把載酒的一節筒子拿到酒桌上，這是最好的酒和最天然的酒瓶了。春天，你應該去嘗嘗這樣的酒，它將使你如沐春風，妙不可言。

隧道猛虎

〔印度〕R. Bond 作
周兆祥譯

作者Ruskin Bond，現代印度著名小說家、詩人。作品多描寫山林事物。本篇原名《The Tiger in the Tunnel》，用英文發表。我是從《Modern Indian Short Stories》中譯出的。

——譯者

小坦布睜開了雙眼，只見四周一片漆黑，暗忖：爸爸不知道準備好出去巡夜沒有？

那個晚上沒有月光，周圍的森林沒有動靜，只有間歇幾聲蟬鳴，劃破了大地的死寂。微弱的秋風有時從老遠傳來幾下空洞的聲響，可知啄木鳥已經開始了工作，另一些較低沉的哼叫，是野猪在刨挖心愛的樹根。不過這些音響都只是偶然出現，森林的沉默總把它們一一吞掉。

看更包杜早已醒了，伸過懶腰，慢慢解開那塊重重裹住全身的厚圍布。時近午夜，寒意從四週襲來，他捺禁不

住打着顫抖。這個大森林邊沿的「車站」有名無實，只不過是一爿小木屋，火車即使停站，也不過幾秒鐘。大多數列車都只減低速度，準備駛進前面那一段路塹，再進入隧道。這一段路塹是個急彎，是勞工艱辛從山咀硬挖出來的深坑，兩面的崖石又高又直，給煤烟薰成了兩道黑牆壁。

包杜的職責是掌管在路塹入口不遠處一個指示訊號，爲的是讓火車司機知道隧道裏是否暢通無阻。每一晚他都要保持訊號燈長燃，以便半夜來到的那一班車得以順利通過。

「我也去，爸爸。」坦布的聲音帶着濃厚的睡意，全身蜷縮在木屋一隅。

「別去啦，今晚很冷。睡吧。」

坦布今年十二歲，並不常跟爸爸一起在這個木蓋的車站過夜，因爲他要在家幫忙母親和妹妹做活。他們全家住在三哩外森林旁的村落，村裏那幾畝瘦田養不活一家四口。包杜找到了這份差使，在那個荒山上的小車站當夜班，已覺得是十分幸運的事。

他還未驅散掉睡意，在黑暗裏摸索着，先找油燈，然後又找火柴。點了火，便走出屋外，關上門，步上熟悉的道路。屋內，坦布倒頭又睡着了。

訊號架頂那盞燈不知道有沒有給風吹熄了？包杜一路上想，把披在身上的圍布裹緊，蹣跚地向前走，有時踏上車軌，有時踩在碎石墊上。他渴望趕快鑽回屋裏自己溫暖的角落。

兩旁聳立的樹一排排地恍惚要壓迫着鐵路，使周圍更顯得陰森可怖。走進了路塹，左右兩邊矗立的黑壁虎着臉，越發不友善，包杜不期然想起可能會碰上猛獸。他聽過不少關於那頭聞名的隧道猛虎的故事，據說這位山君專嗜吃人肉，經常在這一帶出沒。可是包杜從來不相信這些傳聞，上任一個多月，從沒有見過虎踪，也聽不到半點動靜。

當然黑豹是出現過的，就在前幾天，村人才合力用長矛利斧圍剿了一頭。包杜偶然也聽過黑豹嗥叫求偶，但沒有走近隧道或木屋。

他踏着自信的步伐走入路塹，究竟自己在山野長大，對森林的一切瞭如指掌。他像先祖一樣，配着一柄小斧頭；這傢伙看似嬌小，用起來可眞鋒利非凡，舞動三幾下便砍下一棵大樹，整齊得像鋸下來的一樣。包杜時常在人前表演砍殺巨獸的絕技，上月才生殺一頭幼熊，全家大快朵頤三日。那柄斧頭鋒口挺薄，用純鋼鍛成，敲起來像鐘

聲一樣清脆，是他先父在炭火上精心鑄鍊出來的，現在成了他身上的一部分，不管到那兒都隨身携帶，如影隨形。去七哩外趁墟、抑或全村營火舞會，都不例外。許多次有鐵路局官員來巡視車站，出了很高價，他也不肯放手。

轉入急彎，路塹裏的訊號燈早熄滅了，黑得駭人。包杜鬆開鐵鏈，把燈徐徐扯下。如果裏面的油燒光了，便要跑回木屋取一些來添加。這時，離列車駛到約還有五分鐘。

他又一次在黑暗裏摸索找火柴，這時他停了下來，細心靜聽。有一頭鹿恐懼地尖叫，接着外面草叢裏發出重物墮地聲；包杜不得不加快點燈的工夫。燈裏還好賸下少許油，他忙亂了一會，燃了燈，扯上去放好位置。做妥了，搖幌着自己手上的燈到隧道口察看，一切沒有阻礙，便回到燈柱下，等候列車到來。

那班車遲了。包杜在寒風裏瑟縮一團，打起瞌睡來，轉瞬間已經忘掉了周圍的兇險環境，幾乎入睡了。

在木屋裏，地下開始搖動，顯示列車從遠處駛近了。小坦布醒過來，坐在牀沿，揉着惺忪的眼睛，喃喃地說：「爸爸，時候到了，要去點燈。」他看清楚，知道父親早走了，便又躺下，但已經完全清醒過來，等待着火車駛過，然後父親的脚步聲會出現。

一聲野獸的低鳴從路塹外傳來，剎那間包杜睡意全消，所有神經之弦驟然緊張起來。經驗告訴他：只有老虎才會發出這種聲音。

他完全沒有地方可以躲避，只好緊握斧頭，全身挺直，全神貫注，尋覓那頭大蟲的所在。接着一陣死寂，連平常森林裏一般聲響都好像隨之沉默。倏地砰然一聲，只聞碎石扎扎作響，老虎已經出現在路塹。

包杜生平從未試過這樣聚精會神，他猜度着那頭山君究竟正在走進來，抑或走出去——向小屋那一邊，那兒小坦布會束手待斃。他根本不用猜下去，不夠半分鐘，老虎的龐大黑影已在面前，朝自己的方向逼近，眼睛反映出訊號燈的艷綠。逃跑也沒有用，因爲老虎速度高，一下子便會追到。包杜背着燈桿站，動也不動，瞪着衝過來的巨獸。這頭猛虎以吃人肉爲活，絕對熟悉人的動靜，完全不害怕，縱身撲過來，伸出右爪，要一下子壓着他。

不過包杜早已嚴陣以待，他身手矯健，立即跳到一旁，避過了利爪，順勢把斧頭猛地砍下，正中虎肩，老虎

狂嘯一聲，想翻身衝過來，包杜又看得老準，拼力向腦後砍將下去，不料這頭猛虎竟然懂得橫閃，利斧剛好落在牠肩上同一部位，幾乎斬脫了前腿。包杜大驚失色，原來利斧竟然緊緊夾在骨裏，無法抽出，這時，他已手無寸鐵了。

那頭痛得發瘋的野獸傾全力壓過來，然後毫不猶豫撕開他的身軀。不過幾下工夫，一切完了，包杜只感到背部由上而下一陣撕心裂肺的劇痛，然後是大片漆黑——夜永遠降臨了。

老虎退下來舐着傷腿，不時發出痛苦的嘯聲，並沒有留意軌道輕微在震動，和由遠而近的火車聲。夜半的列車來到了，濃密的樹葉後面跳動着火車頭紅紅的火爐，各種影子在狂舞，點點火星激烈地飛散到樹林裏。

列車駛進路塹前，號角響了一下，又尖又吵。老虎抬起頭，慢慢站起來，牠現在恰像剛才那個人一樣，走投無路。衝出路塹是不可能的，只好轉身奔入隧道，拼命搖着半脫掉的血腿逃命。接着火車夾着雷鳴、灑着火花，也駛進來。那狹窄的空間裏響聲震耳欲聾，但火車一旦出了隧道，到了另一邊的空地，森林又回復先前的死寂。

火車抵達中途站，停下來取水。司機走下車舒展一下手脚，然後去檢查車頭燈。走近車前，他嚇得死去活來，因爲前面排障器上，掛着半隻巨虎屍，是給車輪輾開的。

車站的人都大感刺激，鬧哄哄地議論紛紛。但是路塹那邊却是一片死寂，只有小坦布斷續的啜泣聲。他不怕黑，坐在父屍旁邊守護着，以免野狼來咬他，等待天亮下班看更的到來。

坦布和母親、妹妹痛不欲生，狂哭了三日三夜。但往者已矣，他們還是要活下去的。現在輪到小坦布肩起一切了。第四個晚上，他燃起了隧道口的訊號燈。

黑暗裏，小坦布坐在路塹外，等待夜半的列車到來，輕輕地哼着調子。他不用再懼怕，因爲父親已消滅了猛虎，山神都滿意了，何況他還有斧頭——亡父的利斧，他又懂得使用。

雙魚樓隨筆

人書俱老

鄭家鎭

人老了，書法便會與年青時不相同，書也老了。因此古人有「人書俱老」之句。

爲什麼會不同，是老了，氣力不繼，力不從心，遲鈍了，……這也是原因之一，却不是全面。

最主要還是經驗積累多，見識廣，筆法也漸漸進步了，進步而不自覺。

年青人作書多流於浮滑，這是通病。知道了要改也不容易，「少年老成」的人畢竟少。原因是年青人總是想吸收多一點、更多一點，常常沒有想到自己的消化能力。而急躁也是年青人通病。

爲了要吸收更多，便易流於草率，即如要吃得更多，常會未經細嚼，囫圇吞下。學書而囫圇吞棗，自然易流於浮滑。要一下子便臨上手，却不去下苦功，或者下得不夠，筆便不夠沉重，懂得書法的人一看，便看得出此人年紀尚輕。

還有的是一般人對於書法常有誤解，以爲行草的行筆要快，楷書則要慢。而事實則恰恰相反，楷書要行筆快，而行草則要慢，慢才可以控制筆劃，不致混淆。「有點方爲水，空挑却是言」，行筆快，則「水」「言」難分了。行筆快便不注紙，字浮在紙面之上。

而且年青人缺乏經驗，讀前人的名跡少。不管是書還是畫，是要經驗積累的，讀書多，練習多，自然是可以創自己風格。

經驗，學問一天一天的積下來，筆法也一天一天在不自覺中進步，也會把以前的缺點漸漸的克服，多寫一點篆隸，自然下筆沉重，欲去還留。從來沒有行筆快而可以寫得好篆隸的，在這方面應下幾年苦功。

要是不相信，可以馬上試試，先寫一些篆隸，然後再作行草，你便會發現你的行草與以前的大不相同，壓得住紙。

假如你偶一爲之，你只能偶一「壓得住紙」而已。第二天，你的行草還是飄然在紙上飛過。你要改過這毛病，便得寫篆隸一個長時間，寫上三幾年，從此你一下筆便重澀，欲去還留，韻味好，耐看。

有不少人的字，初看時很好看，懸在壁上，多看幾天便討厭了。有一些則不然，初看覺得不好，可是愈看愈美，愈有味，十年廿年也不厭。

人老了，不等於書必定老。人老氣力不足性情也不如年青人的急躁，行筆自然是慢了，但沒有書法基礎的慢，寫出來的字也一樣不好看。「人書俱老」的老字，是兩個解釋，一是年紀大了，一是含有書法到了某一個程度的成就。

一個沒有書法基礎的人，他老了，寫出來的字，只是老人的字，而不是有成就的字。

學書的人，應該珍惜自己，在年青時多下苦功，要使書的「老」早一點來臨，不必等候到人老書才老。

胡椒成熟的時候

（砂磅越）高　虹

也許
你還記得
每當胡椒成熟的時候
在椒園裏
在那椒梯上
或在椒樹下
我們採擷串串的椒穗
雙手握着顆顆的椒香
我們的笑聲在山丘上迴響
我們的歡歌在天空盪漾

我曾說：
　滿園的綠色象徵着你的青春
你却說：
　我們心比成熟的椒粒還美艷

也許
你還記得
那一年
當胡椒成熟的時候
就在椒園裏
你我匆匆分手

你說：
　我們要把青春獻給祖國
　讓我們的丹心像那椒串
　點染壯麗的山河

你千萬要記住啊
你要記住
當胡椒成熟的時候
不管是在旭陽東升的早晨
還是在日落西山的黃昏
不管是星夜
還是月晚
我都在癡癡地等你
等你飄然而來
你的笑靨
紅潤得像熟透的椒子
閃發着青春的光芒
而且
帶着永不消逝的
椒香

貓（作者畫二百多種貓，這是其中之一種。）（彩墨）　孫菊生作

3 1761 11927039 5

海洋文藝

第六卷　第一期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日

編輯：海洋文藝編輯部
出版：海洋文藝社
香港中環威靈頓街廿八號四樓
THE OCEAN LITERARY PRESS
28, WELLINGTON STREET, 3/F,
CENTRAL, HONG KONG.
：利源書報社
砵蘭街十八——二十六號
俊大厦壹樓A座
新印刷公司
上環西街四十七號地下
一・——
二元 H.K. $ 2.00

119
no.1
79:Jan.)
NADA_HK